

國學小叢書

二晏及其詞

宛敏瀨著





著者 宛敏灝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一一

晏

及

其

詞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國學
小叢書
二晏及其詞一冊

(91613)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宛 敏 灝

主 編 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二九一六上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八三九號審查證

序

客歲，鄉友周君予同介廬江宛君書城，詒予書論詞，於二晏之作鉤稽至詳；以予舊有各詞人年譜，屬舉所獲相商推函札往復，頗得共學之樂。予居近文瀾閣，得從容假讀四庫書；君客僻左，往往附舟車行數百里訪一書。其治學之劬勤若爾，宜其所積之厚也。

二晏詞情意宵渺，非如蘇辛姜史之易求歸趣；而君書於其奧義微指，爬梳無遺。生數百年後而能推見古人之處境，用心如親見其人，其運思之密，夫豈時下聊爾人所能爲哉！

前修考詞家行實者，徐鉉、張宗櫛之書，辨訂尙疏。輒近王靜安先生爲清真遺事，始爲此學導其先路。顧靜安不旁及他家；予所撰年譜亦僅襞積瑣細，不如君書之能見其大。以君之精進不已，他日倘盡疏兩宋各名家，匯爲詞史，尤學林一勝業。予雖無似，擁慧清塵，尙望爲門下一掃除也。

二十三年大暑，永嘉夏承燾序於杭州。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北宋詞壇鳥瞰	一三
第三章	二晏在詞壇上的地位	四四
第四章	二晏的故鄉和家世	四八
第五章	二晏的個性	五七
第六章	二晏的交游	七二
第七章	二晏的出處	八五
第八章	二晏年譜	九二
第九章	二晏詞的時代背景	一三五
第十章	二晏詞的歷史根源	一四六

第十一章	二晏詞的風格	一五二
第十二章	二晏詞的藝術	一七一
第十三章	二晏詞的影響	一八二
第十四章	二晏著述存佚考	一八八
第十五章	同叔之珠玉詞	二〇九
第十六章	小山之樂府補亡	二二〇
第十七章	小山與蓮鴻蘋雲	二三五
第十八章	關於師師的討論	二四四
第十九章	珠玉詞箋校記	二五八
第二十章	小山詞箋校記	二九四
附錄	二晏軼事	三四五

一 晏及其詞

第一章 緒言

詞人評傳之重要——考定身世與評論作品——本書之願望

一 詞人評傳之重要

四庫總目提要曰：「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蓋自來文人，「載道」之謬見頗深，「復古」之觀念尤重，故目詞爲詩餘，爲薄技，爲風人之末派，爲文苑之附庸。以此詞人姓氏多湮沒而無聞；詞人作品亦散佚而難考。方宋代詞壇盛時，自理學、名臣、才人、志士、名媛、方外、巨佞、劇盜無不能詞。今所知者，不過數百家耳。大詞人如柳永、張先……宋

史俱無傳。卽秦觀、賀鑄、周邦彥等，亦僅寥寥數行，備姓名而已。

降及晚近，去宋日遠，對於當時詞家之認識遂愈不真。時人著作，如詞史、詩史、文學史等，或陳陳相因，隔靴搔癢，徒作膚淺之談，或任意臆說，指鹿爲馬，自欺欺人。如坊間有所謂中國文學史綱者，竟以柳永爲善作小詞之代表。又有中國文學小史，稱晏殊於康定間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並謂其養尊處優，吃得心廣體胖。又於周邦彥竭力詆斥，而曰余實未讀竟其詞。此等妄書不僅淺薄可笑，尤易貽誤初學也。

更專就二晏而論，鄭振鐸之中國文學年表（見中國文學研究）於公元一〇二七年（宋天聖五年丁卯）下注云：「晏殊知宣州，興建學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考同叔延范，實於留守南京時，宋南京卽應天府，事見宋史本傳及歐陽修所撰神道碑。更查今宣城縣志，同叔未入名宦。除十賢祠會祀晏范外，其他遺跡一無可尋。蓋匪特范未嘗來宣教授生徒，卽同叔曾否知宣，尙屬疑問。神道碑始終未及宣州。龍川別志則謂：「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惟宋史本傳云：「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而茗溪漁隱叢話則又作「數日」，頗疑雖有知宣之命，而實未及赴任已改

應天府也。其所以同祀十賢祠者，清寧國知府修、越、偉、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按原名五賢祠，祀謝朓、李白、韓愈、晏殊、范仲淹。後增張慎言、姜琛爲七賢。清道光間又增梅堯臣、施閏章、梅文鼎爲十賢。）云：「考宋史晏公本傳，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遂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率傳會，而俗本通鑑，謬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牴牾。」修氏此言甚辨。鄭表所列，殆沿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之誤，而吳氏又襲自通鑑，遂致以訛傳訛也。又如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於小山生卒，以爲約在「西曆一〇五〇？——一一二〇？」實嫌未合。考小山鷓鴣天調（碧藕花開水殿涼……）花庵詞選注謂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稱上意。小山於慶曆中已能作詞，則縱如乃父之號稱神童，七歲能文章，最遲亦應生於慶曆元年，卽西曆一〇四一年，蓋慶曆止於八年，其後已改元皇祐也。

略舉數端，已見疏誤。誠以一人之見聞有限，考證遂多不精，評論亦難盡當。雖自來詞苑著述，牛充棟，別集、總集、詞譜、詞韻、詞話等，不勝枚舉，或蒐遺佚，或示準繩，固不乏徵考文獻，以論世知人爲

歸者，然類皆蕪雜瑣屑不成片斷。其能以一家爲中心，詳考生平，論其作品，實屬罕覯。宜乎編撰文學史等書者，無可取材，末由參考，不得不摭拾陳言，聊充篇幅。愛好文學者，遂多讀其書而不知其人之憾。詞人評傳之撰述，顧可緩耶？

二 考定身世與評論作品

評傳之第一目的，爲考定身世。顧今日已成難題。宋詞人除曾爲顯宦外，史俱無傳。其政治上毫無地位者，雖當時文人筆記，亦罕及之。小山卽其一也。小山之名，見遺於宋史，卽其故鄉臨川縣志，舊亦缺而不載。續志始據江西通志補錄云：「晏幾道，字叔原，殊第七子。能文章，尤工樂府。其小山詞清壯頓挫，見者擊節，以爲有臨淄公風。黃山谷序之曰：叔原固人英也，仕宦連蹇而不一傍貴人之門，家人飢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負之，終不疑其欺已。其文上掩騷屈，下者亦豈減團扇、桃葉哉？其爲時見推如此。」僅此數行，其稱引山谷序文，尙復有誤。更考明郭子章豫章詩話云：「晏幾道，字叔原。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其人雖縱弛不羈，而不苟求進，尙氣磊落，未可貶也。如舞

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爲世所稱賞。有小山集一卷，山谷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以爲有臨淄公之風。蓋亦自直齋書錄解題及山谷小山集序摘錄數語而已。卷末有胡思敬校勘記云：「首頁十二行莫子疑是愛子之誤。」尤爲可笑，按「莫」卽「暮」字，小山生於同叔暮年，故曰「莫子」。胡氏不明事實，致欲易爲「愛子」，雖亦可解，其如已失原意何？至其他宋人筆記及詩詞話等，類多輾轉互襲。窮搜所得，關於小山記載，竟不足十事；其可據以考證年代，又不足半數，此材料貧乏之難也。

關於同叔，則宋史有傳，歐陽修文集又有神道碑銘。惜所載多無關文學，卽政治上活動，年代亦不詳，故欲知同叔生平，仍不能不求之於其著述及宋人筆記，而同叔文集散佚已久，四庫著錄者爲清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及詞若干而已。其後仁和勞格復有增輯，顧亦不逮什一。蓋同叔在北宋號稱能文，其集多至二百餘卷也。據此則關於同叔材料之缺乏，正亦不亞於小山。更考之宋人筆記，雖軼事往往可見，而蕪雜特甚。如正史謂同叔爲張知白安撫江南時所薦，年十四，真宗召見，會試於廷。而溫公日錄則云：「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又如龍川別

志載同叔罷相知穎事曰：「上歸……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而東軒筆錄則記曾布謂許將云：「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院，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以居之……遇中秋……召宋出妓飲酒賦詩……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此同一事實而記載矛盾也。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日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茗溪漁隱叢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篇，蓋指宋子京而言也。」考同叔以明道二年四月罷參知政事守亳，慶曆四年九月罷相守穎州，是則劉蘇哥之死遠在宋草制之前，二者固毫無關係。又如隱居詩話載歐陽修赴同叔賞雪宴，卽席賦詩，有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等句，同叔不悅。潘子真詩話遂記「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苑丘，歐乃作啓敝生平出處以致謝悃……」今按歐集有晏太尉西園賞雪歌及和晏尙書對雪招飲各

一首，同作於慶曆元年。隱居詩話所引見前首篇末，而後一首有「應須紅粉唱梅花」句，正與晏稱引韓愈赴裴度宴「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二句相似。更查歐陽修與晏相公書見於宋文鑑，其中雖有潘子真詩話所稱引數語。然晏賞雪於慶曆元年，而歐知諫院於慶曆三年，據「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二語，則晏得賞雪詩後於歐似無甚不平。且歐守青社，晏殿宛丘，亦與事實不合，蓋晏以慶曆八年移陳州，而歐於熙寧元年八月始謫青州，集中有辭免劄子及謝上表可按，其時同叔卒久矣。是知賞雪詩一事，與晏相公書又一事，未可混爲一談，潘子真詩話頗有誤處。以上二例又不明事實而記載錯誤也。重要之材料既多不存，其存者又復蕪雜如此，故欲於數百年後考知其身世而能詳賅無誤，蓋亦大非易事矣。

評傳之第二難題爲評論作品。夫批評之難，世有同感。良以各人之主觀好惡不同，時代背景又復互異，故所論往往大相逕庭。如四庫提要推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而張炎則曾譏其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下來不成片斷。」張炎稱姜夔之暗香疎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而人間詞話則謂其「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人間詞話於秦觀踏莎行

獨賞識其「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二句詞境淒厲，而蘇軾則盛稱其「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二語。他如陳師道謂今代詞家推秦七、黃九，而彭羨門以爲黃不及秦遠甚，是皆極端相反之論也。

古今於二晏之批評，亦頗有歧異。如李清照謂同叔與歐蘇雖學際天人，然作爲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而劉攽中山詩話則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曰：「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而人間詞話則云：「……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至若同叔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自來譽爲名句，卽同叔似亦自愛其造語之工，用之於詞，同時又以之入詩。而吳梅詞學通論獨賞其「滿目河山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語，以爲較「無可奈何」勝過十倍，而人未之知，可云陋矣云云。藝苑紛紛，各是其是，蓋由來久矣。

且居今日而評論古人，更有困難者在。蓋流傳詞集，真僞難明，稍有不慎，卽陷於錯誤。晁无咎，北宋人也。其論詞有云：「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知此

人不住三家村也。」前稱元獻，後引小山詞，如斯錯亂，所論已失根據。此固評論時所最宜注意者。二晏詞多與陽春錄、六一詞、淮海詞、子野詞……相混，雜亂已久，不易辨認。例如元獻遺文中所附之小山詞，有御街行一首，詞云：

「霜風漸緊寒侵被，聽孤鴈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雲淡碧天如水。披衣告雁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裏，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裏梧桐凋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裏有人人無寐。」

此詞通行之小山詞俱不載，風調迥異。余疑其非小山作，後果於花草粹編中見之，題下注古今詞話四字。蓋粹編錄自古今詞話，並不知作者爲誰。現古今詞話已佚，無可稽考。更查粹編前一首之御街行，即「年光正似花梢露。」正小山作，故後人輯小山詞時，遂併後者亦錄之。倘吾人據此詞以評小山，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寧不大可笑耶？

六一詩話曰：「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鯨魚繁，露添蕙菜紫。』」

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極致，豈公偶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人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博雅如同叔，猶未賞得梅堯臣詩之極致，使歐陽修有知人亦難之歎，信乎評人之不易也。

三 本書之願望

考定詞人身世及評論其作品之難，既如上述。然以詞人評傳之需要，詎可因噎廢食？余於詞無深究，所以勉爲此書，實感於評傳詞人者之沈寂，欲聊湊熱鬧，以引起世人之同情，庶得改椎輪爲大輅，而積水以成增冰也。

一代文藝之成功，必有其先導，同叔卽宋詞之先導也。故余首研同叔而并及其子。年餘以來，時留意於二晏身世之考定，而小晏生卒終無可考，以此遲遲未敢爲文發表。去年秋，復專往各大圖書館搜尋材料，因得見胡勞二氏所輯之元獻遺文及明鈔珠玉詞，小山詞多種，然終未能發見足以考定小山生卒材料也。茲以積時過久，恐已知之材料或竟遺忘，且搜尋所得，已較現行各書關於二

晏之紀載稍稍豐富，故特綴輯成篇，聊供研究文學者作暫時之參考資料云爾。

晏氏父子詞有迴腸蕩氣之勝，嗜者當不乏人；然欲求一善本，大非易事。通常單行本僅商務印書館有珠玉詞，小山詞各一冊，光華書局有小山詞一冊而已。商務珠玉詞據汲古閣本，小山詞據彊村叢書本翻印。光華小山詞據稱得鄭叔問手校祕本，實即通行之重刻汲古閣本耳。各書訛文奪字，多未校訂。余年來所見，除以上重印及其原據之本外，尚有晏氏家刻本及明鈔本等。知各本頗有出入之處。如珠玉詞，汲古閣本以點絳脣（露下風高……）次卷首，明鈔本則爲謁金門（秋露墜……）。小山詞，汲古閣本玉樓春共二十一調，明鈔本則析爲木蘭花八首，玉樓春十三首，此編次之異也。至於字句之間，歧異尤甚，如小山詞臨江仙「鬪草階前初見」上闕末句，毛本作「羞豔粉生紅」，勞輯晏元獻遺文本作「羞態」，而星鳳閣明鈔本則以朱筆改「豔」爲「臉」，諒必有所本也。又如毛本珠玉詞第三首浣溪沙換頭云：「爲我轉回紅臉面，向誰分付紫台心。」諸鈔本皆作「紫檀」，胡勞本元獻遺文並作「紅粉面」。以修辭言之，「粉面」當較「臉面」爲勝。總之，各本實互有長短，爰於欣賞之餘，比並互勘，錄爲校記，間附以箋，置於本書之末，以便參考，諒爲愛讀二晏詞者所許。

也。

嘗見一書曰姓氏族譜合編，於晏敦復下注云：「字景初，殊曾孫……子叔原，號小山，著樂府山，山谷爲序……」果爾則小山爲同叔之玄孫矣。俗書顛倒錯亂，令人駭異。今吾爲此書，或不至荒謬如此。然錯誤失當之處，當亦難免，幸讀者教之。

第二章 北宋詞壇鳥瞰

古今論詞意見——個人私說——花間派——革新派——融合派

一 古今論詞意見

詞肇於有唐，盛於五代，而燦於兩宋。北宋名家踵起，其間遞嬗演變之跡，可得而言；顧歷來言者類皆未能盡當也。大抵前人重評論而忽其流變，晁无咎曰：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比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出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

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佳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語。（復齋漫錄）

李清照云：

「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茗溪漁隱叢話）

以上晁、李二人，直取北宋詞人，一一論列之而已。稍勝則有舉若干人以爲代表，如宋徽璧曰：

「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頽；王介甫之剗削，而或傷於拗；晁无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託；周清真婉婉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

（詞藻）

右所舉代表，乃任意去取，無與詞之源流也。其比較進步者，或擬宋詞於唐詩而述其盛衰；或就其風調而論宗派之正變。劉公馥詞釋曰：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離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

比唐晚……」

尤侗序詞苑叢談云：

「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蘇、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

緣詩論詞，原甚牽強，故俞仲茅爰園詩話又曰：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以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

其論詞宗正變者，如王世貞曰：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張綬曰：

「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以上並見詞統源流）
四庫總目提要亦云：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有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見東坡詞提要）

上列諸說，要非確論，無待繁引。至近人所述，亦大都未能脫前人窠臼，如劉毓盤詞史有論宋七大家詞一章，一依戈載宋七家詞選，以周邦彥、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爲七大家，其說蓋與宋徵璧無異。所不同者，多取南宋詞人耳。王易詞曲史中之衍流析派二章，分論各甚詳，惜無扼要之敘述，殆與晁、李諸氏之泛論詞人近似。至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稱北宋爲蘇軾時代，而強附其他

詞人於下，自亦未安。

其差強人意者，如吳梅云：

「大抵開國之初，沿五代之舊，才力所詣，組織較工。晏、歐爲一大宗，二主一馮，實資取法，顧未能脫其範圍也。汴京繁庶，競賭新聲。柳永失意無憀，專事綺語；張先留連歌酒，不乏豔辭。惟託體之高，柳不如張。蓋子野爲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者爲蘇、辛，爲姜、張，發揚蹈厲，壁壘一變。而界乎其間者，獨有子野，非如耆卿未工鋪敘，以一二語見長也。迨蘇軾則得其大，賀鑄則取其精，秦觀則極其秀，邦彥則極其成，此北宋詞之大概也……」（詞

學通論）

胡適曰：

「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胡適詞選序）

胡氏之說甚略，於詞之演變，並未詳其所以然。且賅括未盡，與張綆之析詞爲婉約豪放二宗同弊。吳

氏推崇子野備至，清陳廷焯已有此說。白雨齋詞話云：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歐、晏，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比較詞意，大致雷同，是吳氏此論實沿陳氏之舊而已。

總之：古今之蔽，在未明文學演變的常軌，故僅斷斷於正宗、變體之爭，嘵嘵於歌者、詩人之辨，終未能將整個詞壇作一鳥瞰也。

二 個人私說

1 花間派

宋詞之先驅爲晚唐五代，時政治紊亂，文藝道統亦墮落，長短句乃於此種時代背景之下應運

而生。陸游花間集跋曰：

「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

王士禛亦曰：

「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所作小詞，濃豔隱秀，蹙金結繡，而無痕跡。」

蓋當時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趙崇祚花間集所錄凡十八家，別見於尊前集者又九家，尚有未及錄者。其間要以溫庭筠、韋莊、馮延巳及李煜爲大宗。四家作品，後世嘗有比較其優劣異同。周濟曰：

「王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論詞雜箸）

王國維曰：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又曰：「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

重光之詞，神秀也。」（人間詞話）

嚴格而論，四家固不無微異之處，如韋尚清俊，而溫、馮則較豔麗。後主晚年所作，獨多亡國之音。然其纏綿清麗，不尚工巧，一以婉約爲歸，實具有同樣作風也。此種作風，卽花間派之特色。所謂花間派者，並非以花間集所載之作家爲限，蓋後主詞載於尊前集，正中詞則并尊前集亦未錄之。然各家作風既同，則就廣義言，自晚唐以迄宋初，不妨統稱之爲花間派也。

花間爲最古之詞總集，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捫蝨新話九亦云：「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花間集爲後世花間派之範本，自無疑義；然影響宋初詞風最大者，尤推二主一馮。馮煦曰：「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正中「思深詞麗，韻逸調新。」（陳世修陽春錄序）「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有宋一代風氣。」（人間詞話）宋初詞家代表如晏同叔、歐陽修，或得其俊，或得其深。（劉熙載謂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要皆承其遺緒。於是花間派遂得活躍於宋初詞壇，其特色約有三點：

（一）調多小令，詞初無調，唐之樂府，五七言律絕詩而已。逮變爲長短句而詞調生，其初甚短，

所謂小令是也。繼乃有稍長之引近，其後則愈演愈長而爲慢詞矣。宋初承晚唐五代遺風，規模花間，所用之調大都小令。六一詞中如涼州令乃疊二詞而成，當不能稱之爲慢。其摸魚兒、御帶花可謂慢詞，但西清詩話尙指摸魚兒慢爲劉暉僞作。珠玉詞中稍長者如山亭柳，實是引近。堪稱慢詞者，僅拂霓裳耳。小山晚出，仍襲其風，集中引近如風入松、慢詞如滿庭芳等，亦寥寥可數。其最長之泛清波、摘徧，實與六么令同係摘取大曲而變者，蓋泛清波與綠腰，均見宋史樂志。泛清波摘徧尙不類慢詞，緣其前闕「催花雨小」至「儘有狂情鬪春早」與「秋千影裏」至「暗惜光陰恨多少」句律如一，而中間以「長安道」三字，似「暗惜光陰恨多少」句下，尙有平平仄三字一句也。至後闕「楚天渺」至「自悲清曉」與「帝城春」至「翠尊頻倒」亦復句律如一，頗疑此調如小梅花、燭影搖紅之類，本可分作兩調，（梅花引、憶故人）疊合之遂成一長調，究非慢詞也。（按此調別無他詞可證，萬樹詞律謂應分四段，說亦有理。引見本書二十章。）

（二）婉約穠麗 自來詞有豔科之目，以爲香澤綺羅，嘲風弄月，乃其正宗。誠以晚唐五代以來，皆以婉約爲貴。舊唐書稱飛卿能爲側豔之詞；茗溪漁隱叢話謂其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菴詞選更

賞其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周濟論詞雜著曰：「端已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令人想見風度。」正中詞秀婉纏綿，尤麗於溫，其賀聖朝一闕，可謂極豔冶之致。後主初期作品，大都華麗溫馨；亡國以後，始有迴腸蕩氣之作，然婉約之風則一。宋初名臣每好爲小詞，如寇準之江南春，韓琦之點絳脣，范仲淹之蘇幕遮，宋祁之鷓鴣天，錢惟演之玉樓春，司馬光之阮郎歸，陳堯佐之踏沙行，無一非芊綿溫麗。其專精令詞者，如歐陽修之豔麗清妙，幾使後人不敢認係出自伊手，往往爲之回護。如書錄解題謂「公詞多與花間及陽春相混，亦有鄙褻之語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樂府雅詞序亦謂「小人或作豔語，謬爲公詞。」西清詩話更指明：「其淺近者，多謂是劉輝僞作。」是蓋不明當時風尚，原不以豔詞爲病。縱其「帷薄不修」純係小人之誣陷，而其好爲豔詞，實難盡諱。雖集中不乏賸作混入，但亦不能強謂凡豔詞皆非永叔所作也。晏氏父子，繼聲花間。花間之妙，王士禛稱其「異紋細豔，非後人摹組所及。」然二晏之情調辭藻，固頗能神似，宜乎劉攽謂同叔所作不減延己樂府，陳振孫、毛晉皆稱小山能直逼花間也。

(三) 諧律能歌 詞之發生，或謂導源於三百篇，或謂出於樂府，或謂變自唐代近體詩，並有以

沈約之六億詩爲詞之濫觴者。姑不論源流遠近，其與音樂關係之深，實莫能否認。蓋自五胡亂華以迄隋，唐統一，三百年間，因外國音樂之輸入，使中國固有之音樂發生劇變，其結果遂促詩體革新而爲詞。全唐詩曰：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開元、天寶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於南唐、二蜀，尤家工戶習，以盡其變。」

是知當時之詞皆能歌，且輕詞而重聲。宋初承五代之後，大亂既平，文事漸盛。雖新腔未出，而舊曲猶傳。名臣碩彥，刻意倚聲，皆能被之歌喉絃管。如晏同叔既招營妓，復納歌姬。「急管繁絃」「清歌妙舞」等句，每見詞中，其「重頭歌韻響琤深，入破舞腰紅亂旋」一聯，劉攽特稱其爲管絃家語。乃李清照譏爲「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殆文人相輕之辭，未可取信。至小山所作，原欲補樂府之亡，每得一解，卽以草授歌兒，蓮鴻、蘋雲輩，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其集末自跋固明白言之矣。」

2 革新派

小詞至宋初，蓋已發展至登峯造極，「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

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人間詞話論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之由）於是有反花間派之詞人張先、柳永、蘇軾出。

自來論詞者，均認爲子野與耆卿近，而東坡則獨樹一幟，迥然不同。此種觀察，殊嫌皮相。三家固同立於革新派旗幟之下，而氣息相通者也。

張柳並稱，無待贅述；茲就世人以爲極相反之蘇柳兩家，論其關係。碧鷄漫志曰：「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庸笑也。」蓋當東坡少年時，柳詞正傾倒一世。所謂有井水處皆能歌之。東坡受其影響，自意中事。故當時少年，皆公認東坡曾學耆卿，更證以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云：「近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是知東坡雖笑少游學柳，而當與鮮于子駿書時，尙以無柳七郎風味爲憾事。古今於東坡詞，皆以豪放目之。但細按詞集，真正豪放者，僅念奴嬌之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之中秋數闋而已。方之稼軒，相去蓋遠。故王國維曰：「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若其令詞中之蝶戀花、江城子、浣溪沙、菩薩蠻、虞美人、減字木蘭花，慢詞中之水龍吟、雨中花、永遇樂、洞仙歌、滿庭芳等，則大有柳七郎風味矣。王世貞更謂「枝上柳綿，

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東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總之三家均革新派之健者，特因時代稍有先後，運動遂亦各有所偏。茲列舉其與花間派相異之點如下：

(一) 始衍慢詞 關於慢詞起源，古今聚訟。陳後主之秋霽詞，萬樹詞律已斥其於數百年前何

以先知有此體。唐杜牧之八六子，鍾輻之卜算子慢，證以二氏別無他詞，即知其爲僞託。後唐莊宗之

歌頭，爲五代時第一長詞，亦不足徵信。詞律曾比之籟羊。蓋衡以進展之序，慢詞必興於宋。雖不能謂

始於耆卿，而至耆卿始盛，則信無疑義。李清照曰：「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

聲稱於世。」宋翔鳳樂府餘論亦曰：「先於耆卿如韓稚圭、范希文作小令，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調。羅

長源謂多雜入柳詞，則未必歐作，余謂慢詞當始於耆卿矣。」吳曾能改齋漫錄言之尤詳：「按詞自

南唐以來，但有小令。其慢詞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聊，流

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言語，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唱。一時動聽，散佈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

有作，慢詞遂盛。」今考子野、耆卿遺集，慢詞俱多，類皆自度新聲，區分宮調。安陸集中如山亭宴慢，謝

池春慢、宴春臺慢、歸朝歡、卜算子慢、喜朝天、破陣樂、傾杯、少年游慢、翦牡丹、汎青苕、勸金船、碧牡丹：

：等樂章集中，如鶴冲天、定風波、卜算子、女冠子、拋毬樂、鶻橋仙、浪淘沙、集賢賓、望遠行、應天長、洞仙歌、長相思、離別難、玉蝴蝶、臨江仙、瑞鷓鴣、塞孤……等類，皆增衍同調之令而爲慢。其他戚氏、夜半樂、八聲甘州、竹馬子、安公子、玉蝴蝶、雨零鈴、望海潮、水調、傾杯樂、木蘭花慢等，尤不勝數。故集中引令轉居少數。其輪臺子、鳳歸雲各有二首，字數相差甚多。傾杯一調，因宮調不同，竟致七首互異。蓋耆卿洞曉音律，不肯墨守陳規。萬樹謂：「柳集最詛，莫可訂正，一陋矣！東坡繼起，慢詞亦多，除常見之調外，如哨徧、無愁可解、醉翁操、賀新涼等，當其自度腔也。」

(二)不避俚俗 此點亦革新派特色之一，尤以耆卿詞中雜俚語最多。黃花荈曰：「耆卿長於纖豔之詞，然多近俚俗。」孫敦立云：「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雜以鄙語。」他如李清照「詞語塵下」之論，蓋均病其俚俗，不知此正耆卿之長也。花間派之雅詞，轉相蹈襲，以至宋初，已易窮迫落套。耆卿欲自鑄新辭，故不惜盡收俚俗言語編入詞中，使不落前人窠臼。且便於伎人傳習，流播甚廣。葉夢得謂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卽能歌柳詞。」（避暑錄話）陳后山亦云：「柳三變作新樂府，散轍從俗，天下詠之。」（后山詩話）誠以其長於運用白話，易將情感鎔於景物中。雖尋常意境，

亦能感人，不僅易於了解也。如其晝夜樂後半闕云：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又如玉女搖仙珮云：

「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傍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豔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

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爲盟誓，從今斷不負鴛被。」

此等白話描寫，如何真切。不獨耆卿然也，東坡亦有之。如其無愁可解云：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箇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著心裏。你喚做，展卻眉頭，便是達者，也則恐未。」

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道卽渾是錯，不道如何卽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

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

又其滿庭芳云：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此類詞在柳、蘇集中甚多，無待贅舉。惟子野詞中則未曾見，蓋子野介乎新舊兩派之間，尚不敢以常人不用之語言，寫常人不屑道之事也。

(三) 解放詞體 衍令爲慢，雜用俚語，皆詞體形式上的解放，此者卿等革新之初步也。迨東坡乃更進爲內容上的解放，而詞始極其變。茲擇要述之：

蘇軾前之詞壇作風，竭力崇尚婉約，氣骨不高。迨東坡獨以灑脫曠達之氣入詞，而作風一變。惟歷來均惑於「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之說，以爲蘇詞失之豪。故有「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

之工，要非本色。」及「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種種評論。實則東坡之豪放，遠遜於稼軒，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曰：「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又曰：「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故與其謂蘇爲豪放，無寧謂蘇爲清曠也。東坡平生最景仰淵明，其襟懷之沖淡，作品之清高，亦復近似。張炎曰：「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胡寅曰：「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可謂深知東坡者矣。

東坡於詞之辭句及涵意方面，亦有極大改革。花間派之小詞，雖題底多有寄託，而表面不外風月綺語，男女豔情而已。至東坡詞則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如前錄之無愁可解，乃反花日新越調解愁而說理也。滿庭芳乃自寫其閒適幽情也。其他戲謔調笑者有之，親朋酬酢者有之，詠古抒懷者有之，紀遊敘事者有之。且或以詩句入詞，或以賦句入詞，或以經句入詞，甚至以文句入詞。其哨遍云：「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穉。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

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後半闕略）

通篇彙括歸去來辭，直如散文，不可謂非詞之大解放也。

東坡詞，後人多病其不協音律，以爲東坡遂不知律，此實誤解。今按其集中如上錄之哨遍，無愁可解及爲營妓秀蘭作以侑觴之賀新涼，補崔閑琴曲之醉翁操，鼓山海經之戚氏，或係自度新腔，或係隨聲填寫，歌竟篇就。試讀小序，固多明言其詞可歌也。惟以東坡爲不知律，雖屬大誤；而其不肯曲就聲律，亦難爲諱言。陸游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

所謂不喜剪裁以就聲律，亦東坡解放詞體之一端。蓋爲完成文學內容，不能如張樞之易「瑣窗深」爲「瑣窗幽」，終竟改爲「瑣窗明」也。

3 融合派

反花間派發展達於極點，依文學自然的演變，遂不得不趨於融合。終北宋之世，以此派爲最有

勢力，可以周邦彥代表之。

陳廷焯曰：「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亦難出其範圍。」近人如吳梅、王易亦皆以邦彥爲能集北宋詞之大成。所謂大宗及大成，意卽謂其能融合前此各派也。故四庫總目提要云：「陳郁藏一話腴，謂其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僧、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非溢美也。」

惟歷來對於美成在宋詞中的地位，頗有未能認識者。或以爲美成不過承繼柳永的作家，或以爲美成空絕依傍，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卽「大宗」「大成」之說，亦言之而未能詳也。茲特取前述兩派比較，而論其關係焉：

(一)慢令俱工 北宋之花間派，作品多小令。例如晏、歐集中，詞調未見以「犯」名者。首衍慢詞之柳永，其樂章集中始有「尾犯」「小鎮四犯」之名。清真集中則有「玲瓏四犯」「側犯」「倒犯」「花犯」等。稱慢者如拜星月慢、浪淘沙慢、浣溪沙慢、粉蝶兒慢、長相思慢；稱引近者如華胥引、蕙蘭芳引、荔枝香近、隔浦蓮近、紅林擒近。其瑞龍吟（萬紅友詞律謂應分四段，花庵詞選謂應

分三段。今以殺聲考之，萬說誤。蘭陵王，西河皆三疊，實與耆卿之夜半樂，十二時，戚氏相埒。蓋邦彥受柳永之影響甚大，昔人多目周爲柳之繼承者，正以其亦致力於慢詞之創造也。張玉田曰：「迄於崇甯，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詞源）陳質齋又曰：「美成長詞，尤善鋪敘，富麗精工……」惟其長於鋪敘，故能工慢詞，於是「撫寫物態，曲盡其妙。」（強煥題周美成詞）「言情體物，窮極工巧。」（人間詞話）其慢詞之佳者甚多，尤以蘭陵王，六醜諸闕爲最著。陳亦峯曰：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託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一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

妙在才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復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大致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真也。」

陳氏此論，直以爲詞中之極則矣。

邦彥不僅擅長慢詞，亦頗工於引令。樂章集中幾全部爲長調，而清真集中則令詞亦不少。「美成小令，以警動勝。視飛卿色澤稍淡，意態卻濃。温、章之外，別有獨至處。」（白雨齋詞話）如其浣溪沙詠夏景云：

「翠葆參差竹徑成，新荷跳雨淚珠傾，曲欄斜轉小池亭。風約簾衣歸燕急，水搖扇影戲魚驚，柳梢殘日弄微晴。」

寥寥數語，意境幽絕。又如少年遊後闋云：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溫柔閒麗，俗不傷雅。且出語渾成，毫無雕琢痕跡。此外如蝶戀花「魚尾霞生明遠樹……」之遒勁，南鄉子「寒夜夢初醒……」之淒清，實皆令詞上品。陳廷焯氏尤稱許其玉樓春、菩薩蠻兩闕。謂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得已。故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菩薩蠻上半闕云：「何處是歸舟，夕陽江上樓。」思慕之極，故哀怨之深。下半闕云：「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愛之至，似此不必學溫、韋，已與溫、韋一鼻孔出氣矣。

又其蘇幕遮上闕云：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王國維氏於美成之解語花「桂華流瓦」句，尚有譏議，獨取此首，謂「美成青玉案詞（按人間詞話作青玉案誤）『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可謂知言矣。

（二）融詩以律 革新派如蘇軾往往以詩入詞，不喜剪裁以就聲律，前既言之。至美成則一面

融詩入詞，一面力求諧律，蓋欲取兩派之長而融合之也。

「以詩入詞」與「融詩入詞」原似有「創造」與「抄襲」之別。劉潛夫曰：「美成頗偷古句，」王國維謂美成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殆亦指此歟？惟按之實際，則宋代詞人大都不免「偷古句」之病，惟美成長於鬣括，取材適當，運用自然。讀者亦有不嫌其陳腐，轉以善融詩句譽之者。張炎曰：「美成詞渾厚善於融化詩句。」四庫總目提要曰：「其詞多用唐人詩句，鬣括入調，渾然天成。」清鄭文焯清真詞校後錄要亦云：「詞原於比興，體貴清空，奚取典博？美成詞切情附物，風力奇高。玉田謂其取字皆從唐之溫、李及長吉詩中來，一語思過半矣。……如清真詞西河金陵懷古，傷心東望淮水，此數語實鬣括劉夢得金陵五題詠石頭城詩句，融會分明。……」今按清真集中，融會詩句若西河者，蓋不勝枚舉。如拜星月慢換頭之「畫圖中舊識春風面」較杜甫詩「畫圖省識春風面」僅增一字易一字，自難免綴拾前人陳言之嫌。然如其滿庭芳之「雨肥梅子」亦似用杜詩「紅綻雨肥梅」則不見因襲痕跡矣。

邦彥之融詩入詞，似受蘇軾影響；而又求合律，則猶有花間派遺意。革新派如柳永亦重視音律

者，惟因其流連坊曲，所作類皆自悅之樂，故調多參差。邦彥曾爲樂府之官，故律尤精密。考邦彥對於音樂，造詣頗深，西湖遊覽志稱其以顧曲名堂，可想見其以此自豪矣。宋史文苑傳曰：「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四庫總目提要曰：「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徽宗置大晟府，而以邦彥提舉其事。網羅名家，一時如晁端禮之爲協律郎，万俟雅言、田爲等之爲製撰官，相與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復從事創作，聲律詞調，頗多翻新。邦彥每製一詞，名流輒爲廣和方千里、楊澤民各和清真全詞爲一卷。陳允平又有西麓繼周集。各家和詞，與周詞四聲絕少出入，甚至清濁陰陽，無不合者。一步一趨，不敢稍失，直奉之爲準繩矣。

(三)能雅能俗 花間派之詞主「雅」，宋初詞人猶保守此風。小山雖較晚出，以其爲花間派承繼者，仍不肯作俚語詞。及至反花間派健將柳永、黃庭堅輩乃盡收俚語入詞，雅詞幾不甚作。邦彥爲融合派，故治雅俗一爐。尋常每目爲雅詞作家之代表，誤也。

今按清真集中之俗詞如：

「佳約人未知，背地伊先變。惡會稱停事，看深淺。如今信我，委的論長遠。好彩無可怨，泊合教伊，

因些事後分散。

密意都休，待說先腸斷。此恨除非是天相念，堅心更守，未死終相見。多少閑磨難，到得其時，知他

做甚頭眼。」——歸去難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

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紅窗迴

類以上舉之詞，尚有大有（仙骨清羸……）萬里春（千紅萬翠……）浣溪沙慢（水竹舊院落

……）等。其餘間用俚語之詞，如滿路花之「着甚情悰，但你忘了人呵！」看花迴之「因箇甚，抵死

噴人……」迎春樂之「醒醒個無些酒」等，實俯拾即是，尤以小令爲多白描句也。至其雅詞，茲錄

集中次第一首者爲例：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

黯凝竚，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牋賦筆，猶記燕台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瑞龍吟

細玩此詞，頗似宦游回京，重訪李師師之作。而隸事妙巧，含蓄不露，不愧稱爲雅詞。至「因念箇人癡小」句，頗似白話，又其融合雅俗之一證。

要之邦彥詞能雅能俗，其雅詞當最爲貴人學士所愛，故沈伯時曰：「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然藏一話腴云：「貴人學士，市僧妓女皆知美成詞爲可愛。」夫市僧、妓女所愛者，恐非爲其「雅」，正愛其有市井氣耳。

(四)亦麗亦清。宋史文苑傳云：美成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宋人小說，紀其逸事甚多。蓋邦彥亦如小山、耆卿等之風流不羈，故所作豔麗之詞頗不少。其與二晏作風近似者，如：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浣溪沙

「薄薄紗櫺望似空，簾紋如水浸芙蓉，起來嬌眼未惺忪。

強整羅衣擡皓腕，更將紈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紅。」——浣溪沙

至若「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蝶戀花）「今宵燈盡酒醒時，可惜朱顏成皓首。」

（木蘭花令）「研綾小字夜來封，斜倚曲欄凝睇數歸鴻。」（虞美人）「應是採蓮閒伴侶，相尋

收取蓮心與舊人。」（南鄉子）「簾烘樓迴月宜人，酒暎香融春有味。」（玉樓春）諸句，雜之二

晏詞中，真不易辨認矣。

柳永豔詞，如玉女搖仙珮，嬋人嬌，錦堂春等，世多病其狎嫖，而邦彥則有過之無不及。蓋柳之

「待伊要尤雲殢雨，纏繡衾不與同歡，儘更深款款問伊，今後更敢無端？」（錦堂春）僅能與周之

「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臥。」（滿路花）相似，尙未能與其青玉案比也。詞云：

「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

玉體偎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噹，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儂憊。」

又其花心動云：

「簾捲青樓，東風滿，楊花亂飄晴晝。蘭袂褪香，羅帳褰紅，繡枕旋移相就。海棠花謝春融，偃人恁嬌波頻溜。象牀穩，鴛衾謾展，浪翻紅縷。」

一夜情濃似酒，香汗漬鮫綃，幾番微透。鸞困鳳慵，姪姪雙眼，畫也畫應難就。問伊可煞於人厚。梅萼露，胭脂檀口。從此後，纖腰爲郎管瘦。」

以上皆豔膩過於柳詞者。其他如玉團兒云：「爐烟淡淡雲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賴得相逢，若還虛過，生世不足。」亦不讓柳詞之冶豔也。

邦彥不僅工豔詞，其作風之清曠者，且與蘇軾相伯仲。蘇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及水調歌頭中秋等，皆昔人認爲豪放者，然蘇詞此類究屬少數，且非真正豪放者。故余述革新派時，曾論讀蘇詞應取其清曠。今錄周詞之清者一例於下：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遠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遺舊迹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玉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西河——金陵

此外如浪淘沙慢（萬葉戰秋聲露結……）等詞，其清勁處亦不減東坡樂府，清真集中豔詞以外，皆此類也。邦彥之詞既清麗參半，故古今論者，或取其豔，如詞苑叢談云：「周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欹花鞦之致，沁入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彭羨門亦曰：「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未可以軟媚而少之。」陳廷焯又曰：「美成豔詞如少年遊，點絳脣、意難忘、望江南等篇，別有一種姿態，句句灑脫，香醞泛話，吐棄殆盡。」至如宋史文苑傳謂邦彥詞韻清蔚傳於世。鄭文焯曰：「詞原於比興，體貴清空……美成詞切情附物，風力奇高。」蓋皆取其清也。

總之北宋末之詞壇，邦彥一派，實最有勢力。「夢窗黃花慢詞旻云：吳江夜泊惜別，邦人趙簿攜妓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毛升樵隱筆錄云：紹興初，都下盛行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玉田詞旻亦兩記杭枝沈梅嬌吳伎車秀卿能歌美成曲，得其音旨。強煥旻言，式燕嘉賓，歌者果以公之詞爲首唱。」（鄭文焯清真集跋）綜觀各家所載，則其流傳之廣可知。周濟曰：「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斯言固稍嫌

過譽，然以其能融合既往，自成一派；藏一話腴所謂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則信非溢美也。

第三章 二晏在詞壇上的地位

導宋詞的先路——造豔詞之極則——與李氏葛氏父子的比較

北宋詞壇之分合，約如前章所述三期。其間演變之迹既明，則二晏之地位已不難概見。茲更列舉數點，略述梗概：

一 導宋詞的先路

自來一時代文藝之產生與成功，絕非突然如此，必根據歷史的背景而演進。其泉源先導，類皆可尋。如司馬相如之於漢賦，四傑之於唐詩。涓涓卒成江河，其功正未可沒。研究宋詞者，自亦不能不注意于晏同叔也。

夫唐人之詞，多興到之作，實非專詣。溫韋崛起，此風始盛。其後二主一馮，尤稱翹楚。然五代與宋

之交，數十年中，詞壇沈寂。除十國遺留之老詞人外，真正宋人如寇準、潘閔等雖均善詞，而作品寥寥。自晏殊出，始致全力於詞，詞壇乃復有生氣。惟世人往往病其生於宋，死於宋，而作風竟莫能出五代範圍；無論在形體及描寫方面，皆仍花間舊體。余以爲五代小詞雖盛，然因社會紛擾，時代短促，令詞並未能盡量發展，實有待於繼續創造。故自同叔等承五代遺緒，天下景從，而小詞乃發達臻於登峯造極。文學上自然的演變，遂衍而爲慢詞，舖張排比，音節紆徐，且不偏於婉約，形式內容均與晏氏所作相去甚遠。然不經晏氏之承先啓後，絕非一朝一夕可驟幾此境也。故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曰：「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爲北宋倚聲初祖。」譬之椎輪積水，則宋詞之盛，晏氏固有其先導之功焉。

二 造豔詞之極則

同叔既導宋詞之先路，小山繼之，在形體上仍保持父風，所作類皆小令。於內容則其穠豔之處，不僅超越乃父，卽花間亦罕能與比也。

自來目詞爲豔科，宋詞人無不作豔詞者。朱熹詩如道德論，而作詞亦復描寫豔情。惟宋人雖作豔詞而諱言豔詞，如珠玉集中頗多言情之作，而小山語人以先君生平未嘗作婦人語，蓋子爲父隱耳。宋詞之最冶豔者莫若卿清真諸家若，前曾略舉數例，惟究非豔詞上乘。人間詞話云：「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亦不滿於美成之作也。

夫所謂豔詞，並非以能多作淫詞褻語爲盡能事。縱窮極工巧，亦僅能目爲淫詞而已。淫詞而能真，固亦不足爲病。王國維曰：「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轆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瀰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之病也。……小山工於言情而能真，又無游詞之失。故陳廷焯氏雖嫌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旨；然不能不承認其措詞婉妙，一時獨步。又云：「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既閑婉，又沈着，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

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處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烟霧九重城，亦復情詞並勝。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釵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語更兜鞵等句，雅俗判然矣。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可謂定評。王國維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小山之作，庶乎近之。

三 與李氏葛氏父子的比較

自來父子以填詞名家者，前於晏氏惟南唐二主，後於晏氏惟葛勝仲與其子立方。然葛氏父子視晏氏父子固大有遜色，立方之歸愚詞尤不能與小山詞比擬。四庫總目提要曰：「其詞多平實鋪敘，少清新婉轉之思。」卽丹陽詞亦未必能與珠玉詞相埒。宜乎毛晉謂：「晏氏父子俱足追配李氏父子。」馮煦歎爲知言，並斥丹陽歸愚之相承爲不足數也。

第四章 二晏的故鄉和家世

山水明秀的臨川——晏氏世系

一 山水明秀的臨川

宋史本傳曰：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神道碑曰：「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考臨川宋屬撫州，卽今江西臨川縣也。地廣多山水，靈谷、芙蓉之秀，甲于東南；汝、臨、夢、港諸流，清淪浩瀚。文人如王羲之、謝靈運等，均曾爲臨川內史。靈運好遊覽，其官臨川，遊放不異在永嘉時。銅陵、石磴、靈谷、墨池，皆其遺蹟。謝有華子岡麻源第三谷詩云：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旣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

路非陌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絕髣髴，丹邱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問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但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讀此詩，山水之勝，可以想見。

臨川民俗「風流儒雅……樂讀書而好文辭」（謝逸文集序）。「名儒巨公，彬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尙氣節，畏清議。」（黃勉齋集）政治家如王安石，詞曲家如湯若士，俱臨川人，其他歷代名人，不勝枚舉。

晏氏始遷臨川故宅，在縣北白鰾潭，去城約百里。臨川縣志云：「元獻曾祖自高安遷居臨川，垂沒，謂子郜曰：『我死葬於牀下。』」郜徙家而葬焉。掘地得白鰾三，而其一死，以其二投水中。郜子固，生三子，元獻與弟穎舉神童入祕閣而穎夭。」以上頗類神話，然明黎近過白鰾潭有懷晏丞相詩云：「七歲能文問世無，龍潭舊宅未荒蕪……」則晏氏祖居白鰾潭，自屬可信。

自同叔以神童薦後，卽服官朝廷，雖丁父母憂亦未許終制。其後當卽移居京師。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豔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是知晏之新宅，在開封。

西岡同叔有憶臨川舊遊詩云：

「仲子幽居杏（胡本作杏從勞本改）藹間，迴環十畝盡林巒。游魚倒泝清泉急，乳雉驚飛夕照（勞本作燒）乾。繫馬短亭乘草茁，攜壺芳榭（胡本原作謝，從勞改）值梅酸。浮生莫道如今昨，曷月朋（胡作明從勞改）簪急此歡。」（見胡輯元獻遺文）

讀此詩知同叔雖身居京師，而故鄉山水猶時時縈懷也。

二 晏氏世系

神道碑銘曰：「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又曰：「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

臨川縣志載：「晏延昌……殊曾祖，原封太師，康定元年，追贈中書令兼尚書，餘如故。晏郃，殊祖，原封太師，康定元年，追贈中書令兼尚書，餘如故。晏固，殊父，康定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秦國公。」

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晏殊，元獻公，字同叔，撫州人……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

以上惟名臣言行錄未及其父名字，神道碑及臨川縣志除封誥略異外，其各代名諱悉同。惟明郭子章豫章詩話（見豫章叢書）則云：

「晏殊……祖塋官江西，居筠。父延昌，徙臨川……」郭書多誤，蓋不足據。

同叔兄弟三人（據臨川縣志，引見本章前節），弟名穎，道山清話云：「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固，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卻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

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仙晏穎四字賜其家。查撫州府志及臨川縣志俱載此事，大意略同。荒誕似未可信，然同叔當有季弟名穎者早卒，因志中屢見其名。選舉人物又載其於景德初以童子召試，與兄殊留祕閣，賜出身也。

其他一兄弟已屬費考，同叔家書今猶存兩篇，一見能改齋漫錄，略云：

「殊載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殊家下僕使等，直至兩日內破一頓豬肉，此持久之術……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載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座前。十二日。」

此書未及其兄之名，考臨川縣志載有宋真宗除晏融殿中丞勅，於題下注云：「元獻兄，字華叔。」又其勅云：

「具官晏融，三陲御史，是爲耳目之官，一臺紀綱，實繫朝廷之治。矧茲言責之任，以糾官邪爲功，宜得俊髦，克膺高選。以爾氣節剛毅，趨操端方，學術通於古今，議論極其堅正。擢自贊善，往副臺端。爾其執憲度於殿中，達視聽於天下。使玩令者懲殄而加肅，犯義者愧悔而知非。副朕以期，爲

爾稱職。可依前贊善大夫加殿中丞。」

據此則殊所稱之十一哥贊善，其字與殊同一「叔」字，頗似兄弟，然家書中有「殊家」一語，顯已別立門戶。且自稱「一生不曾干求」，又謂「位極人臣」，知是書必作於入相之後，其時融方遭喪，大事甫畢，故書首曰「哀痛無極」而未云「希順變善居」。依此推測，當同叔之從兄也。胡輯元獻遺文中另有答中丞兄書云：

「殊再拜，三哥廷評三嫂座前。領手書，深喜王事外萬福安寧。此中婆婆新婦等如常。寄物甚多，倍煩神明，骨肉不必如此……（中言教訓子弟宜令學詩，學禮，親近老宿有德，遠輕薄之徒。）……二娘子已商量與應茂才異等秀才富弼爲親，極有行止文藝。三郎一面爲問覓新婦，婚姻事逼，日日嬰心也。」

此書作於與富弼議婚時，約在天聖五年，書中絮絮述教兒女及婚姻事，細玩辭意，所謂三哥廷評，殆卽同叔之兄，惜亦不得詳其名字矣。——又神道碑云：事寡姊孝謹，知同叔尙有姊，未詳所適。惟據王銍默記，同叔有甥楊文仲，則其姊或適楊氏。惟揮塵前錄又載同叔有甥曰李定也。

同叔凡三娶，子八。神道碑云：「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王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一作成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一作三）人。」又同叔卒後，仁宗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亦見神道碑。

按宋史本傳云：「子知止爲朝請大夫。」而神道碑所述之八子中，並無名知止者。考臨川縣志選舉晏崇讓以皇祐元年己丑馮京榜中進士，於名下注云：「殊子，改名知崇，朝請大夫。」疑宋史所稱者卽崇讓，後曾改名，惟「止」「崇」二字互異，王銍默記亦作「知止」，疑臨川縣志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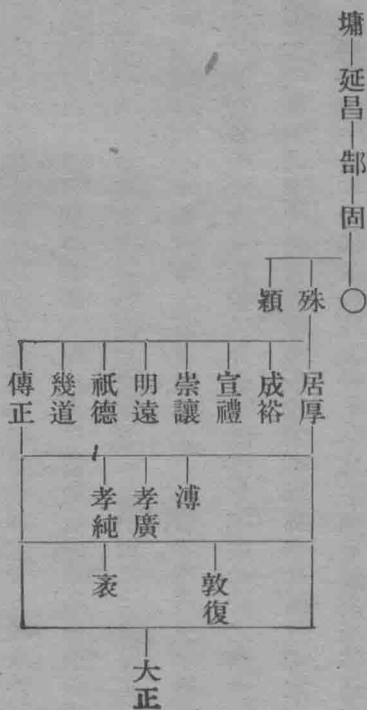
同叔壻除富弼、楊察外，豫章詩話又載其另一壻爲馮京。原文云：「馮京，式之子也，既登第第一，初娶富弼女，再娶晏殊女，故曰兩娶相國女，三魁天下儒。京後亦執政。晏元獻又一女適富弼，則范文正所舉者，此翁壻俱相也……」考宋史馮京傳寫其初及第時，張堯佐強妻以女及京逃婚事，頗堪

發噓。後以避婦父富弼嫌曾改官，未言娶同叔女事。更考蘇軾富鄭公神道碑云：「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女四人。長適保甯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國郡夫人……。」所謂兩娶相國女者，蓋指兩娶富相國之女，而豫章詩話誤也。

同叔有孫曰溥，字慧開，豪雋不羈，好古文，邃於籀學，作晏氏鼎彝譜。靖康初，官河北，金人犯順，散家財募兵扞賊，與妻趙氏戎服率義士力戰死。（見中國人名大辭典）又二孫曰孝廣、孝純。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陷於虜，係以北去，每欲侵凌之，輒擲身於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見費袞梁溪漫志。（蕭智漢歷代名賢列女姓氏譜謂晏氏爲殊曾孫孝廣之女，蕭書晚出，疑誤。）曾孫敦復，宋史有傳。敦復字景初，少學於程頤，頤奇之，秦檜主和議，敦復廷爭甚力。檜使謂曰：「公能曲從，兩府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吾蓋桂之性，老而愈辣，請勿言！」高宗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明黎近過白鰲潭有懷晏丞相詩結句云：「獨留蓋桂遺孫子，萬古猶稱烈丈夫。」蓋卽指敦復也。另有曾孫名表，曾爲同叔類要補闕並進之於朝。（見四庫存目類要提

要）玄孫大正作年譜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又蕭智漢姓氏譜載同叔有姪曰防，字宗武，曾官崇仁主簿，轉萬載丞。寬厚好學，著有侯門集十卷，俱眠集一卷，不知是否即其兄之子也。

綜結上文，製為下表：



第五章 二晏的個性

同叔的個性——小山的個性

一 同叔的個性

文學家受周圍條件之支配而形成其特性，特性更影響於其作品。故研究一文學家，必先注意其個性也。同叔家書僅自稱「殊從來多介僻」，實則其特點有五，茲參考各書，分述如下：

1. 剛簡真誠。臨川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見臨川縣志黃勉齋論俗）生於此種社會之同叔，故亦有同樣的秉賦。宋史曰：「殊性剛簡……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神道碑亦曰：「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考同叔於天聖中曾上書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擊僕而折其齒，固嫌愾急太甚。然正直敢言，不畏忤旨，則其長也。神道

碑曰：「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家書曰：「殊一生不曾干求。」又潘子真詩話記歐陽修以書謝同叔，同叔得書，卽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膽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也。」意終不平。畫墁錄亦載張先議事府中，再三未答，同叔作色操楚音曰：「本爲辟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卻來此事公事！」凡此皆其剛峻之性有以使然也。

方同叔十四歲時，眞宗召試詩賦論，同叔奏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旣成，數稱善，遂擢祕書省正字。（見宋史）其後眞宗選東宮官，以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獨殊杜門與兄弟讀書，遂批除執政。旣受命得對，眞宗面諭除授之意，同叔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遊宴，直以貧無可爲之具。」眞宗益嘉其誠實。（見夢溪筆談）惟同叔曾奉詔誌李宸妃墓，並未直言仁宗爲其子，似爲白璧微瑕。但其時章獻太后方臨朝，故不敢斥言，言之，仁宗亦不得安。（龍川別志載呂文靖對仁宗云：「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宜宋史以爲非其罪，獨同叔以誠實見知於人主，

而以剛直見忌小人，致不能輔仁宗，因羣材以更治，良可惜耳。

2. 廉潔儉樸

同叔服官五十餘年，位至宰相，然廉潔自持，居處清儉，其家書云：「殊家下僕使等至今兩日內破一頓猪肉，（定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亦只約猪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當爲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又避暑錄話云：「晏元獻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故歐陽修爲神道碑曰：「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宋史本傳亦稱其奉養清儉，能改齋漫錄更跋其手帖云：「公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白，官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於節儉……曾公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筆，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譎辭乃云：『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按宋史本傳謂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李心傳舊聞證誤言殖私規利，乃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中語，則未必盡實。宋奉命草麻，引用原句，固確出於不得已，非同叔果有其事也。至若平居書簡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手自熨貼。讀書每得一事，輒書其上，復傳錄爲類要，葉

夢得避暑錄話謂猶及見之。既歿，又復薄葬，元祐中，盜發張耆墓，得金珠寶玉甚多，於同叔墓但得陶甕。破其棺，取金帶，亦木胎而裹以金，金無數兩。盜失望而悲，至碎其骨。事見東軒筆錄，尤足爲同叔廉潔儉樸之證也。

3. 知人樂善 宋代宰相之知人好賢，蓋無出同叔右。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等皆出其門，擇壻又得富弼、楊察。方其爲相也，益務進賢材，范仲淹、韓琦、富弼等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故雖有趙元昊侵擾西陲，而韓、范等防禦周至，卒不得逞。終仁宗之世，天下太平，爲有宋一代所僅見，同叔與有功焉。

宋人傳記於同叔之知賢好客，往往樂道，如能改齋漫錄云：「……觀慶曆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率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致治太平，非公而誰……」避暑錄話曰：「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范文正公年譜云：「……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按指王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殊云：『……』」

公遂以狀舉公……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按宋史稱同叔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俱廢，其興學自殊始。以上舉范事，涑水紀聞等書皆記之。至若過大明寺讀王琪之詩，遂辟置館職，（見復齋漫錄）愛宋祁之才，欲旦夕相見，竟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見東軒筆錄）崇仁李陽孫爲豐州簿，官滿徒走而歸，重其廉潔，至有「不忍與君別，憐君仁義人」之句。（見古今萬姓統編）愛才重賢之切，可以概見。故一時賢士，如梅聖俞，張子野，韓維，張亢輩，多從之遊。今歐陽文忠公全集猶載有介紹新進士魏廣晉謁書簡，想見當時後進，大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概也。

4. 儒雅曠達 同叔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文采風流，一時罕偶。避暑錄話云：「……每有嘉客必留……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席上已粲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也。」又石林詩話云：「……嘗遇中秋陰晦……既至夜，君玉（按王琪字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

月果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其他風流韻事之見於前人筆記者，不一而足。慶曆甲申元日，會兩禁於私第。同叔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曰：「東風昨夜回梁苑……」於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東風昨夜」四字，見古今詞話，歲時廣記會引之。又如西清詩話紀其嘗與客飲紅梅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同叔笑曰：「顧儻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蓋同叔亦雅善諧謔，不僅其幕客王琪、張亢然也。

同叔嘗納侍兒，每張子野至，輒令歌其詞，後因王夫人不容，出之。子野爲作碧牡丹，同叔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復贖之歸。（見道山清話）其風流曠達如此。同叔終身富貴顯達，然從非得自干求，蓋亦淡於名利者。方其謫居潁州，飲酒賦詩自若，曾於西湖建清漣閣，又手植雙柳於閣前。其後歐陽修守潁，爲建雙柳亭，而清漣閣亦改爲去思堂。（見阜陽縣志）歐曾有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云：「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把琴樽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自薰。（原注：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晏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

思從此四夷聞。」又其和晏尙書夏日偶至郊亭詩云：「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此詩作於景祐元年，據其結句，則同叔於四十四歲時，已有致仕之意矣。

至其曠達之情見於詞者尤多，如「綠水悠悠天杳杳，浮生豈得長年少，莫惜醉來開口笑，須信道，人間萬事何時了。」（漁家傲）須知一盞花前酒，占得韶光，莫話匆忙，夢裏浮生足斷腸。（采桑子）長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辭花下醉芳茵，且留春。（酒泉子）朱絃悄，知音少，天若有情應老。勸君看取利名場，今古夢茫茫。（喜遷鶯）「此類詞，珠玉集中頗多，蓋同叔深能了解人生如夢，富貴浮雲，而主張及時行樂也。」

5. 篤學不倦 同叔自幼好學，老而不衰。真宗朝，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同叔時爲館職，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上嘉之，遂選爲東宮官。（見沈括夢溪筆談）及其出守州郡，公餘仍手不釋卷。（見潁州志）故歐陽修撰神道碑云：「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宋史亦曰：「晚歲篤學不倦。」蓋皆紀實也。

同叔又好以學勸人，如東軒筆錄紀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應試館職，同叔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對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同叔俛而哂之。後苗果不中選，當悔不聽同叔之戒矣。

同叔讀書，每得一事，卽以書簡文牒之封皮書之。後批門類，錄爲類要。今其書猶存。至於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據宋史本傳）惜已散佚。同叔在北宋號曰能文，聞見後錄載宋祁嘗以劉夢得「漢西春水穀紋生」句「生」字何義爲問，同叔曰：當作「生熟」之「生」解。子京歎服，以爲妙語。能改齋漫錄又記子京「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閒守漢樓船」詩句，曾經同叔點定。以二宋之才，猶從之問字請正，則其見重當時可知。史稱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蓋皆由其好學不倦，有以致之，非偶然也。

二 小山的個性

1. 忠厚耿介 小山忠厚耿介，蓋深得其父之遺傳。黃山谷小山集序曰：「余嘗論叔原固人英

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其以爲然。」夫不傍貴人之門，不作新進士語，此其耿介也。雖飢寒而有孺子之色，已信人遂不疑欺己，此其忠厚也。忠厚固易見欺，耿介尤不合於當世，卒致陸沈下位，潦倒以終。然小山之人格，固因此而益見其偉大。山谷四癡之論，亦正稱其賢也。

2. 不苟求進 大凡骨鯁之士，多不苟求進。同叔一生恥干求，更不曾爲子弟乞恩澤。小山孤潔耿介，蓋能謹守父風。於是一時權貴，皆以小謹望之。顧小山又安肯以察察之身，出入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故雖爲名相之子，終其身不過曾監許田鎮而已。山谷序其集曰：「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率，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是知小山非不才者，特不見容於當世，致不能一用以展其抱負耳。故陳振孫稱之曰：「其人雖縱弛不羈，而不求苟進，尙氣磊落，未可貶也。」平生好聚書，遷徙不便，其妻厭之，謂有類乞兒搬漆碗。小山因作詩有「生計惟茲碗，搬擎豈憚勞……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幸免墮間乞，終甘澤畔

逃……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等句。（見墨莊漫錄）雖遊戲文章，亦可想見其心情與志氣也。

3. 豪邁不羈 自古多才者類皆豪邁不守繩墨，大詩人李白即其一例。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詞人小山，雖無李白之遭遇，而狂態則不多讓焉。「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見小山集序）聞見後錄載其監穎昌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按清波雜志八亦略載此事，稱韓宮師玉汝，玉汝，韓縝字也。北宋韓氏之曾為顯宦者，惟韓琦父子及韓縝兄弟，而韓縝於元祐元年曾謫知穎昌府，則此韓少師當為韓縝無疑。縝在北宋為著名酷吏。其在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故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詳見宋史本傳）其酷暴可以想見。且北宋大臣，皆諱言作詞，如王安石因閱晏同叔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見東軒筆錄）乃小山以一監鎮官，獨不畏本道大帥之嚴，而敢示以杯酒間長

短句。昔李太白上韓荊州書猶曰：「至於著作，積成卷軸，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今小山之豪，蓋較太白爲尤甚；方其自寫長短句，想見狂態可掬也。

4. 風流韻藉 小山旣不得志於當世，於是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見山谷序）蓋方其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遂試續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字語以自娛也。其時有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小山每得一解，輒以草授諸兒，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詳見小山詞跋——四庫提要以爲無名氏作，今考爲小山自跋，理由見十六章。）故今傳之詞，除敘其所懷外，大都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也。

鷓鴣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守得蓮開結伴遊，約開萍葉上蘭舟，來時浦口雲隨棹，采罷江邊月滿樓……」「鬪鴨池南夜不歸，酒闌紈扇有新詩；雲隨碧玉歌聲轉，雪繞紅綃舞袖回……」「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此外如生查子之「醉後莫思家，借取師師宿」，浣溪沙之「戶外綠楊春繫馬，牀頭紅燭夜呼

盧」等句，不勝枚舉。其爲蓮鴻、蘋雲作者尤多。（詳見十七章）茲卽就上舉鷓鴣天一調觀之，已見當時宴游之勝，聲色之樂，使淳于髡在座，亦必能飲一石矣。

黃山谷曰：「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致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與叔原同時耶！』」毛子晉亦云：「恨不能起蓮鴻、蘋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文采風流，令人稱羨至此。今之讀小山詞者，當亦有同感也。

5. 傷感多情 馮煦曰：「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淮海姑置不論，小山之傷感多情，蓋爲不可掩事實。其詞集自跋云：「已而君龍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於人間……追維往昔過從飲酒之人，或壠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慙然，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也。」此實小山傷感由來之自白。然則小山之傷感，當起於君龍疾廢，廉叔下世之後，但事實並非如此。方其浮沈酒中，已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其所謂「慍」，當與其傷感有關也。

今更以其詞證之，如：

「身外閑愁空滿，眼中歡事常稀。（臨江仙）」

「官身幾日閑，世事何時足。（生查子）」

「衣化客塵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長亭。（浣溪沙）」

「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疎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樓中到夕陽。（鷓鴣天）」

「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蝶戀花）」

此身世之傷感也。所謂官身，恐正小山之自笑，讀其衣化客塵，閑愁空滿諸句可知。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樓中到夕陽；詞人多情，蓋不勝身世之感。乃自憐已無好計，尙復替人垂淚，故以紅燭自喻，詞意尤爲淒絕也。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鷓鴣天）」

「路隔銀河猶可借，世間離恨何年罷。（蝶戀花）」

「淡水三年歡意，危絃幾夜離情，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臨江仙）」

「初心已恨花期晚，別後相思常在眼；蘭衾猶有舊時香，每到夢回珠淚滿。（木蘭花）」

「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

忍淚不能歌，試託哀絃語，絃語願相逢，知有相逢否？（生查子）

此離別之傷感也。全部小山集中，惜別之作，幾佔半數。此特信手摘錄數句，以見一斑。如「路隔銀河猶可借」，則因牛女傳說而感及別離也。「蘭衾猶有舊時香」，則因衾枕而感及離別也。「曉霜紅葉舞歸程」，則因景物而感及離別也。「忍淚不能歌，試託哀絃語」，則因絃歌而感及離別也。至若「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及「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諸句，意尤深刻，然此猶可謂爲傷春惜別，爲文人普遍的情感。試更讀以下諸詞：

「東野亡來無麗句，于君去後少交親，追思往事好沾巾。白頭王建在，猶見詠詩人……（臨江

仙）

「今感舊，欲沾衣，可憐人似水東西。回頭滿眼淒涼事，秋月春風豈得知」（鷓鴣天）

「闌干倚盡猶慵去，幾度黃昏雨，晚春盤馬踏青苔，曾傍綠陰深駐。落花猶在，香屏空掩，人面知

何處。（御街行）

「憑江閣，看煙鴻，恨春濃。還有當年聞笛淚，灑東風。……（愁倚闌令）」

「小綠間長紅，露蕊煙叢，花開花落昔年同。惟恨花前攜手處，往事成空。……（浪淘沙）」

「絳蠟等閒陪淚，吳蠶到了纏綿。綠鬢能供多少恨，未肯無情比斷絃，今年老去年。（破陣子）」

「人面何處，」 「往事成空，」 是不僅有別離之恨，兼有生死之感矣。秋月春花，淒涼滿眼，倚闌聞笛，淚灑東風。「讀吳蠶到了纏綿」等句，想見此老詞人暮年之淒楚。至「白頭王建在，猶見詠詩人。」蓋尤不勝世事滄桑之感已。

總之：感覺敏銳的詩人，往往於現實社會表示不滿，但又無力量反抗，於是因內心之苦悶而流於悲觀。故小山之傷感，並非與有生俱來，蓋亦社會背景使之然耳。

第六章 二晏的交游

同叔的交游——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韓維、宋祁、王琪、張元、張先……等——小山的交游——黃庭堅、鄭俠、沈廉

叔、陳君龍……等

一 同叔的交游

同叔自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於朝廷後，遂賜同進士出身，留祕閣讀書，眞宗使陳彭年視其學，陳亦豫章人，且詞學優良（見豫章詩話）者也。迨立朝後，樂善好客，又以進賢爲務，故交游遍天下，一時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等皆出其門。茲擇往還較密者略述如下：

1. 范仲淹 同叔因論張者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罷守南京。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皆廢，同

叔乃大興學校，聞范仲淹賢，延之以教生徒。時范遭母喪，遂應聘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

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學者輻湊，雖范之善誘，亦同叔之知人也。其後更薦范於朝，遂除館職。適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仁宗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不可。同叔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晏慚無以對。（以上參考涑水紀聞）然仲淹後雖名位相亞，猶以門生事同叔。（見石林燕語）其過陳州上晏相公詩云：「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獨愧鑄顏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今范文正公集中除此詩外，猶有依韻奉酬晏尚書見示律詩及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等篇。其上資政殿晏侍郎書，卽與晏論諫上壽事也。又東軒筆錄紀范掌西監時，一日，晏謂范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疎俊。」晏曰：「唯。」卽取富臯爲壻。按臯卽富弼。家庭瑣事，尙與之相商，則二人之友誼可見矣。

2. 歐陽修 天聖八年，同叔知禮部貢舉，歐陽修試得第一。慶曆三年，同叔爲相兼樞密使。時范

仲淹、韓琦、富弼等皆進用，歐亦官知諫院，朋黨論卽是年所進也。故其後致同叔書有云：「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掌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潘子真詩話謂此因賞雪詩開罪於晏，敍生平出處以致謝悃者。其說未可盡信，第一章曾略辨之。今考歐集與晏唱和之詩頗不少。如：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慶曆元年）

寄謝晏相公（明道二年）

和晏尙書夏日偶至郊亭（景祐元年）

和晏尙書自嘲（景祐元年）

和晏尙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

此外尙載有慶曆七年及皇祐七年與晏元獻公書各一，一爲魏廣先容晉謁，一謝同叔唁其母喪者。跋元獻公書一則，有「公爲人真率，詞翰亦如其性」等語。同叔旣沒，歐奉仁宗命撰神道碑銘，今亦存集中。並作挽辭三首，其二三兩首云：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頭白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樽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慚負君恩陰九泉。」

3. 梅堯臣 梅與歐爲莫逆交，少卽以能詩名天下，知同叔好才士，故持詩往謁之，自是時相唱

和。二人友誼見於詩話者，如西清詩話云：同叔守汝陰，聖俞往見之，將行，同叔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同叔云云。更考宛陵集載有和晏詩敘云：「以近詩贊尙書晏相公，忽有酬贈之什。稱之甚過，不敢輒有所敘，僅依韻綴前日坐末教誨之言以和。」蓋同叔會與聖俞論詩，聖俞未敢置可否也。此外尙有（一）謝晏相公，（二）依韻和晏相公，（三）途中寄上晏相公二十韻，（四）依韻朱學士廉叔憶潁川西湖春色寄獻尙書晏公且將有宛丘之命，（五）得許昌晏相公書，（六）九日擷芳園會呈晏相公。後二首年代較晚，前三首蓋均初謁晏時所作，其途中寄上晏相公二十韻有云：

「……平生獨以文字樂，曾未敢恥貧賤爲。官雖寸進實過分，名姓已被賢者知。疏愚生不謁豪貴，守此退縮行將衰。潁川相公秉道德，一見不以論高卑。久調元化費精力，猶且未倦刪詩書。唐之文章別蕪穢，纖悉富有差毫釐。謂其耽學可與語，便與淵奧祛危疑。浮言近意不歷口，直欲海窟拏蛟螭。再拜膝前荷勤誨，垂橐粗載歸忘饑。解艇水驛無幾舍，新詩又遣牙兵持。上言行李覽物景，聊可與婦陳酒卮。下言狂斐頗及古，陶韋比格吾不私。相公貴且事翰墨，我輩更得專遊嬉。今將蒿芹薦俎豆，定亦不以微薄遺……」

此詩敘述晉謁經過及二人之互相傾慕頗詳，蓋其時梅頗感晏之知己，故其謝晏相公有「刻意向詩筆，行將三十年……今慚此微賤，重辱相公憐。」依韻和晏相公又有「微生守貧賤，文字出肝膽。一爲清潁行，物象頗所覽……試知不自量，感涕屢揮摻。」諸句也。

至如卷十二載有嘗惠山泉郡閣閱書投壺和呈晏相公擬王維觀獵（晏相公坐中探賦）題臘藥（尙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輸詩七首，便以臘日所用物賦先成四首上呈）臘酒、臘脯、臘筍和挑菜（十二月十二日）和臘日啄木二首（十二月十二日陪步後園所聞見）語鳩（此以上三首

補前投壺所輸七首。諸詩讀其注語，知二人曾以詩博投壺勝負也。同叔卒，聖俞作長詩「聞臨瀛公薨」以哭之，其末云：「……我爲故吏摧肝腸，灑淚作雨春悲涼，精魄其歸於天乎，必爲星宿還高張。骨肌其歸於土乎，必爲蕙芷不滅香。墓碑墓銘誰能盡其美，我爲欲傳萬古須歐陽。」

4. 韓維 韓億有三子：曰絳，曰維，曰縝，先後俱顯於朝。縝與小山書稱郎君而自稱門下老吏。維字持國，能詩。同時唱和者爲聖俞、永叔，其與同叔關係，猶可於南陽集中見之。和晏之作，如和晏相公湖上遇雨，和晏相公湖上四首，和晏相公湖上十月九日等是，其陪晏相公遊韓王水磴園云：「行遍洛川南北岸，自憐探賞頗窮幽，不知物外清閑境，只在韓王水磴頭。」觀此則韓固常追隨同叔作清遊也。晏卒，韓作詩云：

出留守府之東，游李相園，趙令竹林觀，楚家桂樹子。去歲數從元獻公爲此行，作三絕以道悲愴之意。

「府東朱戶昔嘗開，日日從公選勝來。游屐吟豪成故事，斷松飛溜有餘哀。」
「李家池上朱櫻熟，趙令林中錦籜春，更欲題詩論舊賞，自慚非是絕絃人。」

「曾陪樽酒詠芳叢，今日遲留意不同（原注：公詩云：『更作丹花滿烟葉，欲令佳客剩遲留。』）」
紅萼似知人慘淡，亂隨清淚落春風。」

風景依稀，交游永絕，持國蓋不勝其觀物懷人之感已。

5. 宋祁 祁與兄郊，時稱二宋，皆同叔門下士，過從甚密。東軒筆錄載同叔愛子京之才，欲旦夕相見，至稅一第於旁，近以居之，其親密可見也。

其後二宋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同叔，懇求雕潤。嘗以「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二句求正，仍注「空」字於「閑」字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同叔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事載西清詩話。聞見後錄稱子京嘗從同叔問詩，引見前章。其時同叔不僞身居顯要，且以文章稱天下也。

宋史李虛己傳謂其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老學菴筆記更謂虛己以其法授同叔，同叔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則二宋詩格律之善，實同叔之教也。宜乎

子京筆記對同叔推崇備至，謂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璠，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按子京出塵小集，甚爲同叔所重，曾爲敍冠篇以行於世，宋庠詩有「覽子京西州詩稿，感知音之難遇，偶成短章。」卽指此也。

6. 王琪、張亢 當同叔爲南京留守時，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體骨立，亢稱之爲猴。二人以此互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見歸田錄）又一日水網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駁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爲之啓齒。（見澠水燕談）觀此則二人固皆滑稽之雄也。

王琪之見知於同叔，據復齋漫錄所載，乃因過維揚讀大明寺詩版而善之，並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同叔尤大喜，遂辟置館閣校勘。迨守南郡，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晏。外官帶館職，自王琪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嘗中秋陰晦，同叔已寢，琪竟以詩起之，樂飲達旦。故葉夢得曰：「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

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以上參考石林詩話）

今考元獻遺文中，仍存有與君玉唱和之作，其假中示張寺丞、王校勘一首，載宋文鑑。腹聯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其浣溪沙詞又用之。蓋不僅愛其造語之工，（四庫總目提要云：豈愛其造語之工？）殆賓主相得，故不嫌一用再用也。

7. 張先 北宋有兩張先，均字子野。惟一爲烏程人，一爲博州人。與同叔往還者，烏程張先也。名臣錄稱張子野曾爲珠玉集作序，今本無先序，蓋傳寫佚之矣。上述文人，類皆以詩與同叔相唱和。惟子野則以詞。同叔於詞爲當行，子野則以「三中」「三影」稱於時者，故相處甚得。當知永興軍時，曾辟子野爲通判。今珠玉集中，雖難考定與子野有關之作；然子野詞中，猶有明白注出者，如玉聯環之「送臨淄相公」，木蘭花之「晏觀文畫堂席上」，碧牡丹之「晏同叔出姬」等是。同叔出姬事見道山清話，又畫墁錄載同叔以本爲會道「無物似情濃」，謂子野均引見前章，茲不贅。

同叔交游有不勝枚舉之憾，而小山則可考者寥寥數人而已。卽此數人中，猶有未可盡信者：如綠窗新話引古今詞話云：「晏元獻之子小晏善詞章，頗有父風。有寵人善歌舞，晏每作新詞，先使寵人歌之，張子野與小山厚善，每稱賞寵之善歌。偶一日寵人觸小晏細君之怒，遂出之，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小晏……小晏見之，淒然與子野曰：（曰字趙萬里輯古今詞話補）『人生以適意爲貴，吾何咎之有？』乃多以金帛贖姬，及歸，使歌子野之詞。」據此，則子野頗與小山厚善，然據道山清話則出侍兒爲同叔事。依吾人推想，小山恐未嘗納姬，故詞集跋中未道及，古今詞話所載當誤也。

又或雖知其人而無法考得其身世行實者，如高平公是也。小山集跋曰：「七月己巳，爲高平公綴輯成篇。」據此，則高平公當爲小山之知己者。然此高平公究爲何許人乎？考宛陵集中存有「聞高平公殂謝，述哀感舊，以助挽歌三首。」據詩中大意，則其人固有與小山友善之可能。然考宛陵集前後各篇，則此詩當作於皇祐四年壬辰五月至七月中。其時鄭俠僅十二歲，小山年齡約與俠相等，至多不得過二十歲，與集中跋意悉不合。是知梅堯臣所輓者又自另一高平公。據清波雜志碧雲駢條，卽范文正公仲淹也。恐世有混爲一談者，用特附辨於此。至小山交游之較可考者，約得以下

數人：

1. 黃庭堅 小山詞集，山谷曾爲之序，猶存豫章先生集中。文獻通考及圖書集成詞曲典俱錄之。小山爲人，猶可據此序得知梗概。其評小山詞云：

「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
序末又云：「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初讀一若山谷以作豔詞罪叔原者，實則山谷固亦愛作豔詞。故曰：「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致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與叔原同時耶？」然則篇末云云，蓋山谷猶爲文以載道之觀念所束縛，以爲必如此方可謂持論終不失正也。

2. 鄭俠 侯鯖錄載，熙甯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日往還厚善者。俠家中搜得晏叔原與俠詩，裕陵稱之，卽令釋出云云。據此則二人曾往還唱和，且竟牽連下獄，其友誼之篤，自非尋常可比。惜今之西塘先生集及西塘詩鈔中，俱無可考二人交誼之作矣。

俠之下獄，在當時政治上實一重大事。俠原與王安石友善，後以政見不合，不惜犧牲祿位以爭之。念民間疾苦，致繪爲流民圖，擅發馬遞投銀台以進，卒因小人之攻訐而獲罪。一再遠謫，還鄉時惟存一拂而已。則其人必耿介不阿，廉潔自守。且特具敏銳之眼光以觀察社會，而能深謀遠慮者也。小山與之友善，殆因意氣相投歟！

3. 沈廉叔、陳君龍 沈、陳二人之名，見於小山詞自跋，其身世俱不可考。蓋亦飲酒縱樂，不求聞達之徒也。小山云：「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是知小山所謂往者浮沈酒中，作五七字語以敍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皆與沈、陳有關。

小山詞跋又曰：「已而君龍疾廢，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於人間……追惟往昔過從飲酒之人，或壠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愴然，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也。」然則小山詞之得流傳後世，實緣兩家之歌兒酒使，而舊遊星散，不堪回首，宜小山暮年之多傷感也。

此外如詩眼載叔原嘗見蒲傳正曰：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引「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句以詰，小山乃以白居易「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兩句釋之。蒲傳正與小山關係僅見於此，其身世亦不可考。以小山之孤介，平生交游無多，固亦意中事；然絕不至僅此數人，蓋其詞集中頗有酬應之作，如：

「銅虎分符領外台，五雲深處彩旌來，春隨紅旆過長淮……」（浣溪沙）

「金鳳闕，玉龍墀，看君來換錦袍時，姮娥已有慙懃約，留著蟾宮第一枝。」（鷓鴣天）

「綠橋梢頭幾點春，似留香蕊送行人，明朝紫鳳朝天路，十二重城五碧雲……」（鷓鴣天）

「都人離恨滿歌筵，清唱倚危絃。星屏別後千里，重見是何年……」（訴衷情）

以上大都迎送之詞。又如玉樓春云：「一尊相遇春風裏，詩好似君人有幾。吳姬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按賀方回詞：「樓下水漸綠，徧行舟浦。」又周美成詞亦有樓下水。賀、周稍晚於小山，皆有酬唱可能，是詞豈贈方回或美成者歟？至若洪邁於其容齋四筆中稱，曾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按少公爲縣尉之稱，但此通叟則不可考爲誰矣。

第七章 二晏的出處

富貴顯達的同叔——仕宦連蹇的小山

一 富貴顯達的同叔

神道碑曰：「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按指真宗）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按指仁宗）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蓋同叔少年顯達，歷事真、仁兩朝，自十四歲迄六十五歲，以仕宦終其身也。

考同叔所歷官：在真宗朝，自擢祕書省正字直史館後，曾歷官太常寺奉禮郎，光祿寺丞，集賢校

理，著作佐郎，同判太常禮院，昇王府記室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戶部員外郎，太子舍人，知制誥，判集賢院，翰林學士，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等職。迨仁宗朝又歷官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禮部侍郎，知審官院，樞密副使，刑部侍郎，南京留守，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禮部貢舉，三司使，樞密副使（未拜）參知政事，尚書左丞，禮部尚書，知亳州陳州，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三司使（第二次）知樞密院事，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工部尚書知潁州，陳州，許州，戶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知河南府，行兵部尚書，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方其以疾歸京師，遂留侍講邇英閣。既卒，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

以上爲同叔終身所歷官，據宋史本傳及神道碑錄出。其升降遷徙年代，具詳本書第八章年譜中。惟各書所載，亦有不盡相同，如宋史本傳及神道碑均以同叔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同平章事之前。

「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史本傳）

「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神道碑）

以上神道碑雖未言慶曆三年拜同平章事，但其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亦認爲在慶曆三年以前。考之仁宗本紀及宰輔表則均相異：

「慶曆二年……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

「慶曆三年……三月戊子……以晏殊爲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仁宗本紀）

「慶曆二年……七月壬午……晏殊自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慶曆三年……三月戊子，以晏殊自檢校太尉，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宰輔表）

考宋史職官志云：「宋承唐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尙書門下，並列於外，又

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一。是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必內外並兼。又曰：「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按指神宗改官制）始釐正焉。」觀此則宰輔表所載當較爲可信也。

宋代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敍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甯登瀛，不爲卿，甯抱槧，不爲監。」同叔一生所歷官職，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處理軍國大事最爲顯要；而以觀文殿大學士職爲最清高。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卽舊延恩殿，慶曆七年更名，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授也。他若三司使所以總國計，稱爲計相。參知政事自至道元年以後，與宰相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勅齊銜，行則並馬。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亦僅亞於樞密使。太尉居太傅上，除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曾特拜太師外，餘如王旦，呂夷簡雖官宰相二十年，亦

止以太尉致仕。故皆非等閒之官職也。（以上參考宋史職官志）至如出任外官，如南京、西京，類皆近畿名藩。故嘗有歌千里傷行客者。同叔怒曰：「余平生官守未嘗去王畿五百里，何千里傷行客也。」（見復齋漫錄）然其後曾知永興軍，守長安。同叔出鎮外藩，蓋以此爲最遠也。

真仁兩朝，在宋比較爲治世。同叔生當其會，雖歷經顯宦而無甚功業。然亦有足稱者：如真宗之崩，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太后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同叔建言太后垂簾聽之，皆不得見，議遂定。其後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同叔，以周官后服對。凡此皆能識大體，持正論，而混事端於無形也。方元昊寇邊，數建利害，請罷內臣監軍，悉授諸將陣圖，使得應敵爲攻守計，又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俱罷還度支。深謀遠慮，不愧將相才也。至若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貶南京而大興學校，終身樂善不倦，以薦拔人材爲務，亦皆常人所難能。且真宗每以方寸小紙諮訪，輒細書以答。則大事之密決於同叔者必多也。故王安石謂「爲宰相何詎作詞」，其兄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據宋稗類鈔，東軒筆錄字句略異。）宋史以同叔與龐籍、王隨、章得象合傳，亦於傳末論云：「方之諸人，殊其最優。」

乎！

二 仕宦連蹇的小山

同叔一生所歷官職，鈔錄一過，已感不勝其煩；小山則適得其反。平生出處，幾無可考。宋史既遺其名，前人筆記又鮮記載。據黃山谷小山集序云：「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則小山終身必未曾一歷顯宦也。

黃昇花庵詞選注謂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則小山此時或隨父入朝，或已居近職。考同叔神道碑載「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不知作詞時是否即係官此。小山爲同叔暮子，方同叔卒時，年必尙幼，當因父而得官也。

此外可考者，惟知其曾監潁昌府許田鎮而已。聞見後錄載其曾手鈔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韓少師今考知爲韓縝。縝以元祐元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時小山年約五十左右，垂垂老矣。小山少年浮沈酒中，與沈廉叔、陳君龍輩徵歌狎伎，惟聲色是娛，費資千百萬而不惜。迨廉叔下

世，君龍疾廢，歌兒酒使，星散天涯。此時之小山疑亦潦倒不堪，家人飢寒，而已以行爲不檢之故，頗爲當世詬病。故詞中有「天教命薄，青樓占得聲名惡。」（醉落魄）等語。又墨莊漫錄載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既謂每有遷徙，則當不止一次，而小山戲作之詩，有「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之句，則小山髮猶未白，已度其漂泊生涯。浪淘沙詞云：「南去北來今漸老，難負尊前。」亦可與此互證。惜行蹤全無可考，究不知此孤介詞人，暮年流落何所。

第八章 二晏年譜

小山生卒的假定——年譜

一 小山生卒的假定

二晏之家世，交游，及其出處，業詳以上各章，茲更鈎稽羣書，綴爲年譜。同叔生卒，具見神道碑，胡適詞選未注生年，實疏於考證。惟小山陸沈下位，平生事跡，文獻無徵，胡適但注「十一世紀」，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以爲「西歷一〇五〇？」——「一二〇年？」仍嫌未得近似。今據小山詞集及侯鯖錄、聞見後錄、花庵詞選等，考知於神宗熙甯七年一度下獄，元豐元祐間監潁昌許田鎮，其生年最遲應在仁宗慶曆元年（西歷一〇四一年）卒年最早應在哲宗元符末或竟至徽宗大觀年間，以其曾及見師師也。（關於師師討論，詳見本書十八章）因假定與鄭俠同生卒，作譜附後。（鄭

俠壽七十九，宋文人多享大年，如張子野至八十九歲始卒。小山臨江仙詞有「白頭王建在，猶見詠詩人」之句，可證必非短命，縱稍長於鄭俠，而卒年約與之同時，亦尙可能也。

二年譜

宋太宗淳化二年辛卯——西元九九一年，同叔生，一歲。

時家日貧。

道山清話：「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固，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

烏程張先二歲，范仲淹三歲。

至道二年丙申——西元九九六年，六歲。

宋庠生。

至道三年丁酉——西元九九七年，七歲。

能屬文，鄉里號爲神童。

宋史本傳云：「七歲能屬文。」神道碑云：「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

湘山野錄：「晏殊相，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

王洙生，太宗崩。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西元九九八年，八歲。

宋祁生。

咸平五年壬寅——西元一〇〇二年，十二歲。

梅堯臣生。

咸平六年癸卯——西元一〇〇三年，十三歲。

溫公日錄云：「……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按各書無作楊大年及「年十三」者，疑誤。

景德元年甲辰——西元一〇〇四年，十四歲。

張知白以神童薦，召與進士並試廷中，賜同進士出身，擢爲祕書省正字，留祕閣讀書，命陳彭年視其學。

宋史本傳：「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
神道碑：「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又曰：「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賜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禮公視其學。」

按夢溪筆談、避暑錄話所載與上同，又張知白嘗與李防分路安撫江南，見宋史張傳。

富弼生。

景德二年乙巳——西元一〇〇五年，十五歲。

遷太常寺奉禮郎。

宋史本傳：「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

神道碑：「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

景德四年丁未——西元一〇〇七年，十七歲。

歐陽修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西元一〇〇八年，十八歲。

遷光祿寺丞，作東封聖製頌序及連理木贊。

宋史本傳云：「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碑亦云：「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考宋史真宗本紀，是年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六月，又得天書於泰山。十月，封禪。同叔所作東封聖製頌序見玉海二十八。略云：「皇帝御極之十二載，受靈貺，對休命……（中略）……彼西奔紀名之罽刻頌，風聲遐聽，不其頌歎！」連理木贊云：「直幹旁合，繁枝內附，四夷賓將，耀我王度。」亦見玉海百九十七。注作於祥符元年。

韓琦生。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西元一〇〇九年，十九歲。

獻大酺賦，召試學士院，命爲集賢校理。

玉海七十三云：「祥符二年三月十六日辛未，御乾元樓觀酺，壬申上作觀酺五言詩，賜百官。四月癸巳，晏殊獻大酺賦，召試學士院，命爲集賢校理。」

按宋史本傳但云：「爲集賢校理。」未及年月，碑文則「充集賢校理」句上有「數月」二字。自元年十月封禪恩遷，至

二年四月改官，中間僅經數月，正相符合。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西元一〇一〇年，二十歲。

獻黃河清頌，遷著作佐郎。

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陝州黃河清，十二月，陝州黃河再清；庚戌，集賢校理晏殊獻黃河清頌。」

玉海六十云：「祥符三年十一月庚子，陝州靈寶縣言黃河清，十二月庚戌，寶鼎縣言黃河再清；上作七言詩賜近臣，學和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

按據眞宗紀及玉海，遷著作佐郎當在十二月獻黃河清頌後。

弟穎卒？

道山清話：「……臨淄公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穎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脫去。其年十八歲也。」（全文引見第四章。）

按撫州府志亦載此事，較爲簡略，當即據道山清話。又臨川縣志卷十五云：「晏穎，殊弟，景德初以童子召試，與兄留祕閣，賜出身。」未知何據。茲依道山清話，酌定此年。

第八章 二晏年譜

九七

仁宗生。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西元一〇一三年，二十三歲。

父卒？去官歸臨川，真宗奪服起之。

宋史本傳：「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

神道碑：「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

按本傳及神道碑俱未言喪父年月，依祥符七年正月從祀太清宮推之，本年應已還朝，是其父至遲應卒於此年也。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西元一〇一四年，二十四歲。

從祀太清宮，同判太常禮院。

宋史本傳：「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

神道碑：「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

按宋史大中祥符七年正月，真宗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清宮。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西元一〇一五年，二十五歲。

母卒？

宋史本傳：「喪母求終喪，不許。」

神道碑：「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

按其母應卒於七年正月以後九年五月以前，茲酌定此年。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西元一〇一六年，二十六歲。

獻景靈宮、會靈觀二賦，遷太常寺丞。作徐公文集後序。

玉海一百云：「祥符九年五月戊午，晏殊獻景靈宮、會靈觀二賦，上嘉之，遷太常丞。」按宋史本傳但云：「再遷太常寺丞。」未及年月，茲從玉海及徐公文集後序。

徐公文集後序云：「……都官員外郎胡君堯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雖版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鄴帥隴西公所作墓誌輓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見徐騎省集）

天禧元年丁巳——西元一〇一七年，二十七歲。

獻惟德動天頌，詔褒之。

玉海六十云：「天禧元年十月丁卯，集賢校理晏殊以歲經蝗旱，上軫皇慮。災沴已息，稼穡大稔，獻惟德動天頌，詔褒之。序曰：『雲漢興詠，周宣鳳統業之懷；雲揚改祈，漢明述哀泣之詔。雨蠶墜地，稜孽坐銷；原菽番生，良苗自熟。』」

按資齊三筆云：「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官百餘，宰相以下選官一等……」則同叔之遷左正言，直史館，或在本年，但別無左證，姑從神道碑，仍置爲昇王府記室參軍後。

韓維生。陳彭年卒。

天禧二年戊午——西元一〇一八年，二十八歲。

被選爲昇王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尙書戶部員外郎，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

——上表謝昇王府記室並代撰辭升儲表和太清樓閱書歌。

宋史本傳：「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尙書戶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

神道碑：「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

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

春明退朝錄：「知制誥……晏元獻公、宜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

困學紀聞：「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或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

按宋史仁宗本紀：仁宗以天禧二年進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又夢溪筆談云：「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各爲宴集，同叔獨

家居與昆弟講習，故真宗以爲東宮官。同叔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誠實。今元獻遺文中

代辭升儲表二，其一略云：「臣某言，伏觀內降制書，以臣爲皇太子者。初聞中旨，但集於悚兢，退省屏資，不適於甯處；敢陳

丹赤，上覆威顏……（中述辭儲之由，從略）……冒昧自陳，期於得請。」其二云：「臣某言，臣自沐徽章，再陳封奏，至誠雖極，宸聽未回……（中再陳表辭理由）……由衷所極，得請爲期。」此二表當同叔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時所作也。

天禧三年己未——西元一〇一九年，二十九歲。

韓縝，曾鞏，司馬光，宋敏求生。

按曾鞏嘗爲同叔類要撰序，韓縝出同叔門下，司馬光涑水紀聞，宋敏求生春明退朝錄，皆記有同叔事。

天禧四年庚申——西元一〇二〇年，三十歲。

拜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撰祖士衡起居舍人告詞

及謝會靈觀銘石本表。

宋史本傳：「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

神道碑：「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

學士年表：「天禧四年八月，晏殊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拜翰林學士。」

眞宗本紀：「天禧四年十一月丙寅……晏殊爲太子左庶子。」

祖士衡起居舍人告詞：「勅故太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申孫女壻朝散大夫右司監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詞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雋名，擢居上第……可特授行起居舍人臣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見元獻遺文)

天禧四年十一月癸丑賜輔臣會靈觀銘石本。同叔表謝。見玉海三十一。

蘇子容生。楊大年卒。

按蘇嘗在同叔幕府。見石林避暑錄話。楊大年與同叔等。在宋初俱稱能詩。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天禧五年辛酉——西元一〇二一年，三十一歲。

真宗以方寸小紙問同叔事。誤送中書。大臣莫喻。

湘山野錄：「真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儀彩。伴虜使射。時雙備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焉。時以晏元獻爲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之。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式。當授予節鉞。卿可諭之。』時康肅母燕國馬太夫人尙在。門範嚴毅。陳曰：『當白老母。不敢自專。』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閭閻。忍乎！』因而無報。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悞送中書。大臣茫然不喻。次日稟奏。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爲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止黜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

按宋史本傳云：「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簽奏。輒并藁封上。帝重其愼密。」神道碑云：「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所對必以其稿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

公所進稿，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據此則同叔對眞宗方寸小紙諮詢，實始於天禧四年。考眞宗本紀，天禧五年九月戊寅，鳴斷囉請降，是歲高麗又遣使來貢，則欲使陳堯咨伴虜使，當在本年。

王安石，馮京生。

按豫章詩話載馮京爲同叔壻，誤京，富弼壻也。

乾興元年壬戌——西元一〇二二年，三十二歲。

建言太后垂簾聽政，皆毋得見。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奉詔撰天和殿御覽及眞宗實錄。

宋史本傳：「仁宗卽位，章憲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 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神道碑大致與本傳同。惟官職較詳，見前引。

玉海五十四：「乾興初，命翰林侍讀學士晏殊等於册府元龜中撮其善美事，得要者四十卷，爲二百一十五門，名曰天和殿御覽。」

臨川縣志：「晏元獻爲侍讀學士，天聖中，受詔取册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爲一百一十五門。天和者，禁中便殿名也。」按玉海與臨川縣志所載撰年及門數均不同，疑作於乾興元年，成於天聖中，待考。

劉攽生，真宗崩。

同叔挽真宗句云：「二龍騰夏服，雙鶴紀堯年。」（見困學紀聞）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西元一〇二三年，三十三歲。

預修真宗實錄。

宋史本傳：「預修真宗實錄。」

按真宗實錄成於天聖二年，則本年當仍在修撰中。

寇準卒。

天聖二年甲子——西元一〇二四年，三十四歲。

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郊禮儀仗使。——作崇天曆序。

宋史本傳云：「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神道碑云：「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均未載年月。

考宋史宰輔表云：「天聖二年甲子三月甲辰，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以實錄成加司徒。」則同叔進官，亦必於此年也。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曆象類崇天曆一卷，司天官正權判監宋行古等撰，天聖二年上，學士晏殊序。惟考仁宗本紀，天聖元

年三月辛卯司天監上崇天曆則同叔序或作於去年也。

天聖三年乙丑——西元一〇二五年，三十五歲。

拜樞密副使。

宋史宰輔表：「十月辛酉，晏殊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遷樞密副使。」

仁宗本紀：「十月辛酉，晏殊爲樞密副使。」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三十五……」按同叔此年固尙爲學士，惟以爲起於此年，則誤矣。又本傳及碑均載曾爲樞密副使，未記年月。

天聖四年丙寅——西元一〇二六年，三十六歲。

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中秋作詠月詩。

考宋史宰輔表：「天聖三年十二月乙丑，張旻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依前官遷樞密使，旻改名耆。」仁宗本紀亦云：「十二月乙丑，張旻爲樞密使。」同叔神道碑云：「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本傳略同，俱無年月。按同叔於五年正月己未始罷樞密副使，則上疏論張耆當在本年。又碑「遷刑部侍郎」句，本傳無據。宰輔表應爲罷樞密副使後所遷官。

丙寅中秋詠月詩見歲時雜詠三十一。

按論張耒之疏今佚，惟臨川縣志中猶載有天聖中上殿劄子論邪正之辨，或亦爲張而發歟？

天聖五年丁卯——西元一〇二七年，三十七歲。

罷樞密副使，以刑部侍郎留守南京，大興學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擇富弼爲塔。

宋史本傳：「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俱廢，其興學自殊始。」

神道碑：「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
仁宗本紀：「五年正月己未，晏殊罷。」

宰輔表：「正月庚申，樞密副使晏殊以刑部侍郎免。」

按宋南京卽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改，在今河南商邱縣。本傳及碑所載符合，惟「知宣州數月」，茗溪漁隱叢話作「數日」，碑又未載，豈未赴宣州任卽改應天府歟？（辨詳本書第一章。）

宋史本傳：「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富弼傳：「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之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按東軒筆錄及石林燕語均載晏擇壻經過，蓋同叔託范仲淹，仲淹謂富臯，張爲善二舉子並可壻，同叔取富臯，臯卽弼也。惟孫公談圃謂因同叔門下常賣人王青善相，稱弼可位至宰相，遂壻之。王士禎香祖筆記曾疑其說，蓋未可信。

作上元燈夕詩。

丁卯上元燈夕詩二首，見勞格輯元獻遺文。

天聖六年戊辰——西元一〇二八年，三十八歲。

在南京，幕下王琪、張亢爲最上客。復召爲御史中丞，薦范仲淹。

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

按王琪以題大明寺詩板及對「似曾相識燕歸來」句見知於同叔，見復齋漫錄。其帶館職爲府簽判，亦因同叔之請，朝廷不得已許之，見石林詩話。琪與張亢俱善詠諧，每互相戲謔。琪尤風雅，嘗遇中秋陰晦，以詩起晏會飲達旦。歸田錄，灑水燕談，堯山堂外紀，石林詩話等均載有張、王等逸事。

范文正公年譜：「天聖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論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

涑水紀聞：「仲淹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

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慚無以應。

按天聖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仲淹於七年十一月出通判河中，當與上書事有關。茲從范文正公年譜，認定同叔於六年還朝並薦范。依本傳及碑官御史中丞。

張知白卒。

天聖七年己巳——西元一〇二九年，三十九歲。

奏罷職田。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湘山野錄：「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其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饒，競者極衆，屢致訟言，上煩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個戶逐年收課利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員……（以下言九年二月又詔復職田，從略。）」按右遷官依神道碑。本傳亦云：「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惟均未載改官年月，大約在六年至七年中。

范仲淹上疏論上皇太后壽事，同叔召責之。

按儒林公議，涑水紀聞，范文正公年譜，並記此事，涑水紀聞所載已錄天聖六年下。

天聖八年庚午——西元一〇三〇年，四十歲。

知禮部貢舉，試題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

神道碑：「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

王銍默記卷中：「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

范仲淹遺書論上壽事，同叔媿謝。

范文正公年譜：「……公退，又作書遺殊申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按書猶存范文正公集中，首云：「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

歐陽修試禮部第一。

歐陽文忠公年譜：「天聖八年庚午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爲第一……」（按七年春試國子監第一，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沈括生。

按沈著夢溪筆談中記有同叔事。

天聖九年辛未——西元一〇三一年，四十一歲。

爲三司使。

宋史本傳：「爲三司使。」神道碑：「明年爲三司使。」

按三司之職，宋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獻之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自爲計相。（見宋史職官志。）

明道元年壬申——西元一〇三二年，四十二歲。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尙書左丞。

宋史本傳：「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神道碑同，惟作「遷」尙書左丞。

仁宗本紀：「八月辛丑以晏殊爲樞密副使，丙午晏殊參知政事。」

宰輔表：「八月辛丑晏殊自守刑部侍郎遷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

李宸妃薨。

仁宗本紀：「二月丁卯，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妃薨。」

劉恕生。

明道二年癸酉——西元一〇三三年，四十三歲。

四月，罷參知政事，以禮部尚書知亳州。作元日中書致齋感事詩及蝸蛙賦。

神道碑：「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

宋史本傳與碑略同。

宰輔表：「四月己未，晏殊自參知政事，以禮部尚書知江甯府。」

按若溪漁隱叢話云：「罷知江甯府，未行，改亳州。」是同叔未嘗知江甯。宰輔表不合，茲從傳碑。游渦水作蝸蛙賦，詳避暑

錄話卷四，茲酌入此年，蓋初罷不無芥蒂於中也。癸酉歲元日中書致齋感事詩，見勞輯元獻遺文。

仁宗親政，始知爲李宸妃所生。

仁宗本紀：「三月甲午，皇太后崩，遺詔尊皇太妃爲皇太后……四月壬寅，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至是，帝始知爲宸妃

所生。」按孫公談圃謂係楊太妃疾革密語其事，據此，則劉太后未崩時，仁宗已知。

按龍川別志云：「章懿之崩……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

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

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事理，容或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

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湘山野錄並記其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謂才者

愛其善比，仁宗終不悅。其後同叔罷宰相，仍與此事有關，見宋史本傳。惟宋李心傳舊聞證誤會辨，龍川別志失實，略謂按

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做文事也。是時許公例

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

歐陽修作謝晏尙書二絕。

詩云：「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驄。」（見歐陽文忠全集）

程頤生。

按伊川曾賞小山「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句爲鬼語。又同叔曾孫敦復曾師事之，見宋史晏敦復傳。
景祐元年甲戌——西元一〇三四年，四十四歲。

在毫作「弔劉蘇哥」「夏日偶至郊亭」及「自嘲」詩。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毫社，每嘆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用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侯鯖錄謂爲穎妓曹蘇奇，紀事略異，詩同。）

按同叔以去年初夏來毫，明年徙陳州，茲酌定此詩作於本年。吾溪漁隱叢話以爲指宋子京草罷相制事，查與守毫年代不符，且曾布所述子京草白麻月日，亦與實際不合，辨見舊聞證誤。漁隱說非。

夏日偶至郊亭及自嘲詩已佚，今歐陽公全集有和詩二首，編入景祐元年，茲錄之，亦可略見同叔原詩大意也。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詩云：「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鳴，蔓草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詩云：「未歸歸即乘鴻鈞，偷醉闌亭醉幾春。與物有情甯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楊察、柳永登進士第。

宋史楊察傳：「楊察字隱甫……合肥人……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察爲同叔次婿，見神道碑及宋史本傳。

能改齋漫錄謂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四庫總目提要亦謂爲景祐元年進士，蓋卽據能改齋漫錄，澗水燕談則云：「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石林燕語又謂「景祐中爲睦州推官」是能改齋漫錄較爲可信，茲從之。按柳永後曾謁同叔，同叔以作豔詞責之，見畫墁錄。

景祐二年乙亥——西元一〇三五年，四十五歲。

徙陳州。

茗溪漁隱叢話：「藝苑夫詩話云……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留臺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據此則本傳及碑所稱之徙陳州應在本年，惟睢陽乃應天府，故胡仔謂與昭陵諸臣傳不合，予疑「睢」字爲「淮」字之誤，淮陽卽陳州也。

景祐三年丙子——西元一〇三六年，四十六歲。

歐陽修謫夷陵令，范仲淹落職知饒州。

蘇軾生。

寶元元年戊寅——西元一〇三八年，四十八歲。

王曾卒。

寶元二年己卯——西元一〇三九年，四十九歲。

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

右據宋史本傳。神道碑云：「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按是年正月趙元昊表請稱帝改元，六月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神道碑云：「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故酌定此年還朝。

康定元年庚辰——西元一〇四〇年，五十歲。

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時陝西方用兵，同叔數建利害，請罷內臣監軍，並出宮中長物助邊費。

右拜官依神道碑。宋史本傳云：「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

宰輔表：「三月戊寅，晏殊自三司使刑部尙書除知樞密院事。九月，晏殊自知樞密院事加檢校太傅樞密使。」

仁宗本紀：「三月戊寅，以晏殊知樞密院事。九月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

按以上所記官職均同，惟宰輔表作檢校太傅。查宋史謂唐制太尉在太傅下，宋改在太傅上。同叔所拜爲太尉，歐集詩題可證。

宋史本傳：「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悉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俱罷還度支，悉爲施行。」按碑文與此略同，惟均未載奏請年月，凡此皆關係軍事，疑爲官樞密使時所奏。

追贈同叔曾祖以下誥封。

曾祖延昌，祖鄩，父固，均追加誥封，見臨川縣志，已引入第四章。

慶曆元年辛巳——西元一〇四一年，五十一歲。

與歐陽修等置酒西園賞雪，卽席唱和。

歐陽文忠公全集載慶曆元年，晏太尉西園賞雪歌云：「……（上略）……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彫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又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云：「瓊林瑤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同叔原作已不可考，惟宋文鑑中猶存同叔雪中一首詩云：「平台千里渴商霖，內史憂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此詩雖不知作於何年，然證以歐詩「不惟喜悅將豐登」句，似卽此年賞雪原唱。又按東軒筆錄所載，同叔因歐詩有「主人與國共休戚」等句，深不平，嘗語人韓愈赴裴度宴，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頗可與此互證。惟潘子真詩話謂永叔作啓謝晏，考其語意與年代不合，未可信。

鄭俠生。小山最遲亦應生於此年。

小山平生交遊之可考者，惟黃庭堅與鄭俠而已。本年譜因小山生卒既不可考，只得假定與鄭俠年歲相髣髴，聊志大概。按花庵詞選謂其於慶曆中曾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查慶曆僅八年，縱小山如乃父之七歲能文，且作鷓鴣天於慶曆之末，最遲亦應生於此年，或已生數歲矣。

慶曆二年壬午——西元一〇四二年，五十二歲。

七月加平章事。作元日雪詩及五雲觀記。

宋史仁宗本紀：「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

宰輔表：「七月壬午……晏殊自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按本傳及碑俱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從仁宗本紀及宰輔表，以此年加平章事，明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雲觀記略云：「丞相黨文穆公卽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於內朝，請建道館於茅山之南麓，以爲公棲神之所。……賜名曰五雲觀。……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晏殊記。」（按壬午歲元日雪詩及五雲觀記均見勞輯元獻遺文。）

慶曆三年癸未——西元一〇四三年，五十三歲。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益務進賢材，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以富弼爲樞密副使，避嫌辭所兼，詔不許。

宋史本傳：「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台閣，多一時之賢。」又云：「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按施彥直北窗炙輿錄亦曾記同叔以嫌欲避位事。

神道碑：「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餘同本傳）……」

宰輔表：「三年三月戊子，以晏殊自檢校太尉，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富弼除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固辭……八月丁未，復命之。」

仁宗本紀：「慶曆三年……三月壬申，以晏殊爲集賢殿大學士，並兼樞密使。」

第八章 二晏年譜

按以上關於進官及薦賢事，宰輔表及本傳較詳，茲參酌錄之如上。

王安石及第來謁，同叔戒以「能容於物，物亦容矣」二語。

王安石晉謁事見默記及清波雜誌，默記尤詳。

慶曆四年甲申——西元一〇四四年，五十四歲。

元日會兩禁於私第，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九月罷相，以工部尚書知潁州。

趙萬里輯古今詞話云：「慶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獻公會兩禁於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曰：『東風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線，旋開楊柳綠蛾眉，暗拆海棠紅粉面。無情欲去雲間雁，有意飛來梁上燕，無情有意且休論，莫向酒盃容易散。』於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東風昨夜四字……」

宋史本傳：「……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誅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諫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爲非殊罪。」

神道碑：「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宰輔表：「四年九月庚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晏殊，爲孫輔、蔡襄所論，以工部尚書知潁州。」

按以上言同叔被黜原因，大致相同，惟龍川別志獨云：「……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按指宸妃墓誌）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穎州。考慶曆四年正月燕王薨，同叔九月十二日始罷相。其間相去已久。龍川別志所載似有未合，舊聞證誤會辨之。

劉恕來謁。

宋史劉恕傳：「年十三，欲應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率官屬往聽。」

呂夷簡卒。

按夷簡與同叔會同時立朝，同平章事。

慶曆五年乙酉——西元一〇四五年，五十五歲。

改刑部尙書。

在穎以惠山泉煮茗賦詩，建清漣閣西湖上，手植雙柳閣前。

泚水紀聞：「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尙書刑部晏殊……」

西清詩話：「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煮日注，從容置酒賦詩……」

阜陽縣志：「清澗閣，宋晏殊建，後爲去思堂。」又云：「雙柳亭，宋晏殊嘗手植雙柳於清澗閣前。歐陽修爲守，因建此亭，後廢。天啓初，鳳陽府晏自啓重建於西湖之南，乾隆三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復建。」

按同叔自罷相守穎，至慶曆八年始移陳州，以上諸事，年月已不可確考，姑置於此。

黃庭堅生。

按黃與小山爲知己，讀黃小山集序可見。

慶曆七年丁亥——西元一〇四七年，五十七歲。

梅堯臣來穎，頗多酬唱。歐陽修自滁州修書介紹繁陽主簿魏廣晉謁。

四清詩話：「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穎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標貼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眠色亦稍退。豈必在乘燭，此景已可愛。』」（按上詩宛陵集照作舟中夜與家人飲。）

按右未記聖俞往穎年月，茲考宛陵集有詩：「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應辟許昌，京師內外之親……送我於王氏之園，盡懼而去，明日予作詩以寄焉。」知聖俞於慶曆五年赴許昌辟。又「和江鄰幾見寄」詩下注云：「自此許州起慶曆六年夏盡其年終。」此詩編在丙戌五月以後，是慶曆六年直至年終聖俞尙在許也。同叔於慶曆八年移陳州，則聖俞往穎見晏，當在慶曆七年。

今考宛陵集中有「謝晏相公」。「八日就湖上會飲呈晏相公」。「九日擷芳園會呈晏相公」。「以近詩贊尙書晏相公，忽有酬贈之什，稱之甚過，不敢輒有所敘，謹依韻綴前日坐末教誨之言以和」。「依韻和晏相公」。「道中謝晏相公寄酒」。「途中寄上尙書晏相公二十韻」諸詩，蓋均一時唱和之作，知聖俞見同叔後旋復去穎也。

歐陽修慶曆七年與晏元獻公書云：「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勛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樂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新以進士及第爲繁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他求，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伺而已，伏維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見歐陽文忠公全集書簡卷第二）。

慶曆八年戊子——西元一〇四八年，五十八歲。

徙知陳州——修表問仁宗起居，范仲淹過陳，歡飲數日。

石林燕語：「慶曆末，晏出守宛丘，文正起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將別，以詩敘殷勤，投元獻而去。」（今范文正公集四有過陳州上晏相公詩。）

按本傳及碑均言徙知陳州未及年月，今考宛陵集有「依韻朱學士廉叔憶潁州西湖春色寄獻尙書晏公，且將有宛丘之命」詩一首，編入三十一卷與三十二卷戊子年間。（此詩前有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夢一首，後有戊子三月二十一日孀小女稱稱三首。）詩結句云「喜公移幕府，連賞二州春。」按宛丘古爲陳都，隋移陳州治宛丘，故推知同叔自潁移陳當在此年春日，可與石林燕語互證。

神道碑云：「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

宋祁召還學士院，同叔和其詩。

復齋漫錄載同叔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網索軒窗遠……」等句。考宋祁傳云：「庠爲樞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據幸輔表，庠以八年五月除樞密使，則祁還學士院，同叔和詩，必均在此年也。

皇祐元年己丑——西元一〇四九年，五十九歲。

徙許州——四子崇讓登進士第。

神道碑云：「又徙許州。」本傳云：「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尙書。」茗溪漁隱叢話引昭陵諸臣傳云：「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按同叔於皇祐二年知永興軍，則移許當在此年。

臨川縣志載晏崇讓，殊子，皇祐元年己丑馮京榜中進士，後改名知崇，朝請大夫。按宋史本傳末云：「子知止，朝請大夫。」曾鞏序類要云：「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王銍默記卷中亦有「晏知止作府推時……」一條。是知崇卽知止，臨川縣志誤。據神道碑崇讓，同叔第四子也。

秦觀生。

皇祐二年庚寅——西元一〇五〇年，六十歲。

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兼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辟張先爲通判，先因同叔出姬，作碧牡丹詞，同叔遂復贖之歸。

右依神道碑文。宋史本傳云：「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考仁宗本紀，祀明堂在皇祐二年秋；又歐陽文忠公全集，皇祐二年有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詩，宛陵集送張推官洞赴晏相公辟詩有「送子居大梁，關中乃關外，往者邊事繁，秦民被災害」等句，可與歐詩互證，惟梅詩編入皇祐三年五月後耳。則同叔當於本年秋後知永興軍。

道山清話云：「晏元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以下記同叔出姬，子野作碧牡丹詞事）……」畫邊錄云：「晏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以下記「無物似情濃」語）……」按宋京兆卽今長安，當時屬永興軍。子野於皇祐四年知渝州，（據梅聖俞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詩編入三十九卷，其三十八卷讀月石屏詩下注云：「自此起皇祐三年五月至京後。」卷四十第一首雷陵阻風雨寄都下舊親有「予生五十二，再解居官憂」句。聖俞皇祐五年爲五十歲。送子野知渝詩介皇祐三年與五年間，當在四年矣。查閱是編詩題有關時令者，亦正符合。）則被晏辟，當在二年至三年間。然據梅堯臣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詩有「舊居蒼溪上，久客咸陽東」句，旣云「久客」，則以二年已被晏辟，較爲近似也。子野碧牡丹詞，花草綱目注「晏同叔出姬」，道山清話載同叔有侍兒善歌詞，爲王夫人所不容，出之，子野作碧牡丹詞，使營妓歌，同叔聞之慙然，復贖之歸。綠窗新話引古今詞話所記與此略同，惟誤爲小山事。按同叔以皇祐二年秋後知永興軍，其辟子野當已在年底，則此事似在皇祐三年。因確實年月無從徵考，姑置於此。

皇祐三年辛卯——西元一〇五一年，六十一歲。

徙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本傳云：「徙河南府，遷兵部。」碑云：「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按張子野有玉聯環送臨淄相公詞云：「都人未逐風雲散，願留離宴，不須多愛洛城春，黃花訝歸來晚。」葉落灞陵如翦，淚沾歌扇，無由重肯日歸來，上馬便長安遠。」子野此詞，當是送晏東歸之作，「不須多愛洛城春」者，謂其行將知河南府（宋治洛陽）也。曰「黃花訝歸來晚」，曰「葉落灞陵如翦」，則同叔去長安，必在深秋。子野於皇祐四年秋往渝州（梅聖俞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詩編在八月三日詠原甫庭前林檎花詩後，僅隔詩四首。）是其途晏定在此年矣。

歐陽永叔作「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原詩見歐陽文忠公全集，已引入第五章。按永叔守穎時，改同叔所建之清澗閣爲去思堂，此答杜衍寄示去思堂詩作也。

皇祐四年壬辰——西元一〇五二年，六十二歲。

范仲淹卒。

皇祐五年癸巳——西元一〇五三年，六十三歲。

遣使唁慰永叔母喪。

歐陽文忠公全集書簡卷第二：「某叩首；孟春猶寒，伏維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入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召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忉，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維上爲邦家，精調寢膳。下情區區，謹因人選附以敘謝，某再拜。」（原注皇祐七年）按皇祐止于五年，歐集原注七年當誤。據歐陽文忠公年譜以皇祐四年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五年八月自穎州護母喪歸葬。此書首言孟春猶寒，疑當五年春初事也。

晁无咎生。

至和元年甲午——西元一〇五四年，六十四歲。

六月以疾歸京師；八月疾少間，留侍經筵。——是年春曾偕韓維等游洛陽諸名勝。

宋史本傳：「以疾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興起居，儀從如宰相。」

神道碑：「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

韓維南陽集鈔有「陪晏相公遊韓王水禮園」及「出留守府之東游李相園趙令竹林觀楚家桂樹子，去歲數從元獻

公爲此行，作三絕以道悲愴之意。二詩，前一首詩云：「行遍洛川南北岸，自憐探賞頗窮幽；不知物外清閑境，只在韓王水滸頭。」此詩雖無年月，然與後首連接，疑係本年所作，「行遍洛川南北岸」想見游興不淺也。

至和二年乙未——西元一〇五五年，六十五歲。

正月丁亥薨。仁宗臨喪，以不卽視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詔特輟朝二日。三月癸酉，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勅歐陽修撰神道碑銘。王洙爲書碑文。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仁宗皆命以官，以其次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

仁宗本紀：「至和二年，正月丁亥，晏殊薨。」

本傳：「逾年病浸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卽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按宋史以同叔與龐籍、王隨、章得象合傳，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神道碑云：「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稍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敕史

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其銘曰：「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喪，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按仁宗命其子孫及甥以官，亦見碑。

歐集晏碑銘跋云：「……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爲正。」按碑首爲仁宗御篆，見澠水燕談錄卷九。謚爲蘇頌擬議，見石林燕語卷九及蘇魏公集。

同叔既卒，平生交游如歐陽修、梅堯臣、韓維……等俱有挽辭，各見本集。同叔之墓，後爲盜所發，以僅獲金數兩，恚而碎其骨，事見東軒筆錄等書（詳見本書附錄同叔軼事八）。

嘉祐元年丙申——西元一〇五六年。

周邦彥生同年，鄭俠十六歲，黃庭堅十二歲。

嘉祐二年丁酉——西元一〇五七年。

王洙卒。

嘉祐五年庚子——西元一〇六〇年。

梅堯臣卒。

嘉祐六年辛丑——西元一〇六一年。

宋祁卒。

嘉祐八年癸卯——西元一〇六三年。

賀鑄生。三月仁宗崩，鉅鹿公曙即位。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西元一〇六四年。

黃庭堅赴試禮部，留京師。

治平三年丙午——西元一〇六六年。

宋庠卒。

治平四年丁未——西元一〇六七年。

正月，英宗崩，太子頊即位。

神宗熙甯二年己酉——西元一〇六九年。

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始行新法。

按安石初爲參知政事，一日，問同叔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見東軒筆錄）

熙甯五年壬子——西元一〇七二年。

歐陽修卒，富弼致仕。

熙甯六年癸丑——西元一〇七三年。

鄭俠自光州司法參軍秩滿入都，見安石言新法非便，安石不悅。

熙甯七年甲寅——西元一〇七四年。

十一月，小山因鄭俠流民圖事被牽入獄，旋釋出。是年，鄭俠三十四歲。

侯鯖錄載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叔原因神宗稱其詩得釋，惟未紀年月。茲考宋史鄭俠傳及西塘集自記，知流民圖案經過如下：

熙甯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皆無生意。時俠監安上門，自觀東北流民困苦狀，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於三月二十六日，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台司，疏中痛陳新法之病及流民困苦。末謂：「如陛下觀

圖，行臣之言，三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時韓維通判銀台通進司，特爲奏，神宗觀圖長吁，寢不能寐。翌日罷新政十八事。四月一日下責躬詔。初四日晚得雨。初五日，一日一夜大雨。初六日早朝，神宗出俠所進狀並圖，宣示宰執。王安石而下各謝罪。先是，銀台通政司具俠擅發馬遞取旨，已蒙赦罪。至是因黨安石者乞追逮付有司勘罪，乃有旨下開封取勘。安石去，呂惠卿參政，俠又上疏論之，并言禁中有披甲登殿事。十一月初五日，准勅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初七日押出門，旋以呂惠卿言披甲登殿等事皆韓絳馮京告俠，神宗以責京，京驚奏與鄭俠素不相識，乞賜追回對證。故俠於初九日行至陳州，忽見開封府差人到陳州勾迴，至太康，又見舒寬來搜衣籠文字櫃等。俠到御史獄始知所由。小山下獄，當在此時。其詩蓋因搜俠家有無與馮京往還書簡而得之也。

熙甯八年乙卯——西元一〇七五年。

竄鄭俠於英州。

按宋史云：「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

韓琦卒。

元豐元年戊午——西元一〇七八年。

張先，劉恕卒。

元豐四年辛酉——西元一〇八一年。

曾鞏爲史館修撰，爲同叔作傳。

韓維曾子固神道碑銘云：「……元豐……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學。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考能改齊漫錄跋同叔手帖云：「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筆，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按曾子固卒於元豐六年，則傳晏當在此年或明年也。

元豐六年癸亥——西元一〇八三年。

李清照生。

按易安評同叔等作爲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往往不協音律，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等始能知之，而晏苦無舖敘云云。茗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富弼，曾鞏均卒。韓縝知樞密院事。

元豐八年乙丑——西元一〇八五年。

韓縝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神宗崩，太子煦即位。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西元一〇八六年。

小山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

聞見後錄載叔原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今考知此韓少師卽縝也。宋史韓縝傳云：「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觀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按熙寧八年七月詔韓縝知河東割地以畀遼。」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是年鄭俠四十六歲，小山恐已五十餘矣。

王安石，司馬光均卒。

元祐二年丁卯——西元一〇八七年。

同叔長女卒。

蘇軾撰富鄭公神道碑云：「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富弼卒於元豐六年，至本年恰後四年也。

元祐三年戊辰——西元一〇八八年。

劉攽卒。

紹聖元年甲戌——西元一〇九四年。

馮京，沈括均卒。

紹聖四年丁丑——西元一〇九七年。

韓縝卒。

元符元年戊寅——西元一〇九八年。

韓維卒。

元符三年庚辰——西元一一〇〇年。

秦觀卒。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西元一一〇一年。

范純仁、蘇軾、蘇頌均卒。

崇甯四年乙酉——西元一一〇五年。

黃庭堅卒於宜州。

大觀元年丁亥——西元一一〇七年。

程頤卒。

大觀三年己丑——西元一一〇九年。

八月十七日，徽宗幸李師師家（據李師師外傳）。

大觀四年庚寅——西元一一一〇年。

晁无咎卒。

本年三月，徽宗再幸李師師家。

政和五年乙未——西元一一一五年。

政和六年丙申——西元一一一六年。

周邦彥提舉大晟府。

宣和元年己亥——西元一一一九年。

鄭俠卒，享年七十九歲。小山長於俠，疑此年已卒矣。

第九章 二晏詞的時代背景

同叔時代——專制主義之極度發展——商業資本經濟的繁榮——小山時代——農村經濟之漸趨崩潰——

強鄰環伺下之民族危機

文學爲社會的產物，有如何之社會背景，即產生如何之文學。蓋文學乃社會上一切意識形態之一種，其轉變，其任務，悉視社會之轉移爲轉移。歷代文學思潮之演變，決非少數人有意的改造，實社會環境有以致之。個人爲社會中一員，雖天才亦不能超出潮流以外。故欲估量某時代文學，必先考察其社會背景，明瞭其時代精神，方得正確的觀念，作公平的評價。研究一時代之文學如此，研究某一文學作家亦必如此。魏文帝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所以然者，時代異耳。晏氏父子同生北宋，而其文學上之表現各異，誠以此百餘年間，社會背景已有相當變化。同叔所代表者爲真、仁兩朝時代，而小山詞則反映神宗以後社會也。茲分述之：

一 同叔時代

1. 專制主義之極度發展

自唐末歷五代以至宋初，在歷史上爲混亂時期。趙匡胤兄弟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國，復取荆南，收吳越，下南唐，滅北漢，用兵數十年，迄太平興國四年，卒能削平羣雄，使五代割據局面復合爲一。天下既定，統治者遂更進而求政權統一之久遠。深恐驕兵悍將再演陳橋兵變故事，不得不建立極度的專制主義以鎮壓之。邵氏聞見錄云：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日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

「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歡，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以上又見涑水紀聞等書。）

此卽歷史上所最豔稱宋太祖杯酒釋兵柄經過，一面似太平盛事，一面正表現有無限的猜忌，險狠，殺機存乎其中。宋稗類鈔云：「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登對而須先於中書供狀，開國之際，紀綱之嚴，可以概見，殆亦歷朝所罕觀與！」

眞仁卽位，積威之下，專制主義遂發展而益臻鞏固。如眞宗之世，天書屢降，祥瑞沓至，改元封禪，上下若狂。至今吾人讀史，猶覺其妄誕可笑，何當時竟無一人諫阻。宰相王旦奉詔爲封禪大使，迨至臨歿，悔不諫天書之失，遺命削髮披緇以殮。然則，非不知也，實不敢持異議耳。文人在此種環境之下，惟有歌頌昇平而已。

且天下既定，君主多獎勵文學，以歌詠太平盛事。貢父詩話云：「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文喜宴，

常作詩贈之，景祐朝因以爲故事。」蓋宋自太祖以後，君主大都能文，故獎勵臣下亦愈力。真仁之賜詩尤多。迨徽宗立大晟樂府，宋初君主愛而諱言之詞，至是乃更明白提倡。又宋有春秋二宴，賞花釣魚，飲酒贈詩爲樂，佳時令節，君臣相和，於是侍從文學之士不得不在君主提倡之下，雍容揄揚。凡屬近臣，莫不有應制之作，無論其爲賦，爲詩，爲詞，內容不外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以博帝王之歡心，達個人之希冀。此種宮廷文學，雖歷代俱有，要推宋代爲尤盛。以阿諛誇張爲尙，偶不慎或竟得咎。如蘇易簡以忠孝一生心一語，大得賞賜（歐陽靖綴遺）；曹翰因應詔一詩而數遷官（見青箱雜記）；小山曾以鷓鴣天「碧藕花開水殿涼……」爲仁宗所激賞。而柳永則一見黜於「淺斟低唱」，再見黜於「太液波翻」，至若周邦彥以少年遊一詞獲罪而遭貶，復以蘭陵王一詞見賞而爲大晟樂正，宋稗多載其事。蓋非作品本身優劣問題，但視其能合君主之意與否耳。

同叔集中，如燕歸梁之「中秋五日，風清露爽，猶是早涼天，蟠桃花發一千年，祝長壽，比神仙。」睿恩新之「紅絲一曲傍階砌，珠露下，獨呈纖麗。剪鮫綃，碎作香英，分彩線，簇成嬌蕊。」玉堂春之「斗城池館，二月風和烟暖，繡戶珠簾，日影初長，玉轡金鞍，繚繞沙隄路，幾處行人映綠楊」等，或係祝壽，

或係詠物，或係歌頌昇平。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特稱之爲「魚目」，謂其無內容，少風致，讀之如嚼蠟，而壽詞尤劣。按珠玉集中此類詞頗不少，蓋大都應制進獻之作。如浣溪沙云：「三月和風滿上林，牡丹妖豔值千金，惱人天氣又春陰。」當是詠禁中牡丹之作，以同叔又有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謂「准傳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可爲證明也。其他雖不能盡考，然必因有上述之時代背景而產生，則信無疑義，吾人固不必以其爲「魚目」而深責之。

2. 商業資本經濟的繁榮

宋結五季紊亂之局，統一中原，復經眞、仁兩朝的休養生息，雖強鄰環伺，而國內確有太平氣象，於是商業資本經濟遂於此種寧靜局面之下日趨繁榮。都市生活競尙豪侈，當時汴都爲京師所在，尤見金迷紙醉。周邦彥之汴都賦，雖未免鋪張揚厲，言大而夸；然如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當係紀實，其序云：

「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

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

以上所述，雖係徽宗時之汴京，然據「太平日久」一語，知徽宗前已然矣。其江南都市如杭州，蓋亦不在汴都下。張先破陣樂云：

「四堂互映，雙門並麗，龍閣開府。郡美東南第一，望故苑樓臺霏霧。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吳歌處處。近黃昏，漸更宜良夜，簇繁星燈燭，長衢如畫。暝色韶光，幾許粉面飛蕙朱戶。和煦雁齒橋紅，裙腰草綠，雲際寺林下路。酒熟梨花賓客醉，但覺滿山簫鼓。盡朋游同民樂，芳菲有主。自此歸從泥詔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風月，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

柳永望海潮云：

「東南形勝，江湖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

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嶺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弄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相傳此詞後爲金主亮所聞，欣然有慕於錢塘之繁華，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外如揚州、成都等地，類皆有新的發展，最低亦恢復其固有之繁榮。歲時廣記鬻蠶器條云：

「樂城文蠶市詩序云：『眉人以二月望日鬻蠶器，謂之蠶市焉。』……張仲殊詞云：『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人散後，繭館喜綢繆，柳葉已饒烟黛細，桑條何似玉纖柔，立馬看風流。』」

以上述成都蠶市之盛，具有商業資本社會之繁榮也。

社會既因統一而得較久之安定，商業資本又因社會的安定而得盡量發展，都市又因商業資本之發展而愈趨繁榮。於是號稱豔科之詞遂應客觀的需要而突飛猛進，而代表此一時代的文學精神。能改齋漫錄云：「詞自南唐以來，但有小令。其慢詞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觀此則商品經濟之發展，都市之繁榮，實整個的宋詞產生背景。同叔在此種孕育之下，

宜其多「風調雨順雅」「和婉明麗」之作也。

二 小山時代

1. 農村經濟之漸瀕崩潰

宋初一切典章制度，多承唐代之舊，當時所謂太平，實係苟安之局，於國計民生未能有根本辦法也。仁宗之世，亦嘗奮然有爲，欲因羣賢以致治。故范仲淹、歐陽修均曾上書論時事，不幸爲小人所忌，言未行而諸賢均罷去。逮神宗時，王安石復上萬言書，詳陳新法。神宗用其策，以期除舊布新，進而圖治。安石之政治主張，在吾人今日視之，誠不愧爲切中時弊。無如當時諸臣，黨見甚深，不僅不表同情，更從而破壞之。於是宵小競進，而安石之法遂敗壞於小人之手。欲利民轉以病民，欲救國轉致誤國。馴至農村經濟，日趨破產。益以天災迭見，人民流離失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皆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糍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據宋史鄭俠傳）時鄭俠監安上門，因悉

繪爲流民圖，奏之神宗。其疏云：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中言羣臣輔君不以道，並請罷一切斂掠不道之政。）……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代棗，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日，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哉……」（見西

塘集）

讀鄭俠此疏，則當時農村經濟已瀕崩潰，大略可見，然此猶可謂爲天災劇變中一時情況。更查司馬光奏請免永興軍路青苗免役錢云：「伏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今又聞欲令州縣出免役錢。若果行此，其爲害又必甚於青苗……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當陝西凋敝之時乎？伏乞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光以熙寧三年九月罷翰林學士出知永興軍，則農村經

濟之窘迫，固自熙寧三年已然矣。

當時民間之疾苦如此，而立朝大臣，各執己見，互相傾軋，黨安石者有呂惠卿、章惇、曾布、蔡京等，而曾鞏、司馬光及蘇軾兄弟皆反對安石之最著者。終北宋之世，一反一覆，互爲消長，而人民之痛苦愈深，農村經濟愈崩潰不可收拾，稍有遠慮者固知天下大亂之不可避免也。小山對於當時政治意見，已不可考。察其交遊，似與舊黨接近。然山谷序其詞有平生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等語，則小山容別有主張也。

2. 強鄰環伺下之民族危機

國內農村經濟既已陷於絕境，而環顧國外，則異族侵凌，有增無已。蓋宋自統一中原，鑑於前代外重內輕之失，遂集權中央，邊郡無重鎮，異族乘機侵入。且宋重文治而輕武功，自太祖幽州之敗，已厭言兵，眞宗親征澶州，結果亦僅與遼約爲兄弟而歲輸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之世，更歲增銀絹各十萬，而元昊又崛起於西，復歲給銀絹茶綵至二十五萬五千之多。但知卑辭厚禮以言和，未聞籌一長治久安之策。尤可笑者，眞宗澶淵既盟，封禪之事旋作，上下欺罔，如病狂然。宋史眞宗贊謂

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觀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使其推測未誤，則計亦誠未矣。逮神宗時，絹幣已不足贖強敵之欲，遂不得不割河東六百里之地以畀遼。徽宗之世，金盛於北，又不知存遼以造成均勢，轉聯金攻遼，徒博一時之快，致汴京不旋踵爲新敵所破。總之：北宋自神宗以後，蓋無日不在內憂外患交侵中也。

國內外之危機如此，而立朝大臣猶不能和衷共濟以謀國；都市羣衆亦不知禍難之將臨，直至金人鐵騎踏破汴京，始稍稍驚醒朝野迷夢。但敏感的詞人，在此種惡劣環境之下，早已感覺來日大難。無如君臣歡狂，追求娛樂；人心已死，莫可挽回。生丁季世，救國無方，徒增傷感。於是激成其性情之乖僻，且縱酒放恣，作變態的享樂，更表現於其文學作品中。黃山谷謂小山之詞，士大夫以爲有臨淄公之風耳，罕能味其言也。馮煦曰：「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夫豈好爲傷心哉，蓋特殊之環境有以使然耳。

第十章 二晏詞的歷史根源

「韋應物詩沒脂粉氣」——「祖述二主，憲章正中」——小山「有臨淄公風」

二晏詞的時代背景已具述於上，茲更探尋其歷史的來源。大凡一種文體發達至極純熟時，必有一度劇變。五代之詞，即承唐代詩體之弊而產生者。陸游云：「晚唐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所謂愈卑者，即純熟至無可發展之謂。簡古二字，意實指其清新。前人重復古，故有是論也。五季時代短促，雖詞家輩出，而此新文體之小詞，終未達極純熟之境，後來者猶有發揚光大的餘地，同叔即此潮流之承繼者。故雖生於宋，實未能超出五代之範圍。惟昔人往往以模倣爲來源，此實謬見。茲余所論，乃述其在文學演變的潮流中，前後之關係與影響云爾。

一 「韋應物詩沒脂粉氣」

狹義的詩與詞，固可因形式上的不同而目爲二物。若就廣義言之，則詞亦詩體之一種耳。宋詩之發達，在量的方面，實可驚人；但問其內容，則不逮詞遠甚。誠以宋人過於重視詩體之尊嚴，真情不敢盡量流露，故形存而質實亡。真正能表現人生者，乃號稱詩餘之詞。因之前代作風所影響於宋者，其形式見於詩，而精神則見於詞焉。

同叔之詞，似曾受韋應物相當影響。青箱雜記云：「晏元獻公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粉氣。』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集梁文選以後迄於唐，爲集選五卷，而詩之選尤精，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又梅堯臣途中寄上晏尚書二十韻有句云：「解艇水驛無幾舍，新詩又遣牙兵持。上言行李覽物景，聊可與婦陳酒卮；下言狂斐頗及古，陶、韋比格吾不私。……」觀此則同叔愛讀韋應物詩，且選詩亦取其近似韋作，甚至評梅聖俞之詩，亦謂其可比格陶、韋，同叔蓋以韋作爲詩中極致矣。

考陶、韋並稱，韋應物曾有「嘗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之句，昔人遂謂韋詩出於淵明，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韋之五言古體源出於陶，而溶化於三謝，故真而不樸，華而不綺，但以爲步趨柴

桑，未爲得實。『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陶詩安有是格耶？『章詩來源問題，姑置不論，至其所評真而不樸，華而不綺，實甚的當，同叔之詞亦如之也。』

章應物之詞，已不多見；所傳三台，調笑令各二首，見全唐詩。其三台之「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及「冰泮寒塘水綠，雨餘百草皆生。」等句，與珠玉詞的風格誠有相近之處。至其調笑令如「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則小山所作略似之。章之詩集猶存，同叔詩則所作雖逾萬篇，而今得傳者多爲斷句，全存者除應制外僅若干首而已。故二人之詩無從比較，然卽以章詩比晏詞，其近似之點，亦大略可見。則同叔之曾受章氏影響，實不可掩之事實也。

二 「祖述二主，憲章正中。」

劉攽中山詩話曰：「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劉熙載藝概亦云：「馮延巳詞，同叔得其俊。」毛晉曰：「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周濟曰：「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

晏精力尤勝。」以上諸說，歷來論詞者往往引爲重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

夫溫、韋自來並稱，然其作風實有相異處，故中國詩史曾析之爲二派，而述其區別云：

(1) 就詞句上論，溫派喜穠麗，韋派尙清疏；溫庭筠的菩薩蠻與李煜的相見歡便是絕好的對照。

(2) 就內容上論，溫派多限於男女相思；韋派則於男女相思外，時兼寫身世之感。如韋莊的菩薩蠻，李煜的浪淘沙、虞美人諸詞，皆溫派詞人所沒有的。

以上區分，原未盡妥，如馮延巳詞之色彩，實較韋莊爲濃豔；然就大體言之，則延巳與南唐二主仍當列於韋派；而同叔之所作，則接近於馮、李者也。

所謂接近，實非絕對相似之謂。晏詞清淡，馮、李詞則色彩較濃，其異一也；晏詞閑雅，馮、李詞則音調哀婉，其異二也。如此細加分析，則其相異之處正多，更何影響之有。須知每一作家，必有其固有的特殊風調。嚴格言之，同叔固不與任何一家相同。不過在作品上雖無摹倣痕跡，而精神上終難逃歷史的支配云爾。

總之馮、李既同屬一派，則謂同叔受二主之影響可，受馮延己之影響亦無不可。故馮煦曰：「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辟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亦正以其並非源自一家耳。

三 小山「有臨淄公風」

昔人論詞，往往將晏氏父子並稱，蓋以其來源及成就大致相同也。惟陳直齋云：「叔原在諸名勝集中，獨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毛晉亦云：「小山集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嬌施之袂。」黃庭堅序小山集又曰：「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公之風耳，罕能味其言也。」以上似與尋常見解有異，茲更分別論之。

花間爲詞中總集之最早者，五代十國詞人作品，多賴此集保存，惟李氏父子及馮延己之詞均未收。或疑其因作風與溫、韋不同之故，按之實際，則該書似尙無派別之見，選者居蜀，局於見聞，故所錄蜀人爲多。且該集止於西元九四〇年，其時南唐建國尙不及四年，則馮、李詞之不及收入，實因時

代過晚，無足怪異。故花間集雖未臻完備，而收羅之富，已足規當時風氣一斑。以此言詞者均目爲瓊寶，公認爲小詞之極致。陳毛二氏謂小山詞「直逼花間」，「高處或過之」者，意卽譽其詞已登峯造極也。且小山詞似馮李馮李，近於韋莊，韋爲花間詞人之一，則謂小山源於花間，又何不可。要之五代十國詞人，其作風大致相似，卽如韋與溫雖有相異處，亦有相同處，吾人亦可謂韋曾受溫相當影響。晏氏父子繼續五代十國餘緒，實近承馮李之業而遠紹花間遺風也。

至山谷謂士大夫以爲小山有臨淄公風耳，罕能味其言也。其意蓋歎士大夫實不知小山。余以爲二語均有其是處。山谷於詞爲當行，故其所論者爲詞之內容。二晏詞的產生背景既有差別，則其所表現的風調，當然不同。士大夫徒見同叔喜作詞，小山亦善爲之，遂謂有臨淄公風，宜山谷有罕能味其言之歎。但就詞的形式言，則小山確有臨淄公風。同叔生於宋初，故猶承唐五代小詞的舊體。迨仁宗朝，慢詞漸興，張先、柳永輩已走向此新的道路，小山生於仁宗之世，卒於北宋將亡，尙及與周邦彥同時，在詞壇一變再變的潮流中，獨謹守此舊體，是不僅有臨淄公風，就歷史根源言之，實有唐五代遺風也。

第十一章 二晏詞的風格

華貴——閒雅與風流——清越與沈鬱——淺俗

二晏同承五代詞風的餘緒而繼續發展，以此體裁風格頗有相似之處；惟因背景不同，個性差異，故仍各有其特點。茲分述之：

一 華貴

華貴爲二晏共同具有之風格，同叔起自田里，早年顯達，歷官要職，位極人臣。且雖生於積弱之宋，而眞仁兩朝比較尙屬太平盛世。環境如此，本身之遭遇又如此，宜其志得意滿，而表現於文學者，亦復氣象雍容，華貴瞻麗。小山生於富貴家，耳目濡染，多滿足的生活；雖其後仕宦連蹇，社會亦多隱憂；然方少年時，必爲翩翩佳公子，所見皆歌舞昇平也。故其詞之華貴，不亞於同叔；且其表現力更較

乃父爲勝焉。同叔詞之華貴者如：

宿酒纔醒厭玉卮，水沈香冷懶熏衣，早梅先綻日邊枝。……（浣溪沙）

楊柳陰中駐彩旌，菱荷香裏勸金觥，小詞流入管絃聲。……（浣溪沙）

簾旌浪卷金泥鳳，宿醉醒來長鬢鬆。海棠開後曉寒輕，柳絮飛時春睡重。……（木蘭花）

池塘水綠風微暖，記得玉眞初見面，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木蘭花）

一霎秋風驚畫扇，豔粉嬌紅，尙折荷花面。草際露垂蟲響徧，珠簾不下留歸燕。……（蝶戀花）

南雁依稀迴側陣，雪霽牆陰，偏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酒困，爐烟卷穗燈生暈。……（蝶戀花）

以上係就浣溪沙，木蘭花，蝶戀花三調各錄兩段，雖金玉錦繡諸字不多見，而自有華貴氣。同叔素主

張「富貴氣象」說，詳見本書第十二章，茲所錄亦以此爲標準。其多用金玉字樣者，俗人或以爲華

貴，實則甚卑俗也。同叔詞雖每首均有華貴氣象，然色彩尙不及小山濃厚。茲更錄小山詞若干首於

下，以資比較：

彩袖慙慙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葉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鷓鴣天）

鬪鴨池南夜不歸，酒闌紈扇有新詩，雲隨碧玉歌聲轉，雪繞紅綃舞袖回……（鷓鴣天）
題破香箋小研紅，詩成多寄舊相逢。西樓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細細風……（鷓鴣天）

金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繡被春寒夜……（生查子）

旖旎仙花解語，輕盈春柳能眠，玉樓深處綺窗前，夢回芳草地，歌罷落梅天……（臨江仙）

白紵春衫楊柳鞭，碧蹄驕馬杏花韉，落英飛絮冶遊天。南陌暖風吹舞榭，東城涼月照歌筵，賞

心多是酒中仙——（浣溪沙）

上舉諸例，如西樓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細細風，及南陌暖風吹舞榭，東城涼月照歌筵等句，均不用金玉錦繡字而極有富貴氣象。與同叔海棠開後曉寒輕，柳絮飛時春睡重。草際露垂蟲響徧，珠簾不下留歸燕等語正相似。至雲隨碧玉歌聲轉，雪繞紅綃舞袖回一聯，與同叔之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意同而造語尤勝。宜王國維謂其「矜貴有餘」也。

與小山同時詞家，如賀方回，張耒東山詞序稱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其

小重山云：

「簾影新妝一破顏，玳筵回雪舞，小雲鬢。瓊枝擢秀望難攀，凝情處，千里望蓬山。歌斷酒闌珊，畫船簫鼓轉，綠楊灣。墜鈿殘燎水堂關，斜陽裏，雙燕伴人閒。」

又其浣溪沙云：

「翠縠參差拂水風，暖雲如絮撲低空，麗人波臉覺春融。纓掛寶釵初促席，檀膏微注玉杯紅，

芳醪何似此情濃。」

凡此皆華貴足與二晏比擬，然究不甚多，非若晏氏父子之幾於每闕均有華貴氣象。故王銍默記謂賀方回徧讀唐人遺集，善取其意，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晁无咎亦稱元獻（據所稱引鷓鴣天「舞低歌罷」二句，應作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知其人不住三家村。蓋均美其詞之華貴，評論甚當。或謂小山方回之華瞻，均得於馮延巳，余以爲在歷史的根源上，小山當受馮氏相當影響，然究能自出新意，不落前人窠臼也。

二 閒雅與風流

二晏詞的第二特色，爲同叔閒雅而小山風流，閒雅與風流非有絕對不同處，特風流較閒雅更進一步耳。同叔詞無強烈的彩色，無淒厲的音調，但出以平淡之筆，和婉之節，而聲調自然，意境清新，形成一種閒雅的特殊風格。茲錄數例於後：

「紅蓼花香夾岸稠，綠波春水向東流，小船輕舫好追遊。漁父酒醒重撥棹，鴛鴦飛去卻回頭，

一杯銷盡兩眉愁。——浣溪沙

小閣重簾有燕過，晚花紅片落庭莎，曲闌干影入涼波。一霎好風生翠幕，幾回疎雨滴圓荷，酒

醒人散得愁多。——浣溪沙

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紫薇朱槿初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

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清平樂

斗城池館，二月風和烟暖，繡戶珠簾，日影初長。玉轡金鞍，繚繞沙隄路，幾處行人映綠楊。小檻

朱闌回倚，千花濃露香。脆管清絃，欲奏新翻曲，依約林間坐夕陽。——玉堂春

以上諸詞，頗能表現一種和婉的情調，暇豫的風度，雖近於韋莊的清俊，實不盡相似。蓋各有其社會

背景與歷史來源也。同叔亦往往作豔詞，雖自稱不會作「鍼綫閒拈伴伊坐」。小山亦爲之辯護，謂「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但按之集中，如：

「玉腕冰寒滴露華，粉融香雪透輕紗，晚來妝面勝荷花……（浣溪沙）

……回繡袂，展香茵，敍情親，此時拚作千尺游絲，惹住朝雲。（訴衷情）

……遏雲聲，回雪袖，占斷曉鶯春柳。纔送目，又顰眉，此情誰得知。（更漏子）

……當此際，青樓臨大道。幽會處，兩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長年少。（迎春樂）

……蓮葉層層張綠繖，蓮房個個垂金盞，一把藕絲牽不斷，紅日晚，回頭欲去心撩亂。（漁家傲）

（傲）

此類盡屬綺語，固不僅「少年拋人容易去」爲然，但方之小山，究有遜色。蓋同叔身居朝廷，觀瞻所繫，作詞已覺非是，更何敢作豔詞。而小山則毫無拘束，飲酒縱樂之餘，自不禁將其放佚行爲表現於詞，以發揮其思想情緒。故「風流」二字，惟小山足以當之。今試舉其詞：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

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鷓鴣天

鞦韆院落重簾暮，彩筆閒來題繡戶。牆頭丹杏雨餘花，門外綠楊風後絮。朝雲信斷杳何處，應

作襄王夢裏去。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木蘭花

妝席相逢，旋勻紅淚歌金縷。意中曾許，欲共吹花去。長愛荷香柳色，殷橋路，留人住，淡煙微雨，

好箇雙棲處。——點絳脣

……箏絃未穩，學得新聲難破恨。轉枕花前，且占香紅一夜眠。——減字木蘭花

……昭陽殿裏春衣就，金縷初乾，莫信朝寒，明日花前試舞看。——采桑子

……常記東樓夜雪，翠幕遮紅燭。還是芳酒杯中，一醉光陰促。曾笑陽臺夢短，無計憐香玉。此歡

難續，乞求歌罷，借取歸雲畫堂宿。——六么令

小山少年浮沈酒中，耽於聲色。所製悉付歌兒蓮鴻、蘋雲輩，故其全集幾於無首非豔詞，真所謂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減桃葉、團扇。山谷自謂「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責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是山谷自視其詞，

尙不及小山之豔矣。又曰：「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致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與叔原同時耶？』其讚美可謂備至。乃末云：『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晏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意者山谷猶有「文以載道」觀念，以爲必如此作結，持論方不失正歟？然小山之詞，雖風流豔麗，仍無褻嫫之失，以視歐陽修之「刻襪重來，半鞦烏雲金鳳釵，行笑行行連得抱，相挨，一向嬌癡不下懷。」（南鄉子見醉翁琴趣外編）「柳永之」待伊要尤雲殢雨，纏鴛衾不與同歡，儘更深款款問伊，今後更敢無端。」（雨中花慢）及「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衣恁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菊花新見升庵詞林萬選）「周邦彥之」玉體倦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啾，雨收雲散眉兒皺。」（青玉案）及「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臥。」（滿路花）等詞，固相去甚遠，山谷謂爲「狹邪之大雅」也。

小山此類詞，求之前人，頗與後主之初期作品近似，如後主之一斛珠云：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溫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澆，繡床斜倚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又其菩薩蠻云：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假人顛，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皆善寫風流之情，歡愉之境，而能使人不覺其卑俗，不感其淫褻，雖百讀而不厭，小山蓋曾受其影響者也。

三 清越與沈鬱

人爲感情動物，其喜怒哀樂，完全視環境爲變易，其作品則更因其情感之變動，而形成種種不同的風格。如後主方儉安江南，生活於大周后溫馨的懷抱中，其在文學上的表現，多華貴溫柔的情調。但興盡悲來，亦可使之惆悵感慨，故往往又有清越的作品。如應天長之「垂簾靜，層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阮郎歸之「流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等是也。迨大周后既沒，笙歌未散，人事已非，國勢日衰，朱顏漸改，在在均令人頹唐短氣，故其作風遂一變而爲沈鬱。例如「轉燭飄蓬一夢歸，欲

尋陳迹恨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浣溪沙）「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錦堂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相見歡）蓋皆此時期作品也。同叔少年富貴，其處境頗類後主卽位之初，故華貴閒適而外，只能有音調清越之作。至小山則暮年遭遇，大似後主將亡國前狀況。歌兒星散，恍同隔世；當年韻事，渺不可追。且國事日非，情懷漸老，宜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而多沈鬱之音也。

同叔詞之清越者，如：

「已是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河山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

不如憐取眼前人。」——浣溪沙

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滴淚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朧明，好夢頻

驚，何處高樓雁一聲。——採桑子

昨日探春消息，湖上綠波平，無奈遠隄芳草，還向舊痕生。……（相思兒令）

……樓高目斷，天遙雲黯，只堪憔悴，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撼庭秋

細草愁烟，幽花怯露。凭闌總是銷魂處。日高深院靜無人，穿簾海燕雙飛去。帶暝羅衣，香殘蕙炷。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踏莎行

檻菊愁烟蘭泣露，羅幙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鵲踏枝

上錄諸詞，音調清越，與和婉閒適大異。自來評晏詞多舉其「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以爲天生巧對。「重頭歌韻響琤深，入破舞腰紅亂旋。」謂爲管絃家語。惟王國維獨愛「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數句（見人間詞話）而吳梅則稱其「滿目河山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語較「無可奈何」勝過十倍而人未之知。（見詞學通論）蓋均取其清越也。

小山非無清越作品，惟沈鬱之調較多。例如：

「……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離人淚。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蝶戀花）

……夢入江南烟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裏銷魂無說處，覺來惆悵銷魂誤。——（蝶戀花）

〔花〕

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疎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樓中到夕陽。——〔鷓鴣天〕

陌上濛濛殘絮飛，杜鵑花裏杜鵑啼，年年底事不歸去，怨月愁煙長爲誰。——〔鷓鴣天〕

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生查子〕

……絳蠟等閒陪淚，吳蠶到了纏綿，綠鬢能供多少恨，未肯無情比斷絃，今年老去年。——〔破

陣子〕

……花不語，水空流，年年拚得爲花愁，明朝萬一西風勁，爭奈朱顏不耐秋。——〔鷓鴣天〕

……知音敲盡朱顏改，寂寞時情，一曲離亭，借與青樓忍淚聽。——〔采桑子〕

……淚彈不盡臨窗滴，就硯旋研墨，漸寫到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爲無色。——〔思遠人〕

讀以上諸詞，自覺其悱惻纏綿，極沈鬱之致。較之同叔，深淺固自不同。卽如同叔之「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小山則云：「絳蠟等閒陪淚。」又云：「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僅就「向」「陪」「替」三字比較之，其意境實大有差別。「向」字尙不及「陪」字之深，更不敢

望「替」字矣。小山此類詞與馮延巳之「起來檢點經遊地，處處新愁，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采桑子）及「如今別館添蕭索，滿面啼痕，舊約猶存，忍把金環別與人。」（采桑子）等作亦尙近似，至方之後主歸宋後所作，又大不相同。後主晚年作品如「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薛侵階，一桁珠簾閑不捲，終日誰來。」（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蓋備受人間苦痛，有無限悲傷，故吐此淒厲哀怨之音。小山遭遇尙未不幸至此，故所作亦不能與之比擬也。

與小山同時詞家如秦少游、賀方回等，作風亦頗相似。少游之「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踏莎行）方回之「滿眼青山恨西照，長安不見令人老。」（鳳棲梧）皆沈鬱淒厲，不讓小山，蓋因社會背景，歷史根源及個人天才大致均同故也。

四 淺俗

以上各節所述皆二晏詞情調的勝處，在此數者交融之下，遂形成其優越的風格。然同叔頗有

一部分作品，甚嫌膚淺卑俗。吳梅云：「細讀全詞，頗有可議者，如浣溪沙之淡淡梳妝薄薄衣，天仙模樣好容儀，訴衷情之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又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諸語，庸劣可鄙，已開山谷三變俳語之體，余甚無取也。」余以爲吳氏所舉，猶非同叔詞之劣者，其更劣者有四種：曰無病呻吟；曰歌諛君主；曰祝壽；曰詠物。茲各舉例如下：

(1) 無病呻吟：

「莫話匆忙，夢裏浮生足斷腸。」采桑子（）

何人解繫天邊日。采桑子（）

人生樂事知多少，且酌金盃。采桑子（）

兔走烏飛不住，人生幾度三臺。清平樂（）

暮去朝來卽老，人生不飲何爲。清平樂（）

金烏玉兔長飛走，爭得朱顏依舊。秋蕊香（）

今朝有酒今朝醉，遮莫更長無睡。秋蕊香（）

朝雲聚散真無那，百歲相看能幾個。（玉樓春）

時光只解催人老，……浮生豈得長年少。（漁家傲）

所惜光陰去似飛。（破陣子）

此類詞句，在珠玉集中，隨處可見。皆無沈摯的情感，實與真正嘆光陰易逝、傷聚散無常者有異。蓋同叔於富貴得意之餘，念百年之易盡，歡愉之難再，偶生愁緒，輒見之於詞。但究係一瞬的感覺，不能久佔心靈，故表現於文學上者亦不充實，不深刻，徒令人讀之生厭，故可謂之無病呻吟也。

（2）歌詠君主：

「玉池波浪碧如鱗，露蓮新，清歌一曲翠眉嚬，舞華茵。滿酌蘭英酒，須知獻壽千春，太平無事

荷君恩。荷君恩，齊唱望仙門。——望仙門

玉壺清漏起微涼，好秋光，金杯重疊滿瓊漿，會仙鄉。新曲調絲管，新聲更颺霓裳，博山爐暖泛

濃香。泛濃香，爲壽百千長。——望仙門

紫薇枝上露華濃，起秋風。管絃聲細出簾櫳，象筵中。仙酒斟雲液，仙歌轉繞梁虹，此時佳會慶

相逢慶相逢，歡醉且從容。——望仙門

風轉薰，露催蓮，鶯語尙綿蠻。堯莫隨月欲團圓，眞馭降荷蘭。 褰油幕，調清樂，四海一家同樂。千

官心在玉爐香，聖壽祝天長。——喜遷鶯

喜秋成，千門萬戶樂昇平。金風細，玉池波浪殺文生。宿露霑羅幕，微涼入畫屏。張綺宴，傍薰爐，蕙
炷和新聲。 神仙雅會，此日象蓬瀛。管絃清，旋翻紅袖學飛瓊。光陰無暫住，歡醉有閒情。祝辰星，
願百千爲壽獻瑤觥。——拂霓裳

(3) 祝壽：

「世間榮貴月中人，嘉慶在今辰，蘭堂簾幕高卷，清唱遏行雲。 持玉盞，斂紅巾，祝千春。榴花壽
酒，金鴨爐香，歲歲長新。——訴衷情

金鴨香爐起瑞烟，呈妙舞開筵，陽春一曲動朱絃。斟美酒，泛觥船。 中秋五日，風清露爽，猶是早

涼天。蟠桃花發一千年，祝長壽，比神仙。——燕歸梁

杏梁歸燕雙回首，黃蜀葵花開應候。畫堂元是降生辰，玉盞更斟長命酒。 爐中百和添香獸，簾

外青蛾回舞袖。此時紅粉感恩人，拜向月宮千歲壽。——玉樓春

玉露金風月正圓，臺榭早涼天。畫堂嘉會，組繡列芳筵。洞府星辰，龜鶴來添福壽，歡聽喜色，同入金爐泛濃烟。清歌妙舞，急管繁絃。榴花滿酌觥船，人盡祝富貴又長年。莫教紅日西晚，留着醉

神仙。——長生樂

慶生辰，慶生辰是百千春，雅宴畫堂高會有諸親。鈿函封大國，五色受絲綸。感皇恩，望九重天上拜堯雲。今朝祝壽，祝壽數比松椿。斟美酒，至心如對月中人。一聲檀板動，一炷薰香焚。禱仙真，

願年年今日喜長新。——拂霓裳

上列兩類詞，已各錄五闋，集中所存猶多，其用調大都爲望仙門、喜遷鶯、燕歸梁、拂霓裳、長生樂、連理枝、殢人嬌，間亦用蝶戀花、訴衷情、玉樓春、少年遊等。內容大致雷同，蓋頌君恩必祝聖壽，祝聖壽又必歌頌昇平，均有連帶關係也。此類詞在當時或係應需要而作，然在文學上實毫無價值。劉毓盤曰：「賀壽惡詞，賢者不免，亦風雅之衰也。」（見詞史）誠慨乎言之。

(4) 詠物：

張玉田詞源云：「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玉田所謂詠物絕妙之境，固有偏見；然其論詠物之難，則確不可易。同叔詠物之作，蓋應制爲多，故往往又有諛詞，其庸俗不可卒讀矣。如：

「芳蓮九蕊開新豔，輕紅淡白，勻雙臉，一朶近華堂，學人宮樣妝。著時斟美酒，共祝千年壽。銷得曲中誇，世間無此花。」——菩薩蠻

秋花最是黃葵好，天然嫩態迎秋早，染得道家衣，淡妝梳洗時。曉來清露滴，一一金盃側。插向

綠雲鬢，使隨王母仙。」——菩薩蠻

人人盡道黃葵淡，儂家解說黃葵豔，可喜萬般宜，不勞朱粉施。摘承金盞酒，勸我千長壽。擊作

女真冠，試伊嬌面看。」——菩薩蠻

芙蓉一朶霜秋色，迎曉露，依依先折。似佳人獨立傾城，傍朱檻，暗傳消息。靜對西風脈脈，金蕊

綻，粉紅如滴，向蘭堂莫厭重新，免清夜微寒漸逼。」——容恩新

紅絲一簇傍階砌，珠露下，獨呈纖麗。翦鮫綃，碎作香英，分彩線，簇成嬌蕊。向晚羣花新悴，放朶

朶似延秋意。待佳人插向釵頭，更裊裊低臨鳳髻。——容恩新

淺俗之詞，求之小山集中，尚不多見。歌頌昇平之詞，除碧藕花開水殿涼（鷓鴣天）一闋爲應制作外，餘如：

「曉日迎寒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幙翠，錦筵紅，釵

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對月空。——鷓鴣天

方之同叔所作，實較有情致。至詠物詞如浣溪沙詠柳云：

「二月風和到碧城，萬條千縷綠相迎。無煙眠雨過清明。妝鏡巧眉偷葉樣，歌樓妍曲借枝名。

晚秋霜霰莫無情。」

不特同叔詠物詞不能相比，卽玉田稱引諸家之作，亦未必勝過。小山集中如「使星回首是三臺」

（浣溪沙）「金鳳闕，玉龍墀，看君來換錦袍時。」（鷓鴣天）「明朝紫鳳朝天路，十二重城五碧

雲。」（鷓鴣天）「驄騎穩，繡衣鮮，欲朝天。」（訴衷情）等句，當係迎送之作，然究不多見也。

第十二章 二晏詞的藝術

同叔之「富貴氣象」說——情境的優越——修辭的技巧

一 同叔之「富貴氣象」說

二晏詞之風格，已具述於上，茲更論其藝術。同叔嘗主張「富貴氣象」說，最爲世所稱道。蓋窮愁之語易工，富貴之辭多俗。孟郊之「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之「敝襟不揜肘，藜羹常乏斟。」杜甫之「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巧於說貧。（參考韻語陽秋）言富貴者如後山詩話云：「王歧公詩喜用金碧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王直方詩話亦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只得一聯曰：『脛脰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爲之絕倒。」此皆不善

言富貴而流於鄙俗者也。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鉅富有詩曰：『籬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異矣。」（見詩人玉屑十）萬立方云：「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王歧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歧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殿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見韻語陽秋）漫叟詩話又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此又謂富貴必身歷其境乃能言也。

然則，欲作一富貴語，實大非易事；惟同叔身居富貴而又善言之。青箱雜記云：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見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

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韻語陽秋亦載其事曰：

「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

是知言富貴不惟金玉錦繡是賴，而須注意其氣象。有富貴氣象，則偶用金玉錦繡字，亦尙不覺其俗。如胡仔漁隱叢話謂「雲齋廣錄載近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爲佳句也。」又歸田錄云：

「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同叔此語，蓋亦緣前二句徒誇耀金玉，而後二句則有富貴氣象也。然石林詩話云：

「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也。」

甕牖閒評又云：

「前輩評詩，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此享富貴者也。又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看人富貴者也。」

余以爲石林魯直諸語，尙有其是處，而以老覺腰金重爲享富貴，則大妄矣。總之同叔富貴氣象之說，非善於修辭者不能道。葛立方曰：「吾曾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之。嘗有詩云：翻蹴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閒。又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不愧矣。」（見韻語陽秋）茗溪漁隱叢話曰：「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鷄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王直方詩話曰：「存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定非窮兒家語。」是皆然同叔氣象之說，而以之論富貴語也。至二晏詞之善寫富貴氣象，具述前章，茲不復贅。

二 情境的優越

陳廷焯曰：「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見白雨齋詞話）然究如何始得臻此境，厥唯充實之情感是賴矣。誠以藝術所以表現人生；人生充實，則所表現之藝術亦充實。其作品字裏行間必充滿情感。否則縱雕文刻鏤，亦毫無生氣，不能引起讀者共鳴也。二晏詞勝處，即在能表現充實的情感，故陳廷焯又云：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白雨齋詞話）

然陳氏雖知詞人需要充實的情感；而表現之法，則僅取蘊藉一種，故謂發之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不特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又曰：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

比肩温，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白雨齋

詞話）

復古謬見，昔人所同。夫表現情感方法，自來雖以含蓄蘊藉爲尙，然亦有以奔迸或迴蕩出之者。奔迸與迴蕩，固亦各有其妙處。東坡多奔迸之作，所謂曲子縛不住者；清真多蘊藉，有反復纏綿之致；而二晏之情溢詞外，正特具迴蕩之勝也。前章引例已多，茲不贅錄。

因情感充實，故能出語渾成，不事雕琢。雕琢之習，南宋爲甚。倘求之二晏以前，則温庭筠之喜用金玉等字，似稍有此傾向。如「小山重疊金明滅」，「鳳凰相對盤金縷」，「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手裏金鸚鵡」，「雙雙金鷓鴣」，「畫屏金鷓鴣」，「綠檀金鳳凰」，「玉釵頭上鳳」，以至「玉連環」，「玉爐香」等語，詞中屢見。故王國維取「畫屏金鷓鴣」一語評温詞。畫屏之鷓鴣，當然由雕琢而成，雖極富麗之致，終非生鷓鴣也。

韋莊詞如「金似衣裳玉似身」，（天仙子）「紅縷玉盤金縷盞」，（上行杯）「白馬玉鞭金轡」，（上行杯）亦皆用金玉字。馮延巳詞如「玉筍雙垂，祇是金籠鸚鵡知」，（采桑子）此不

僅用金玉字，並以玉筍代淚矣。然就其大體言之，則韋馮之詞，固渾成句多，雕琢句少。二晏之詞亦然。如小山之「對鏡偷勻玉筍，背人學寫銀鈎」，（河滿子）以「玉筍」代「淚」，以「銀鈎」代「字」。此等句究不多見。蓋不以雕字琢句爲工，惟於意境求勝，故李調元稱同叔善翻用成語，反復用之，各盡其致。小山詞似古樂府，自序稱補樂府之亡，足以當之。（見雨村詞話）沈謙謂小山善作結語，（見詞統源流）凡此皆緣其情感充實與渾成語有以致之。

要之必用渾成句，乃能語淺意深，必具充實情感，乃有迴腸蕩氣之妙。此卽晏詞藝術之勝也。

三 修辭的技巧

二晏雖愛用渾成語而不事雕琢，然亦非不注意於修辭。如江鄰幾雜志云：「晏相改王建詩『黃杷覆鞍呈馬過，紅羅纏項鬪鷄回』爲『呈過馬』，『鬪回鷄』爲其語不快也。」又宋景文筆記云：「晏丞相嘗問曾仲明云：『劉禹錫詩有『濃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義？』仲明曰：『作育之生。』丞相云：『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聞見後錄亦記其事云：『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

灑西春水穀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於穀紋意不合，當作生熟之生，景文嘆服，以爲妙語。觀此二事，則同叔實注意於修辭者也。

二晏詞之消極修辭無庸贅述；茲就積極修辭之句略舉數例如下：

(1) 譬喻

同叔浣溪沙云：「玉腕冰寒滴露華，粉融香雪透輕紗，晚來妝面勝荷花。顰鬢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一場春夢日西斜。」「妝面勝荷花」爲明喻；「眉際月，臉邊霞」爲隱喻；而「香雪」則借喻也。是譬喻三種格式，已備此一詞中。至小山詞之用明喻者如：「小蓮未解論心素，狂似鈿箏絃底柱。」（木蘭花）用隱喻者如：「梅蕊新妝桂葉眉。」（鷓鴣天）用借喻者如：「嬌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細畫彎彎月。」（菩薩蠻）厥例至多，且皆用之甚工也。

(2) 比擬

楊誠齋曰：「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人可比物，物亦可擬人。惟用

之須得當耳。同叔撰章懿太后神道碑，不明言會生仁宗，而以崑山麗水比后，以金玉比帝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湘山野錄謂才者愛其善比云云。今讀其詞，如浣溪沙之「爲我轉回紅粉面，向誰分付紫檀心。」探桑子之「時光只解催人老。」乃以牡丹及時光擬人也。小山詞之「東風又作無情計，豔粉嬌紅吹滿地。」（玉樓春）「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蝶戀花）與上例同。至若「旖旎仙花解語，輕盈春柳能眠。」（小山臨江仙）「小梅風韻最妖嬈，開處雪初消。」（小山訴衷情）「薜華濃，山翠淺，一寸秋波如剪。」（同叔更漏子）則又以人擬物矣。

(3) 雙關

雙關語在小山詞中最高爲多見。如「小顰微笑儘妖嬈，淺注輕勻長淡淨。」（玉樓春）「探蓮時節慵歌舞，永日閒從花裏度。暗隨蘋末曉風來，直待柳梢斜月去。」（玉樓春）「渚蓮霜曉墜殘紅，依約舊秋同。玉人團扇恩淺，一意恨西風。雲去住，月朦朧，夜寒濃。此時還是，淚墨書成，未有歸鴻。」（訴衷情）「疎梅月下歌金縷，憶共文君語。更誰情淺似春風，一夜滿枝新綠替殘紅。」（蘋香）已有蓮

開信，雨槩佳期近。採蓮時節定來無，醉後滿身花影，情人扶。」（虞美人）以上各詞中之「蓮」「鴻」「蘋」「顰」「雲」「梅」諸字，皆暗與侍兒蓮鴻、蘋雲及小梅等雙關也。

（4）複疊與反復

李清照聲聲慢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此詞最爲古今稱道，愛其善疊字也。二晏詞亦往往用之：如「人別後，月圓時，信遲遲，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同叔訴衷情）「颯颯風聲來一餉，愁四望，殘紅片片隨波浪。」（同叔漁家傲）「小鴨飛來稠鬧處，三三兩兩能言語。」（同叔漁家傲）「春冉冉，恨懨懨，章臺對卷簾。」（小山阮郎歸）「妝成儘任秋娘妬，裊裊盈盈當繡戶。」（小山玉樓春）「輕輕製舞衣，小小裁歌扇。」（小山生查子）「深深美酒家，曲曲幽香路。」（小山生查子）以上皆疊字之例。至若小山之長相思云：「長相思，長相思，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似誰，淺情人不知。」又其醉落魄後闕云：「若問相思何處歇，相逢便是相思徹。儘饒別後留心別，也待相逢，細把相思說。」相思二字，反復用之而不嫌其複，且覺愈轉愈深也。

(5) 其他

除上述四種外，如小山之「淚彈不盡臨窗滴，就硯旋研墨。漸寫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爲無色。」（思遠人）此鋪張修辭法也；「可羨鄰姬十五，金釵早嫁王昌。」（河滿子）此句中王昌，借代修辭法也；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蝶戀花）則以警句修辭也；「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浣溪沙）則以巧對修辭也。總之修辭之格甚繁。二晏積極修辭之例，亦不勝枚舉，以上特示其一斑云爾。

第十三章 二晏詞的影響

竹坡酷喜小晏詞——夢窗亦有二晏風度——葛勝仲似同叔——納蘭容若近小山

一 竹坡「酷喜小晏詞」

二晏的作品，就北宋整個詞壇觀之，實屬舊派。但在文學反覆的演進中，後世受其影響者亦復不少。周紫芝即其一也。周著竹坡詞中有鷓鴣天十三闕，後三闕自注云：「予少時酷喜小晏詞，故其所作，時有似其體製者，此三篇是也。晚年歌之，不甚如人意，聊載於此，爲長短句之體助云。」其詞曰：

「樓上細桃一萼紅，別來開謝幾東風，武陵春盡無人去，猶有劉郎去後蹤。香閣小，翠簾重，今宵何事偶相逢，行雲又被風吹散，見了依前是夢中。

綵鷓雙飛雪浪翻，楚歌聲轉綠楊灣。一川紅旆初銜日，兩岸朱樓不下簾。闌倚處，玉垂纖，白團

扇底藕絲衫，未成密約回秋水，看得羞時隔畫簷。

花褪殘紅綠滿枝，嫩寒猶透薄羅衣，池塘雨細雙鴛睡，楊柳風輕小燕飛。人別後，酒醒時，午窗

殘夢子規啼，尊前心事人誰問，花底閑愁春又歸。」

以上三篇，周氏自以爲似小山體製，而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則云：「今觀其所指之三篇，在竹坡詞中，誠非極詣。若以爲有類小山，則殊未盡然，蓋少隱誤認幾道爲清倩一派，比其晚作，自覺未逮。不知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椎鑿之跡。至竹坡無住諸君子出，漸於字句間凝鍊求工，而昔賢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云：「紫芝填詞，本從晏幾道入，晚乃刊除穠麗，自爲一格。」二家所論，固各有其見地，而紫芝曾受小晏影響，固無可諱言，予以爲竹坡詞中如：

「金鞍欲別時，芳草溪邊渡，不忍上西樓，怕看來時路。簾幕捲東風，燕子雙雙語，薄倖不歸來，

冷落春情緒。——生查子

學畫雙蛾苦未成，鬢雲新結翠鬢輕，伴人歌笑已多情。飛絮亂花閒院宇，舞鸞歌鳳小娉婷，陽

關休唱斷腸聽。——浣溪紗。

荷氣吹涼到枕邊，薄紗如霧亦如烟，清泉浴後花垂雨，白酒傾時玉滿船。釵欲溜，髻微偏，卻尋

霜粉撲香綿，冰肌近著渾無暑，小扇頻搖最可憐。——鷓鴣天

一點殘釭欲盡時，乍涼天氣滿屏幃，梧桐葉上三更雨，葉葉聲聲是別離。調寶瑟，撥金猊，那時

同唱鷓鴣詞，如今風雨西樓夜，不聽情歌也淚垂。——鷓鴣天

以上皆與小山風調宛似，固不僅其鷓鴣天三闋已也。

二 夢窗亦有二晏風度

大凡一種文體發達至最純熟時，作家無以自異，遂鍊字琢句以求工。文之過程如此，詩之過程亦如此，詞當然不能例外。故紫芝晚年轉變後，遂自以爲勝於少作，實開南宋夢窗諸家雕琢之風。然小詞究不適於雕琢堆砌，故雖雕琢老手如夢窗，其小詞仍有二晏風度。如：

「門隔花深夢舊遊，夕陽無語燕歸愁，玉纖香動小簾鉤。落絮無聲新墜淚，行雲有影月含羞，

東風臨夜冷於秋。——浣溪沙

迷夢無蹤曉夢沈，寒香深閉小庭心，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樓前柳淺深。愁自遣，酒孤斟，一簾

芳景燕同吟，杏花宜帶斜陽看，幾陣東風晚又陰。——思佳客

三月暮，花落更情濃。人去鞦韆閑掛月，馬停楊柳倦嘶風，隄畔畫船空。懨懨醉，長日小簾櫳。宿

燕夜歸銀燭外，啼鶯聲在綠陰中，無處覓殘紅。——望江南

至清真詞與二晏作風近似者，已詳本書第二章茲不贅舉。

三 葛勝仲似同叔

其他詞家之受二晏影響者，如李之儀、葛勝仲輩，固大有人在。葛氏作風，尤與同叔爲近，所作祝壽賞宴等詞，倘置珠玉集中，初讀恐莫能辨認。茲就丹陽詞中摘錄三首於下：

「雨後春光濃似醉，著柳催花，節物侵龍忌，繡襍香閨當日珮，紫蘭宮墜人間世。歌管停雲香吐穩，碧酒紅裳，共祝魚軒貴，天上阿環金籙祕，龜鶴共壽三千歲。——蝶戀花（二月二日同安

人生日作

清明寒食景暄妍，花映碧羅天，參差捍撥齊奏，豐頰擁芳筵。逢誕日，揖真仙，託爐烟，朱顏長似，

頭上花枝，歲歲年年。——訴衷情

歌闋鬪清新，檀板初勻，畫堂新築太湖濱。好是黃花開應候，聊宴親賓。上客卽逢辰，況是青春，

上林開宴錫堯尊，今夜素娥眞解事，徧向人明。——浪淘沙（九月十八與千里賞菊）

四 納蘭容若近小山

直至清代，猶有似小山風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云：「吾浙詞派三家，羨門有才子氣，於北宋中最近小山、少游者，卿諸公。」此言彭羨門近於小山也。吾以爲最似小山者，莫如納蘭容若，容若嘗謂「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能適用，宋詞實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是知容若實宗後主，然其作風究與小山爲近也。

「而今才道當時錯，心緒淒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情知此後來無計，強說歡期，一別

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采桑子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雙鳳翹。待將低喚，直爲凝情恐人見。欲訴幽

懷，轉過回闌叩玉釵。——減字木蘭花

六曲闌干三夜雨，情誰護取嬌慵，可憐寂寞粉牆東，已分裙釵綠，猶裹淚綃紅。曾記鬢邊斜落下，半牀涼月惺忪，舊歡如在夢魂中，自然腸欲斷，何必更秋風。——臨江仙（塞上得家報云秋

海棠開矣，賦此。）

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經年。一片暈紅疑着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

魂銷盡夕陽前。——浣紗溪（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

以上僅就飲水側帽詞中，信手摘錄數例，無庸取與小山詞細加比較，其相似之處，一讀卽知也。

第十四章 二晏著述存佚考

同叔已佚的著作——殘缺的類要與遺文——小山的詩

一 同叔已佚的著作

同叔以神童賜同進士出身，少年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且不自貴重其文，僚屬能吟詠者皆與唱和，以此晚年詩過萬篇。（參考神道碑及宋景文筆記）惜其集今皆不傳，卽集名卷數之見於故籍者，亦多歧異。宋史本傳云：

「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

神道碑云：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晏元獻遺文提要云：

「東都事略稱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作九十四卷。文獻通考載臨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傳……」

以上文集卷數，神道碑、東都事略、宋史本傳均符合，但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則爲：

「晏殊集二十八卷，又臨川集三十卷，詩二卷，三州集十五卷，二府別集十二卷，北海新編六卷，平台集一卷。」（見別集）

更考之臨川縣志藝文志，其集部著錄有：

「晏元獻文集二十八卷，臨川集三十卷，二州集十五卷，紫薇集一卷，二府別集十二卷，平台集一卷，晏丞相詩三卷，珠玉詞一卷。」

宋史藝文志所稱卷數，合之得九十四，正與中興書目符合。是知本傳、東都事略及神道碑乃指原著卷數，而中興書目則紀實存卷數。證以宋史藝文志未著錄二府紫薇諸集，則其書或早佚於南宋矣。

臨川縣志未詳所據，疑參合各書著錄，未必盡見原書。紫微、二府兩集之名，見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見說郛）直齋書錄解題謂錫山尤氏尚書表延之，淳熙名臣藏書至多，嘗燼於火，則遂初堂所藏者，亦亡於南宋。至集名之歧異者，如宋史藝文志有三州集，臨川縣志作二州集，揮塵後錄又作五州集（揮塵後錄卷一，宋太祖醉臥闕伯廟條注云：「晏元獻五州集載前段。」）同叔曾歷守亳、潁、陳……諸州，豈初有二州集，後漸增爲五州集歟？至各別集卷數小有異歧，如宋史藝文志稱詩二卷，臨川縣志作三卷。二府集，據書錄解題引大正所作年譜稱二十五卷，而困學紀聞翁元圻注則作二十卷。（見原書十九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條下）疑皆傳寫偶誤，無待深考。

同叔除臨川集、紫微集、二府集、二府別集、平台集、五州集（二州集、三州集）、北海新編及詩集等共二百四十卷外，宋史本傳及神道碑均稱其尚編有集選，惟所稱卷數相差至一百卷之多。（原文引見本章第一段）查文獻通考有文選目錄二卷，直齋書錄卷十五作集選目錄二卷，解題云：

「丞相元獻公晏殊集。中興館閣書目以爲不知名，誤也。大略欲續文選，故亦及於庾信、陰鏗諸人，而云唐人文者亦非。莆田李氏有此書，凡一百卷。力不暇傳，姑存其目。」

據此則一百卷之說，較爲可信也。

神道碑又云：「嘗奉勅修上訓及眞宗實錄。」上訓當爲東宮臣時所作。眞宗實錄一百五十卷，見宋史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注「晏殊等同修。」臨川縣志則注爲「學士晏殊與肥鄉李維同撰。」此外有天和殿御覽，見於遂初堂書目，玉海卷五十四及臨川縣志等（詳本書年譜）。晏殊、張士遜、笑台詩一卷，內制六卷，晏殊以下所撰，俱見宋史藝文志總集。

二 殘缺的類要與遺文

1. 類要

葉夢得 石林避暑錄話云：「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授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萃樂道尙有數十紙，余及見之。」據此則類要一書，實同叔利用廢紙而作也。

是書入四庫全書存目，提要云：

「類要一百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晏殊撰……是編乃所作類事之書，體例略如北堂書鈔，白氏六帖而詳贍則過之……所載皆從原書採掇，不似他類書互相剽竊，輾轉傳訛，然自宋代所傳，名目卷帙已多互異，歐陽修作殊神道碑稱類集古今集選二百卷，曾鞏作序則稱上中下帙七十四篇，惟宋史本傳稱一百卷，與今本合。其四世孫知雅州，袤進書原表，則南渡後已多缺佚。袤續加編錄，於開禧二年上進，故今書中有於篇目下題四世孫袤補闕者，皆袤所增，非殊之舊矣。自明以來傳本甚罕，惟浙江范氏天一閣尚從宋本抄存，而中間殘缺至四十三卷。別有兩淮所進本，僅存三十七卷，門類次第尤多顛倒。且傳寫相沿，訛謬脫落，甚至不可句讀，蓋與太平御覽同爲宋代類書之善本，而其不可校正，則較御覽爲更甚，故今惟附存其目焉。」

考宋史本傳及神道碑所稱之一百卷與二百卷，皆指文選而言，與類要無涉。提要混爲一談，大誤。類要卷數，當如曾鞏序所云。蓋曾序乃因同叔四子知止之請而作，所見必原著。類書後人往往增補，故卷帙多歧。如臨川縣志稱爲八十卷，則與范氏天一閣藏本又不合矣。

此書內容與價值，曾鞏序之甚詳，茲節錄後段於下：

「……（上序同）叔起自童子，歷筦樞要，爲天下學者所宗。……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秩」（帙）摠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乎」（手）抄。乃知公於六藝太史百「象」（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細及」（終）於三「枋」（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與「瓌」（壞）之理，隱顯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畢究）。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書其首。」（錄自四部叢刊本元豐類藁卷十三，括弧內字，據臨川縣志節引校。）

觀曾氏所序，則提要稱爲宋代類書中之善者，信非過譽。今聞其殘本尙存，顧亦成祕籍，通常但見他書所稱引者，如南宋雜事詩卷二「五醖封蒸按舊經」詩下注云：「晏公類要：江南五醖酒。」然即

此亦不多見也。

2. 元獻遺文

同叔文集既佚，至清慈谿胡亦堂乃爲之選輯一卷。亦堂字二齋，順治舉人，曾官臨川知縣，後行取主事。所著有臨川文獻等。其元獻遺文自序云：

「宋自真仁兩朝數十年，天下太平。其時賢相接踵而起，皆光明俊偉，沈毅磊落之人。其所樹立，著典冊而垂不朽，歷代以來，相業之盛，未有能過者也。而晏元獻公以齠年而受知人主，歷階膺仕，至於入操大政，進受封國，優游於省闈之間，保功名以克善其終，可不謂榮哉？雖比於當時平仲諸君子所謂澶淵之役，贊親征而退大敵，當北使時正和議以尊國體，定策禁中，際危疑而聲色不動。此數大事者，若稍有遜焉。然遠考其略，如建言太后垂簾謁廟之所宜，論張耆不可爲樞密，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蓋其表表者。其所以立朝亦已爲無負矣。至公在真宗時，時有所問，輒奏答，並封草進，示不泄。後仁宗類爲八十卷，藏於禁中。又別有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亦取入府，故均不傳於世。今傳之者，止狀記銘詩，寥寥三四，而此外之歌詞較多。世之論者，以爲其甚於言情，

不無以嫵媚爲病。蓋公遇當太平無事之世，既已靖共盡職，退食多暇，因而間作，終屬其少年蚤進而又爲其性情才致所近。前後宰相，如介甫、美成，亦有爲之者，非獨公也。且公爲人慎密恭儉，今讀其答贊善中丞家書，諄諄以節用保家爲言，此豈有富貴驕淫之習，足以相染於此知歌詞所作，蓋以託興，非其害也。今取而登之，比於唐之爲詩，猶其初云。繼公起者，以公第七子叔原所爲詞附於集後，以俟後之人并及焉。」

其選輯之目次如下：

劄子；

狀：
晏元獻公天聖上殿劄子（勞輯本無「晏元獻公」四字）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按見宋文鑑卷六十三）

記：

庭莎記（按見宋文鑑卷七十七）

銘：

几銘（按見宋文鑑卷七十三，又見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八。）

書：

答贊善兄家書（勞輯本改題「與兄手帖」按見能改齋漫錄十二。）

答中丞兄家書。

五言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勞輯本改題：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按見宋文鑑卷十五。）

和王校勘中夏東園（按見宋文鑑卷十五。）

七言律：

初秋宿直（按見宋文鑑卷二十四，又見事文類聚前集二十九題作「寓直」）

安昌侯（按見宋文鑑卷二十四）

無題

憶臨川舊遊

送凌侍郎還知宣州（勞本無此首。按以下爲詞，目次錄第十五章。）

是書於清修四庫全書時，因江西巡撫採進，遂得著錄。提要云：

「……此本爲國朝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餘皆詩餘。殊當北宋盛時，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復齋漫錄，古今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話所載諸詩，此本皆未收入，未爲完備。然殊在北宋，號曰能文，雖二宋之作，亦資其點定。如能改齋漫錄所記「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閒守漢樓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哀輯之編，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

繼胡氏補輯者，有清仁和勞格。格字季言，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西元一八二〇年），卒於同治三年甲子（西元一八六四年）。與其兄權平甫俱以治經補諸生，後遂不與試，專攻羣史，時有二勞之目。季言所補輯同叔遺文，多採自玉海、事文類聚、播芳大全、宋文鑑、茅山志、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

話、老學菴筆記、瀛奎律髓、汝州志、青箱雜記、海棠譜、鐵網珊瑚、會稽綴英集及諸文集序。凡增文十二篇，詩一百三十餘首，及單詞斷文又十餘件。文已倍於胡輯，詩則視胡輯幾二十餘倍，可謂豐富矣。余所見者，爲錢唐丁氏八千卷樓舊藏本。內有「季言汲古」「勞印辛檢」「梁甫」諸印，封面題「道光甲辰仲秋傳鈔文瀾閣本，丁未季夏補輯佚篇附後。季言識。」據此則勞氏之書，作於清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此本蓋其遺稿，未經刊行。原書無目，茲特摘錄附存於後，聊備屠門之囑云耳。

中園賦

飛白書賦（玉海三十四）

御飛白書扇賦（玉海三十四）

御飛白書記（玉海三十四）

徐公文集後序

祖士衡起居舍人告詞（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四）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宋文鑑六十三）

辭升儲表（代）（播芳大全文粹八）

辭升儲表（代）

連珠一首（宋文鑑一百二十八按原稿以小字補）

五雲觀記（見茅山志五）

答樞密范給事書（宋文鑑卷一百一十二）

舉范仲淹狀（范文正公年譜）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按以下爲詩，本首見宋文鑑二十四。原稿注於胡輯「初秋直宿」

詩上。）

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復齋漫錄）

立春祀太乙（歲時雜詠四）

上巳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卽事口占三首（歲時雜詠十八）

寒食東城作（歲時雜詠十三）

七夕（歲時雜詠二十七）

中秋月（歲時雜詠三十一）

上竿伎（石林詩話、侯鯖錄、事文類聚前集四十三）

弔蘇哥

煮茶（西清詩話）

孟蘭盆（老學菴筆記）

古瓦硯詩（張殿院惠硯箋三）

初秋寓直（合璧事類前集，原注重出，應刪。）

賦得秋雨（瀛奎律髓十七）

寓意（瀛奎律髓十七，按卽胡輯「無題」詩。）

春陰（瀛奎律髓十）

送凌侍郎歸鄉（見曹氏歷代詩選，又見新編方輿勝覽十五，甯國府志引四句，按卽胡輯「送凌侍郎還知宣州。」）

巢父井（汝州志）

題東湖涵虛閣（江西詩話）

句（按以下摘錄斷句多聯，不錄題。）

西垣榴花（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十）

金鳳花（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二，全芳備祖前集二十六）

張太傅生日詩（事文類聚後集二）

奉和眞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陳思海棠譜中）

海棠四首（均見海棠譜）

和樞密侍郎因看海棠懷禁苑此花最盛

雪中（宋文鑑二十七，玉海百九十五引末二句作瑞雪詩，困學紀聞十八亦引。）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爲七言因而記及僅記拙篇紀詠。

謝昇王記室表（困學紀聞十九——按此係斷句，原稿錄以小字，以下兩則同。）

章懿太后神道碑（湘山野錄上）

西液紫薇賦（湘山野錄上）

次韻謝借觀五老圖（鐵網珊瑚畫品三）

留題越州石氏山齋（會稽綴英總集卷十二）

鹿葱花（按原稿小字）

題闕伯廟（按原稿小字）

晏元獻（按以下梅麗春花，迎春花等斷句，蓋均摘自全芳備祖，又自此直至贈李陽孫均新紙，且有空白兩頁，疑係補鈔。）

七夕（歲時廣記二十六，按原稿小字，上首同。）

贈李陽孫

羣和聖製元日二首（歲時雜詠二）

癸酉歲元日中書致齋感事

壬午歲元日雪

奉和聖製立春日（歲時雜詠四）

奉和聖製新春

奉和聖製上元夜（歲時雜詠）

和扈從觀燈

奉和聖製上元夜

奉和聖製上元三首

上元夕次韻答張諫議

次韻和天章范待制上元從事會靈觀

丁卯上元燈夕二首

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燈日（醉翁談錄三）

元夕

上元日詣昭應宮分獻凝命殿以憲職不預班健獨歸書事

奉和御製中和節（歲時雜詠十）

社日

寒食遊王氏城東園林因寄王虞部（歲時雜詠十三）

次韻和參政除給事寒食杜門感懷二首

奉和聖製上巳日（歲時雜詠十八）

上巳賜宴瓊林與二府諸公遊水心憩於西軒二首

上巳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卽事口占三首

端午作（歲時雜詠二十一）

社日戲題吳任副樞（歲時雜詠二十八）

丙寅中秋詠月（歲時雜詠三十一）

次韻和王校勘中秋月

中秋月——與通判徐仲謀，譙縣李宗易，將作監主簿張彭同賦

次韻和司空相公閏秋重九中書對菊（歲時雜詠三十七）

九日北郡登高見寄

九日宴集和徐通判韻

次韻和史館呂相公九日偶寄時史館充大內修葺使罷重陽苑宴

八日菊（是日與集賢彭祕書承集賢王寺丞琪良水富監丞弼王進士許西園會飲同賦此題，

泊酒胡章薄暮王殿中軫見訪，因亦與會。）

重陽夕內宿

九月八日游渦（徐通判李譙縣楊察監丞朱從道縣尉同之）

閏九月九日

和至日北園讌集（歲時雜詠四十）

奉和聖製冬至

奉和聖製除夜二首（歲時雜詠四十三）

和三兄除夜

次韻和致仕陳相公除夜

送鉛山周尉（鉛書五）

棋盤石（徐表然武夷志略三）

金柅園（新編方輿勝覽二十一，按原稿以下有空白紙三頁）

御閣四首（歲時雜詠二）

內廷四首

東宮閣二首

立春又詞（歲時雜詠四）

御閣四首

內廷四首

東宮閣三首

御閣（歲時雜詠二十一端午）

內廷四首

昇閣二首

御閣四首

東宮閣二首

三 小山的詩

黃庭堅序小山詞曰：「文章翰墨，自立規摹。」是知小山非不善爲文者。但今存者詞集而外，無

他撰著之名見於故籍。豈緣其「論文自有體，不肯作一新進士語。」（見黃庭堅序）遂致不傳歟？今考小山詩之見於前人筆記者，尙有二首，其本事另詳附錄。茲將詩錄次：

七絕一首——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見候

鯖錄）

排律一首——生計惟茲椀，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播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倘受桑間餉，何堪井上糟。綽然真自許，噉爾未應饜。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見墨莊漫錄）

此外如「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覽之有感」一首，宋文鑑作同叔，而事文類聚前集三十九則作晏叔原。未知孰是，茲不錄。

第十五章 同叔之珠玉詞

珠玉詞的版本

——毛本與明鈔本目次的比較

——元獻遺文輯存的詞

——珠玉詞輯補與存疑

一 珠玉詞的版本

珠玉詞有汲古閣本，晏氏家刻本，也是園藏本及鑑止水齋明鈔本等。汲古閣本爲毛子晉所刻，以冠六十一家詞。四庫著錄者卽此本，提要云：「……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殊詞有珠玉集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刻，與陳氏所記合，蓋猶舊本。名臣錄稱殊詞名珠玉集，張子野爲之序。子野，張先字也。今卷首無先序，蓋傳寫佚之矣……」

鑑止水齋藏本，見明鈔宋十六家詞，亦無張先序，十六家詞卷首有宗彥記云：「此書不知何人所輯，蓋亦未成之本，目錄時代錯亂，當是書賈所加也。」又有朱墨二記，其一云：「此爲明人鈔本，柳

屯田樂章尙分三卷，爲毛子晉未并以前之帙。茲撤其目錄，凡閣本著錄者十六家，編排先後，裝成八冊。其附存及未進四庫者若干家，另裝成冊。甲戌冬日識。」又一云：「許周生駕部鑑止水齋藏書，其文孫季仁太守質於柴梁橋許阜泉司馬家，亂後爲撫部行台所留，殘帙半爲兵勇攫賣市上，此其一也。」是知此書乃許宗彥鑑止水齋舊藏，後爲錢唐丁氏所得，入八千卷樓珍藏善本。今存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卽前江南圖書館也。

晏氏家刻本爲晏端書所刊，其書自歷代詩餘輯錄，後附補遺，此本今亦不易得。通行者惟重刻之宋六十名家詞本。商務印書館林大椿編校之珠玉詞單行本，卽從毛本重印者。某小書肆亦出有二晏詞一厚冊，雖宗毛刻，然印刷校對欠精，不可卒讀矣。

二 毛本與明鈔本目次的比較

毛氏汲古閣刻本與許氏鑑止水齋鈔本，其調名目次，頗有異處。如毛本之玉樓春、蝶戀花，許本則作木蘭花、鵲踏枝，有數首仍題蝶戀花。許本無清商怨而有阮郎歸。毛本則於清商怨下注云：「向

誤入歐集，按詩話或問元獻公雁過南雲云云，確是公作，今增入。「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一調，毛刻入六一詞，注云：「或刻晏同叔。」合觀毛注及許本題記，（引見本章上節）則許本當仍舊觀，而毛本則已改編也。（似依調之長短爲序）茲將二本目錄列下，以資比較。

鑑止水齋鈔本

汲古閣刻本

謁金門一首

點絳脣一調

破陣子四首

浣溪沙十二調

攤破浣溪沙十三首（註一）

清商怨一調

更漏子四首

菩薩蠻四調

鵲踏枝二首（註二）

訴衷情七調

點絳脣二首

採桑子七調

鳳啣盃三首

酒泉子二調

清平樂五首

望仙門三調

紅窗聽二首

謁金門一調

採桑子七首

清平樂五調

喜遷鶯五首

更漏子四調

撼庭秋一首

相思兒令二調

少年遊四首

喜遷鶯五調

酒泉子二首

撼庭秋一調

木蘭花十首（註三）

胡搗練一調

迎春樂一首

秋蕊香二調

訴衷情四首（註四）

滴滴金一調

胡搗練一首

燕歸梁二調

嬾人嬌三首

望漢月一調

踏莎行五首

少年遊四調

漁家傲十四首（註五）

雨中花一調

雨中花一首

迎春樂一調

瑞鷓鴣二首

紅窗聽二調

阮郎歸一首

容恩新二調

望仙門三首（註六）

玉樓春十調

長生樂二首

鳳銜杯三調

蝶戀花七首（註七）

踏莎行五調

拂霓裳三首

臨江仙一調

菩薩蠻四首

蝶戀花七調

秋蕊香二首

玉堂春三調

相思兒令二首

漁家傲十三調

滴滴金一首

破陣子四調

山亭柳一首

瑞鷓鴣二調

睿恩新二首

嬾人嬌三調

玉堂春三首

連理枝二調

臨江仙一首

長生樂二調

燕歸梁一首

山亭柳一調

望漢月一首

拂霓裳三調

補訴衷情四首（見註四）

采桑子三首（註八）

註一：攤破浣溪沙卽毛本浣溪沙，多「青杏園林煮酒香」一首，次「三月和風滿上林」後，毛本注云：「舊刻十三闋，考『青杏園林煮酒香』是永叔作，今刪去。」

註二：「檻菊愁煙蘭泣露」及「紫府羣仙名籍祕」二首，毛本次蝶戀花調末，注云：「向另刻

鵲踏枝。」

註三：木蘭花卽毛本玉樓春。

註四：毛本注云：「舊刻八首，考海棠珠綴一重重是子瞻作，今刪。」按許本此首次本調最末，而「東風楊柳欲青青」下卽接「世間榮貴月中人」中脫「芙蓉金菊鬪馨香」，「數枝金菊對芙蓉」，「露蓮雙臉遠山眉」及「秋風吹綻北池蓮」四闕，補錄卷後。

註五：許本多「彩筆丹青描未得」一首，次「楊柳風前香百步」後，毛本注云：「舊刻十四首，考粉筆丹青描未得，是六一詞，刪去。」

註六：許本「玉池波浪碧如鱗」置第一首，次「紫薇枝上露華濃」，再次「玉壺清漏起微涼」。

註七：毛本注云：「舊七首，考玉腕冰寒消暑氣，是子瞻作；梨葉疎紅蟬韻歇，永叔作，今刪去。又末二首向另刻鵲踏枝，考是一調，今併入，仍七首。」按許本除鵲踏枝另錄外，仍存「玉腕冰寒」及「梨葉疎紅」二首，次「南雁依稀回側陣」前。

註八：按此處所錄「古羅衣上金針樣」「時光只解催人老」及「林間摘偏雙雙葉」三闕，均已見前，重出。

三 元獻遺文輯存的詞

慈谿胡亦堂所輯元獻遺文，曾附詞若干闕，茲錄存其目於後：

浣溪沙——（閩苑瑤臺風露秋）

又——（三月和風滿上林）

又——（青杏園林煮酒香）

又——（一曲新詞酒一杯）

又——（宿酒纔醒厭玉卮）

又——（已是年光有限身）

更漏子——（寒雁高濃露滿）

鵲踏枝——（檻菊愁煙蘭泣露）

鳳銜杯——（留花不住怨花飛）

清平樂——（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

又——（秋光向晚小閣初開讌）

又——（春來秋去往事知何處）

紅窗聽——（記得香閨臨別語）

撼庭秋——（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

少年遊——（芙蓉花發去年枝）

木蘭花——（東風昨夜回梁苑）

又——（池塘水綠風微暖）

又——（朱簾半下香銷印）

鬢人嬌——（二月春風正是楊花滿路）

踏莎行——（細草愁煙）

又——（祖席離歌）

又——（碧海無波）

又——（小徑紅稀）

漁家傲——（宿蕊攢攢金粉鬧）

又——（越女採蓮江北岸）

玉樓春——（綠楊芳草長亭路）

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

蝶戀花——（簾幙風輕雙燕語）

又——（六曲欄杆偎碧樹）

以上僅十餘調，詞二十九首，蓋不及原書三分之一。然如「綠楊芳草長亭路」一闋，則毛許二本均無者也。

四 珠玉詞輯補與存疑

珠玉詞除上述玉樓春「綠楊芳草長亭路」一闕，毛許二本均未著錄外，尚有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見於絕妙詞選，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見於宋詞鈔。二本均遺漏。

破陣子董毅之錄入續詞選，如夢令又見淮海長短句或刻小山詞，尚不敢遽斷爲同叔作。至玉樓春「綠楊芳草」一詞，見於絕妙詞選。（向誤入夢窗詞，見彊村叢書夢窗詞題下注語。）有小山與蒲傳正語可證（詳本文附錄小山軼事），確係同叔作也。

同叔之詞，又往往與馮、歐……諸家相混，除本章第二節所述之阮郎歸、蝶戀花、漁家傲、浣溪沙、訴衷情諸闕爲毛子晉刪去外，其餘仍有並見他集者，如玉樓春之「燕鴻過後鷺歸去」及「池塘水綠風微暖」俱見六一詞；蝶戀花之「六曲闌干偎碧樹」既見六一詞，又見陽春錄。「檻菊愁煙蘭泣露」一闕，則見子野詞，此外複見者尙多，凡此蓋皆傳寫之誤，疑以傳疑可也。

第十六章 小山之樂府補亡

小山集原名與自跋考——小山詞的版本——明鈔本、毛本、晏本目次的比較——元獻遺文附存的小山詞——
小山詞輯補與存疑

一 小山集原名與自跋考

毛本小山詞未有跋後一篇，彊村叢書本置於卷首，題小山詞序。四庫總目提要以爲無名氏作，李調元雨村詞話則謂爲小山自序，今考原文有「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等語。倘作跋者別一人，則「吾三人」句頗不可解，卽此已足證爲小山自作。按小山集黃庭堅曾爲之序，見豫章黃先生全集及馬氏文獻通考。汲古閣本雖佚去，而趙氏星鳳閣及許氏鑑止水齋所藏兩明鈔本俱存，此篇當其自跋，故鈔本

置諸卷末，其所以無作者姓氏，或緣傳寫之佚，或因係自跋遂竟未題也。

原跋首二句云：「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四庫總目提要曰：「據其所云似幾道詞本名補亡，以爲補樂府之亡，單文孤證，未敢遽改。」考李調元雨村詞話有小山樂府補亡一條，意李氏所見集名尚仍舊題。尤有可證者：胡仔叢話後集三十三晁无咎條云：「……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於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无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胡氏宋人，去小山非遠，其言當可信。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已作晏叔原詞，黃庭堅文集題小山集序，陳振孫書錄解題逕稱小山詞，則其改題恐亦甚久矣。

二 小山詞的版本

小山詞有汲古閣、晏氏家刻，也是園、彊村叢書、星鳳閣、鑑止水齋諸本。四庫著錄者疑卽汲古閣本，彊村叢書則從星鳳閣明鈔本出，近人林大椿取彊村本覆加校勘，出單行本於商務印書館；賀揚

靈取汲古閣本加以標點，出單行本於光華書局，皆甚易得也。

毛刻汲古閣本原不甚精，如四庫總目提要所舉之泛清波摘遍一闕，暗惜光陰恨多少句，誤於光字上增花字，卽其一例。故朱彊村校以星鳳閣鈔本，曾斟正八十餘字焉。

明鈔本余所見者有許氏鑑止水齋及趙氏星鳳閣珍藏各一種。許本見宋十六家詞，次於書舟詞後，姑溪詞前，紙質鈔工稍遜。趙本則白紙藍格，繕校俱精，有四明謝氏博雅堂藏書、謝印三賓、汪魚亭藏閱書、竹景庵、舊雨樓書畫印、古歡書屋、錢唐趙氏星鳳閣藏書、趙印輯寧、素門先生諸印。是書當星鳳閣舊物，後歸八千卷樓，今存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中。

晏端書刻本題「小山詞鈔」爲趙之琛所書。前錄四庫總目提要及黃庭堅序，卷末自跋云：「右小山詞鈔一卷，凡一百九十首，從御選歷代詩餘錄出，具詳前跋。小山詞補鈔一卷，凡六十八首，則從四庫全書小山詞錄出，以補所遺。而歷代詩餘中有詞四首，探春令、洞仙歌第二首、滿江紅、眞珠髻，又小山詞所未載也，共得詞一百五十八首。四庫所錄小山詞爲江蘇巡撫探進本，未詳何氏所藏。其中編次，似不如汲古閣珠玉詞之精審。今之補鈔，仍以字數多寡爲先後，不復循其舊第。提要稱舊有黃

庭堅序已佚而不存，今從文獻通考錄出，置之卷首。又無名氏跋一則並佚，亦無從補錄矣。咸豐二年八月裔孫晏端書謹識。」據此則晏本刻於咸豐初年，因四庫本未錄自跋，故其書遂亦從缺也。

三 明鈔本毛本晏本目次的比較

小山詞編次，兩明鈔本俱同，彊村本從之。較之毛本，頗有異處。晏刻小山詞鈔，起生查子終真珠髻，自註云：「右五十四調，自四十字至一百零六字，共詞一百九十首。」小山詞補鈔，起長相思終蝶戀花，自註云：「右十七調，自三十六字至六十字，共詞六十八首。」蓋其排列先後，悉依字數多寡，跋中曾明言之。茲因其所用調名，與明鈔、毛刻既間有不同，探春令等闕更爲各本所遺漏，特將其目錄亦附錄於下，俾便省覽焉。

明鈔本

臨江仙八

蝶戀花十五

毛刻本

臨江仙八

蝶戀花十五

晏刻本

生查子六

點絳脣四

鷓鴣天十九

鷓鴣天十九

浣溪沙十二

生查子十三

生查子十三

清商怨

南鄉子七

南鄉子七

愁倚闌令

清平樂十八

清平樂十八

減字木蘭花二

木蘭花八（註一）

玉樓春二十一

菩薩蠻六

減字木蘭花三

減字木蘭花三

采桑子八

泛清波摘徧

洞仙歌

訴衷情三

洞仙歌

菩薩蠻九

憶闕令

菩薩蠻九

阮郎歸五

清平樂八

玉樓春十三（見註一）

浣溪沙二十

更漏子四

阮郎歸五（註二）

六么令三

阮郎歸五

歸田樂

更漏子六

喜遷鶯（註五）

浣溪沙二十一（註三）

御街行二

望仙樓

六么令三

浪淘沙四

秋蕊香二

更漏子六

訴衷情八

武陵春二

河滿子二

碧牡丹

慶春時二

于飛樂

望仙樓

喜團圓

愁倚闌令三

行香子

鳳孤飛

御街行二

點絳脣五

西江月二

浪淘沙四

少年遊五

留春令三

醜奴兒二（註四）

虞美人九

涼州令（註六）

訴衷情八

採桑子二十六

少年遊二

破陣子

踏沙行四

思遠人

好女兒二

留春令三

探春令

點絳脣五

清商怨

少年遊又一體三（註七）

兩同心

長相思

浪淘沙四

少年遊五

醉落魄四

鷓鴣天十八

虞美人九

西江月二

虞美人八

采桑子二十四（見註四）武陵春三

玉樓春十九

踏莎行四

解佩令

南鄉子四

滿庭芳

泛清波摘徧

一斛珠四（註八）

留春令三

歸田樂

臨江仙七

風入松二

河滿子二

踏莎行四

清商怨

于飛樂

蝶戀花十三

秋蕊香二

愁倚闌令三

十拍子

思遠人

破陣子

臨江仙又一體（註九）

碧牡丹

好女兒二

好女兒二

長相思

兩同心

行香子

醉落魄四

滿庭芳

解佩令

望僊樓

風入松二

兩同心

鳳孤飛

秋蕊香二

歸田樂

西江月二

思遠人

于飛樂

武陵春三

鳳孤飛

風入松二

解佩令

慶春時二

河滿子二

行香子

喜團圓

碧牡丹

慶春時二

憶悶令

御街行二

喜團圓

梁州令

洞仙歌二

憶悶令

燕歸來

滿江紅

梁州令

六么令三

燕歸梁

滿庭芳

泛清波摘徧

眞珠髻

晏刻小山詞補鈔（註十）

長相思

生查子七

點絳脣

浣溪沙八

愁倚闌令二

減字木蘭花

菩薩蠻三

訴衷情五

采桑子十八

清平樂十

更漏子二

武陵春

鷓鴣天

南鄉子三

玉樓春二

虞美人

蝶戀花二

註一：明鈔本以「鞦韆院落重簾幕」至「初心已恨花期晚。」八闋爲木蘭花，餘題玉樓春。

毛本注云「以上舊另刻木蘭花，今考調同，併入。」

註二：鑑止水齋明鈔本分二卷，自本調起爲卷下。

註三：毛本及晏本俱無「飛鵲臺前暈翠蛾」一闕。

註四：「昭華鳳管知名久」及「日高庭院楊花轉……都與年時舊意同」兩闕。明鈔本注云：「此二曲亦見於采桑子，其間小有不同，今兩存之。」毛本併入采桑子，注云：「此闕舊刻醜奴兒，另編。」

註五：明鈔本作燕歸梁，毛本作燕歸來。

註六：卽明鈔本及毛刻本之梁州令。

註七：「綠勾闌畔黃昏淡月，」「西溪丹杏波前媚臉，」「離多最是東西流水，」三闕。

註八：明鈔本及毛刻本均作醉落魄。

註九：「東野亡來無麗句」起句及換頭均作七字句，故晏另編爲又一體。

註十：浣溪沙之「二月春花厭落梅」「床上銀屏幾點山」「綠柳藏烏靜掩關」「日日雙

眉鬪畫長」「一樣宮粧簇彩舟」「閒弄箏絃懶繫裙」「莫問逢春能幾回」「樓上燈深欲閉門」「生查子之「輕勻兩臉花」「關山魂夢長」「墜雨已辭雲」「一分殘酒霞」「落梅庭樹香」「狂花頃刻香」「官身幾日閒」愁倚闌令之「花陰月」「春羅薄」菩薩蠻之「箇人輕似低飛燕」「鸞啼似作留春語」「相逢欲話相思苦」訴衷情之「種花人自蕊宮來」「淨揩粧臉淺勻眉」「渚蓮霜曉墜殘紅」「御紗新製石榴裙」「都人離恨滿歌筵」采桑子除「白蓮池上當時月」「前歡幾處笙歌地」「無端惱破桃源夢」「年年此夕東城見」「雙螺未學同心結」「西樓月下當時見」「湘妃浦口蓮開盡」「紅窗碧玉新名舊」清平樂除「留人不住」「千花百草」「烟輕雨小」「春雲綠處」「波紋碧皺」「么絃寫意」「雙紋彩袖」「蓮開欲徧」更漏子之「出牆花」「欲論心」南鄉子之「何處別時難」「畫鴨懶薰香」「眼約也應虛」玉樓春之「一尊相遇春風裏」「芳年正是香英嫩」蝶戀花之「碾玉釵頭雙鳳小」欲減羅衣寒未去。晏刻均入小山詞補鈔。

四 元獻遺文附存的小山詞

胡亦堂序其元獻遺文云：「繼公起者，以公第七子叔原所爲詞附於集後，以俟後之人并及焉。」茲查附錄者有以下諸詞：

臨江仙——（鬪草階前初見）

又——（淺淺餘寒春半）

蝶戀花——（卷絮風頭寒欲盡）

又——（醉別西樓醒不記）

又——（欲減羅衣寒未去）

鷓鴣天——（彩袖慙慙捧玉鍾）

又——（鬪鴨池南夜不歸）

又——（陌上濛濛殘絮飛）

生查子——（金鞭美少年）

南鄉子——（綠水帶春潮）

清平樂——（留人不住）

又——（西池烟罩）

又——（暫來還去）

木蘭花——（鞦韆院落重簾暮）

菩薩蠻——（哀箏一弄湘江曲）

玉樓春——（一尊相遇春風裏）

阮郎歸——（殘香剩粉似當初）

虞美人——（飛花自有牽情處）

又——（曲闌干外天如水）

踏莎行——（雪盡寒輕）

御街行——（霜風漸緊寒侵被）

六么令——（日高春睡）

右共十四調，詞二十二首。「霜風漸緊寒侵被」一闕，各本俱不錄，風格與小山作品迥異，詞綜二十四，詞譜十八及花草粹編均引古今詞話，當係無名氏之作。查花草粹編本首前接「年光正似花梢露」一闕，正小山作，摘錄者或即因此致誤歟？

五 小山詞輯補與存疑

明鈔本小山詞，較毛晏二本多浣溪沙「飛鵲臺前暈翠蛾」一闕。考此詞，毛刻六十名家詞入山谷詞，略有異字。而晏本之探春令「綠楊枝上曉鶯啼」洞仙歌「江南臘盡」滿江紅「七十人稀」真珠髻「重重山外」四闕，皆明鈔毛刻所無也。晏氏輯自歷代詩餘，按探春令見於草堂詩餘及詩餘圖譜等，洞仙歌、真珠髻並載梅苑，滿江紅見於花草粹編，惟上題「壽大山兄」，下僅注小山二字，詞之作風亦不相類。則此小山是否爲晏幾道，似尙待考也。

小山集中尙有若干首或以爲非其所作，如蝶戀花之「卷絮風頭寒欲盡」，樂府雅詞類編草堂詩餘二、古今詞統九，均以爲趙令時作。又「欲減羅衣寒未去」闕，樂府雅詞、花庵絕妙詞選、草堂詩餘、古今詞統九、詞綜、歷代詩餘三十九，亦均作趙令時。故以上二首，時人趙萬里皆輯入趙令時聊復集。生查子之「關山魂夢長」，花庵詞選、花草粹編、詞綜、歷代詩餘均作王觀，趙萬里遂又輯入王氏冠柳集。此外若菩薩蠻之「哀箏一弄湘江曲」見於后山詞，草堂詩餘又以爲張子野作，浣溪沙之「家近旗亭酒易酤」，圖書集成博物類娼伎部藝文二之十三注宋晏殊，未知何據。又淮海詞中之憶仙姿「樓外殘陽紅滿」，或亦刻晏叔原，今小山詞中無此闕也。

第十七章 小山與蓮鴻蘋雲

小山詞得於婦人——蓮鴻、蘋雲等俱無可考——從小山詞尋出的種種關係

一 小山詞得於婦人

大詞家之成就，往往與婦人有關。誠以新詞妙曲，不僅求能被諸管絃；尤有待於女郎之歌喉，始見其美也。柳耆卿流連坊曲，遂創新聲；周清真冶遊汴京，因多佳製。至於家伎，如東坡納朝雲，常使歌「枝上柳綿」；後貶嶺南，猶復以之自隨。白石得小紅，雪夜過垂虹橋，有「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之句。蓋白石喜自度曲，吹洞簫，得小紅歌而和之，益覺快意。凡此皆其著例也。

小山年少時，風流浪漫，浮沈酒中。時與沈廉叔、陳君龍過從，每作五七字語，授兩家歌兒蓮鴻、蘋雲，使品清謳娛客，相與持酒聽之，爲一笑樂。當年韻事，俱見小山詞集自跋。王銍默記曰：「賀方回

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爲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據此則小山之能勝於方回，即在其所得者爲人情物態，且妙在得於婦人。證以小山自跋：「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等語，益信王氏之說不誣。故小山之得成功，固由其藝術天才的優越，而造成悲歡離合的環境以促其成功者，則蓮鴻、蘋雲諸歌兒也。

二 蓮鴻、蘋雲等俱無可考

東坡之朝雲，得於錢唐；白石之小紅，贈自范成大。前人筆記，頗多記載，至今傳爲佳話。彼蓮鴻、蘋雲等究爲何如人，當爲讀小山詞者所欲知，但夷考書傳，殊鮮記載。青樓小名錄卷三云：

「小蓮，琵琶女。東坡訴衷情詞云：小蓮初上琵琶絃，彈破碧雲天。按小山詞亦有小蓮未解論心素句，又有記得青樓當日事，寫向紅窗夜月前，憑誰寄小蓮句，或卽東坡所賦者。」

婦女雙名記載 珍珍云：

「宋晏幾道小山詞中有云：晚見珍珍，疑是朝雲，來作高唐夢裏人，蓋亦妓名也。」各書所載，大抵如此簡略，或名同而實無關，如宣和遺事所稱之珍珍是。青樓小名錄謂小山詞中之小蓮或即東坡所賦者，亦未可信也。

小山詞中妓名之確可考者，有師師及念奴等。關於師師，當於下章詳論；至念奴爲唐天寶中名娼，茲用之，當另有所指，在修辭上爲借代法。（疑指崔念月）玉真等名與此例同。總之蓮鴻、蘋雲爲沈陳二家歌兒，已見自跋；其餘小梅、小杏、小瓊、小蕊、阿茸、小謝等，應皆實有其人，非兩家侍兒卽時徵逐之歌伎也。

三 從小山詞尋出的種種關係

蓮鴻、蘋雲輩身世既無可考，今求之於小山詞中，尙可略窺其色藝及與小山關係如下：

(1) 「小蓮風韻出瑤池」

諸歌兒中，小山最鍾情者爲小蓮。其個性及色藝，可於下兩詞見之：

「小蓮未解論心素，狂似鈿箏絃底柱；臉邊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殘人欲去。舊時家近章台住，盡日東風吹柳絮。生憎繁杏綠陰時，正礙粉牆偷眼覷。」——木蘭花

「梅蕊新妝桂葉眉，小蓮風韻出瑤池，雲隨綠水歌聲轉，雪繞紅綃舞袖垂……（下半闕略）」

——鷓鴣天

讀木蘭花詞，想見小蓮之嬌嗔作態，嫵媚風流。鷓鴣天一闕，尤能寫出其新妝妙舞，動人憐愛。癡情如小山，宜爲所顛倒，故集中詠蓮之作特多，如：

「笑豔秋蓮生綠浦，紅臉青腰，舊識凌波女。照影弄妝嬌欲語，西風豈是繁華主！可恨良辰天不與，纔過斜陽，又是黃昏雨。朝落暮闌空自許，竟無人解知心苦。」——蝶戀花

「長恨涉江遙，移近溪頭住；閑蕩木蘭舟，誤入雙鴛浦。無端輕薄雲，暗作廉纖雨，翠袖不勝寒，

欲向荷花語。」——生查子

所謂「西風豈是繁華主」，豈憫小蓮所遇非人，「竟無人解知心苦」一語，似儼然以小蓮知己自命。不料誤入雙鴛浦後，竟無端爲輕薄雲所暗阻，雖「採蓮心事年年」，但「誰管水流花謝」，（清

平樂）終於「黃花綠酒分攜後，淚濕吟箋；舊事年年，時節南湖又採蓮。」（采桑子）直至「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生查子）而已。又有鷓鴣天一首，似更露骨將其心情寫出，詞云：

「手撚香箋憶小蓮，欲將遺恨倩誰傳？歸來獨臥逍遙夜，夢裏相逢酩酊天。花易落，月難圓。只應花月似歡緣，秦箏若有心情在，試寫離聲入舊絃！」

自君龍疾廢臥家，廉叔下世，兩家歌兒酒使遂俱流轉人間。故小山詞集自跋有：「追維往昔過從飲酒之人，或壘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愴然，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等語，是小山晚年亦頗孤寂。昔日「戶外綠楊春繫馬，床頭紅燭夜呼盧」之盛，早烟消雲散；而此老詞人猶未忘情於小蓮。愁倚闌令云：

「憑江閣，看煙鴻，恨春濃。還有當年聞笛淚，灑東風。時候草綠花紅，斜陽外，遠水溶溶。渾似阿蓮雙枕畔，畫屏中。」

又破陣子云：

「柳下笙歌庭院，花間姊妹秋千。記得青樓當日事，寫向紅窗夜月前，憑誰寄小蓮！絳蠟等閒陪淚，吳蠶到了纏綿。綠鬢能供多少恨，未肯無情比斷絃，今年老去年。」

絳蠟吳蠶二語，大有李義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意，具見小山於淒涼感慨之餘，撫今追昔，猶復眷眷於懷也。

(2) 「小顰若解愁春暮」

同時，小山對於小蘋，亦甚眷念。故詞中蘋、蓮對舉之處甚多，如「雨罷蘋風吹碧漲，脈脈荷花，淚臉紅相向。」（蝶戀花）「守得蓮開結伴遊，約開萍葉上蘭舟。」（鷓鴣天）「採蓮時候慵歌舞，永日閒從花裏度，暗隨蘋末曉風來，直待柳梢斜月去。」（玉樓春）等句，不一而足。

小蘋長於小蓮，蓋「小蓮未解論心素」時，「小顰若解愁春暮」矣。（均見木蘭花）又虞美人「蘋香已有蓮開信，兩槳佳期近。」蓮方有開信而蘋已香，語或雙關也。獨爲小蘋作品，亦有數首。「瓊酥酒面風吹醒，一縷斜紅臨晚鏡。小顰微笑盡妖嬈，淺注輕勻長淡淨。手揆梅蕊尋香徑，正是佳期期未定，春來還爲箇般愁，瘦損宮腰維帶臘。」——（玉樓春）

「小翠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晚紅初減謝池花，新翠已遮瓊苑路。湔裙曲水會相遇，
挽斷羅巾容易去。啼珠彈盡又成行，畢竟心情無會處。」——（木蘭花）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
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

妖嬈微笑，醉態堪憐。畢竟心情無會處，又何等令人魂銷！臨江仙一詞，追憶前遊，讀琵琶絃上說相思諸語，亦可見兩情一斑也。

（3）「雲、鴻相約處，烟霧九重城」

詞中稱雲、鴻之處，亦頗不少。如臨江仙下半闕去：「綠酒尊前清淚，陽關疊裏離聲。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烟霧九重城。」其單稱小雲或小鴻者，如：

「……雙星舊約年年在，笑盡人情改；有期無定是無期，說與小雲新恨也低眉。」——（虞美人）

「……年年衣袖年年淚，總爲今朝意，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虞美人）

「床上銀屏幾點山，鳴爐香過瑣窗寒，小雲雙枕恨春閒。」——（浣溪沙）

至若泛清波摘徧之「歸思正如亂雲……孤鴻後期難到」滿庭芳之「幾度歌雲夢雨……錦字繫征鴻」思遠人之「飛雲過盡歸鴻無信」訴衷情之「雲去住月朦朧……淚墨書成未有歸鴻」等，殆均有意將雲鴻對舉而玉樓春之「細雨銷塵雲未散……綠陌高樓催送雁」及阮郎歸之「雲隨雁字長」等句，又似寓鴻於雁，仍雙縮雲鴻也。

此外涉及歌妓之詞，如：

「種花人自蕊宮來，牽衣問小梅……」——訴衷情

「小梅風韻最妖嬈……」——訴衷情

「小杏春聲學浪仙，疎梅清唱替哀絃，似花如雪繞瓊筵……」——浣溪沙

「小蕊受春風，日日宮花花樹中，恰向柳綿撩亂處，相逢笑靨傍邊心字濃……」——南鄉子

「……小瓊閒抱琵琶，雪香微透輕紗，正好一枝嬌豔，當筵獨占韶華。」——清平樂

「玉簫吹徧烟花路，小謝經年去，更教誰畫遠山眉，又是陌頭風細惱人時……」——虞美人

「阿茸十五腰肢好，天與懷春風味早，畫眉勻臉不知愁，殢酒薰香偏稱小……」——木蘭花

「玉真能唱朱籬靜，憶在雙蓮池上聽。百花蕉葉醉如泥，却向斷腸聲裏醒……」——木蘭花
據上錄諸詞，則所謂小梅、小杏、小蕊、小瓊、小謝、阿茸等，實皆具有姿色，善歌舞而風流自賞者。蓮
鴻、蘋雲，特其中之翹楚。——以上所述，頗有鑿空傳會之嫌，識者得毋譏其好事乎！

第十八章 關於師師的討論

小說筆記中的師師——關係師師的詩詞——師師下場的疑問——從師師說到小山卒年

師師名之見於正史者，有舊唐書張良娣妹名師師，封鄰國夫人。（據宮闈聯名譜十七）稗史所述，則皆宋汴京名妓李師師也。小山詞凡兩及師師，以其有關小山卒年考證，特專章述之。

一 小說筆記中的師師

師師事跡之見於小說筆記者，不勝枚舉；要以李師師外傳爲最詳，原文見琳瑯祕室叢書，撰者姓氏已佚，茲節錄首段於下：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

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亦來耶？」女至是，忽啼，僧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至鎮安坊……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帝儻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帝爲進一餐，姥侍傍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忽復請浴……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瑚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恣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遂爲下幃而

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頃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鷄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下述已而人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師師曰：上意憐我，可無慮。次年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嗣因鄭后諫，閱歲者再，不復出。宣和二年，帝復幸師師，四年三月遂從潛道往。迨帝禪位，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始衰。後師師爲女冠，金人破汴，吞金簪死。）

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娼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所謂李師師小傳，或卽外傳，以所述下場相同。又後村詩話謂：「頃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鈔不果。」疑均一物也。

徽宗幸師師事，原盛傳於民間，水滸傳中亦曾敘及。而宣和遺事述之尤詳，惟與外傳頗有異處。

如其謂徽宗始幸師師爲宣和五年七月七日事，導之者爲高俅。師師結髮培賈奕深妒其事。帝遂貶賈爲瓊州司戶，冊師師爲明妃，後復廢爲庶人，流落湖湘間爲商人婦。原文過長不便錄，酌摘節目如下：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徽宗宿李師師家——留

龍鳳交銷直繫——賈奕見御衣悶倒——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高俅押賈奕下大理

寺——李媽媽救賈奕得免——因賈奕事曹輔入諫——曹輔罷職編管彬州——張天覺諫

主上私行——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楊戩得賈奕小簡——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張天覺救賈奕死——貶賈奕爲瓊州司戶——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張天覺乞歸

田里——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冊李師師爲明妃——李師師流落荆楚。」

以上師師外傳及宣和遺事於徽宗幸師師家遇周邦彥事俱不載。此事傳爲詞林佳話，前人小說筆記多輾轉互錄，以張端義貴耳錄爲最詳，茲節鈔於后：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

來，遂與師師謹語，邦彥悉聞之，鑿括成少年遊。（并刀如水——詞略）……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

按周密浩然齋雅談所記與此小異，略謂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於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旣而賦小詞并刀如水……記其事未幾，李歌於上前，遂與解褐，自此

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召邦彥問六醜之義，甚喜。以祥瑞沓至，將播之樂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鬢，（歌席上，無賴無橫波……）爲蔡京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云云。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引周說，謂弁陽翁之言，較小說家差覈實可據。又師師有婢曰香影（小名補遺）師師別號飛將軍（東京夢華錄）與師師同時馳聲汴都者有崔念月，各書關於此類記載甚多，茲不備錄。

二 關係師師的詩詞

前人詩詞之涉及師師或爲師師而作者頗不少，茲錄之以助考證。爲師師作者，如宣和遺事中賈奕之南鄉子，甕天脞語所載宋江之「天南地北」，宋詩鈔具茨集鈔注晁冲之之云：「字叔用……少年豪華自放，挾輕肥游帝京，狎官妓，李師師，纏頭以千萬，酒船歌板，賓從雜選，聲豔一時，紹聖初，黨禍起……遂飄然棲遁於具茨之下……十餘年後，重過京師，憶舊遊，作無題詩二首，爲時所傳……」考集中有「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詩曰：

「少年使酒走京華，縱步曾遊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卷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主人星散落天涯。」

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鬢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映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

按張邦基、汴都平康記，謂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所引詩同上。

詞中涉及師師之最著者有三：一爲張先師師令；一爲小山生查子；一爲秦觀一叢花。師師令見子野詞集，疑爲自度曲，詞云：

「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綵衣長勝未起，縱亂雲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小於珠子。正是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詞統源流云：「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毛稚黃填詞名解二亦云：「師師令，李師師，汴京名妓，張子野爲製新詞，名師師令。案尙書百僚師師，又陸機豪士賦序云：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但此太遠古，當以子野事爲近耳。」以上皆謂子野師師令爲李師師作，主此說者，尙有楊慎詞品拾遺及本事詞等。

考蓮子居詞話云：「張子野師師令，相傳爲贈李師師作。按子野天聖八年進士，見齊東野語。至熙寧六年，年八十五，見東坡集。熙寧十年，年八十九卒，見吳興志。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間，又三十餘年。是子野已不及見師師，何由而爲是言乎！調名師師令，非因李師師也。好事者率意附會，並忘子野年幾何矣，豈不疏歟！」按子野卒於元豐元年，當熙寧六年，應爲八十四歲。（詳夏噩禪張子野年譜）蓮子居詞話誤。然其謂子野不及見師師，實不移之論，疑子野另有所贈，調名或經後人妄改也。

秦少游一叢花及小山生查子二首各見本集，茲並錄全詞於後：

「年來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烟裊涼颺。簪髻亂拋，假人不起，彈淚

唱新詞。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叢花

「遠山眉黛長，細柳腰肢袅，粧罷立春風，一笑千金少。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徧看潁川花，

不似師師好。」——生查子

「落梅亭榭香，芳草池塘綠。春恨最關情，月過闌干曲。幾時花裏閒，看得花枝足。醉後莫思家，

借取師師宿。」——生查子

以上生查子第一首，自來多誤爲淮海詞。楊慎詞品拾遺、徐鉉詞苑叢談紀事二、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以至宮闈聯名譜等書，或錄全詞，或摘「徧看潁川花，不及師師好」二句，謂爲少游贈李師師作。考毛刻宋六十名家詞及朱刻彊村叢書所收淮海詞集，俱不載此詞。朱刻本直無生查子調，惟毛刻有生查子一闋云：

「眉黛遠山長，新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羅幕春寒淺。杯嫌玉漏遲，燭厭金刀剪，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

此詞首二句與小山之生查子頗有同字，疑卽因此而譌也。且小山詞有徧看潁川花句，考秦置潁川郡，唐廢郡改曰許州，宋升許州爲潁昌府，卽今河南許昌縣治。是宋之潁昌，卽古之潁川。小山曾監潁昌許田鎮，則此詞或作於潁昌，故曰「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鳳城當指汴京也。

三 師師下場的疑問

師師的下場，各書所載，歸納之可得五說：一、封瀛國夫人。二、棄家爲女冠，金人破汴，吞簪而死。三、流落浙中。四、封明妃被廢，流落湖湘，嫁作商人婦。五、爲金兵所得，官配馬頭軍。

周密浩然齋雅談云：「師師後入宮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真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卽其人也。」後村詩話前集亦謂師師著名宣和，入至掖庭。

吞簪說見李師師外傳。原文略云：「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

汴都平康記云：「靖康中，李生（按上文指師師）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絢、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南宋雜事詩：「築毬吹笛共流離，中瓦鈞闌又此時；檀板一聲雙淚落，無人知是李師師。」蓋卽詠此而以張仲文、白獺髓所載中瓦前娼戶李博士附益之也。

宣和遺事記靖康元年云：「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逢迎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按上述冊師師爲明妃）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考此詩爲劉子翬、汴京紀事，見屏山集。後村詩話引其詩，謂「亦前人感慨杜秋梨園子弟之類。」

官配馬頭軍說見續金瓶梅，因係禁書，故不易見。鄭振鐸文學大綱第二十三章，曾將原書清初刊本「李師師官配馬頭軍圖」採入，注云：「續金瓶梅、金瓶梅南下及李師師事甚爲活躍。」按是書爲山東諸城丁耀亢所作，耀亢字西生，號野鶴，明末清初人，去宋已遠，其所述或得自民間傳說也。以上諸說，續金瓶梅晚出，未可盡信；師師外傳，似有故以名節勵世之嫌。至一三四各說本相近。

師師之入宮掖，容有其事；南渡入浙，亦近情理；晚年或竟嫁作商人婦，流落湖湘以死也。

四 從師師說到小山卒年

蓮子居詞話云：「……考秦少游詞，看徧潁川花，不似師師好。又年來今夜見師師。少游卒於紹聖間，是師師之生，必在元祐初。東京夢華錄李師師汴京角妓，有俠氣，號飛將軍。汴都平康記，政和平康之盛，李師師崔念月皆著名。李生門第尤峻。宣和遺事，師師舊墻武功郎賈奕，賦南鄉子云：由是貶瓊州，事與周美成相類。宣和六年，冊師師爲明妃。自元祐初歷紹聖、元符、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至宣和六年已三十餘年，師師年三十餘矣。……」按少游卒於元符三年，蓮子居詞話誤；惟所稱師師年歲，尙大體近似。茲更綜合各書所載，加以推斷。

張子野不及見師師，前已言之。師師之生，假定在元祐元年，至元符三年，才十五歲，少游晚年所見，正師師角妓時也。證以晁沖之於紹聖黨禍未起前，已「青鳥雙邀阿母家。」則以爲生於元祐元年，似尙嫌稍晚。汴都平康記謂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爲政和間事，實誤。蓋叔用於紹聖初以黨禍離

汴京，或於政和間重來，恰與「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尙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等語符合。故叔用撫今追昔，有「鄴州不在海西涯」之感。否則自政和再越十餘年，宋已南渡，而師亦垂垂老矣。尙有可證者，花草粹編九玉漏遲附注云：「韓魏公子都尉嘉彥，才質清秀，頗有豪氣，因言語與公主參商，安置鄧州，泊春來感懷作此詞，都下盛傳。因教池開，公主出遊教池，李師師獻此詞以侑觴，聲韻悽惋，公主問詞之所由，師師具道其意，公主因緣感疾，帝乃遣使速召嘉彥還都。」考宋史神宗十女傳：「唐國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淑壽公主。初帝念韓琦功德，欲與爲婚姻，故哲宗緣先帝意，以主降琦之子嘉彥。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政和元年薨，追封唐國長公主。」據此則師師獻詞，必在哲宗末年或徽宗初年也。

師師外傳稱徽宗於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幸師師家，依上假定，時師師年二十四，周邦彥已五十四歲，其爲狎客當有年。師師自得帝王之幸，門第愈峻，故至政和間遂聲名溢於中國。方道君退處太乙宮時，師師之色亦當漸衰，迨建炎南渡，師師已年逾四十，流離顛沛，宜「憔悴無復向來之態。」旋更嫁爲商婦，落魄湖湘，劉詩「垂老」二字，正紀實也。

小山詞自跋云：「七月己巳，爲高平公綴輯成編。」余因考高平公不可得，因念陸士衡豪士賦序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一語，遂疑跋中所謂高平公乃師師隱語。小山詞集，或晚年爲師師而編。因曲解太甚，且別無左證，故僅有此一度幻想而已。惟小山生查子旣兩及師師，當亦師師之狎客。使師師生年之假定無大差誤，則小山之卒，不能更在少游以前。讀其「幾時花裏閒，看得花枝足，醉後莫思家，借取師師宿。」可見佚游之興方濃，非殘年衰朽者可比。故小山最早應卒於哲宗元符末至徽宗崇寧初年（建中靖國僅一年）時，師師仍僅十餘歲，或竟死於大觀以後也。

第十九章 珠玉詞箋校記

珠玉詞版本異同，已略述於十五章。茲更取各本互勘，繕爲校記，並酌附箋。其詞調次序，一依毛本；毛刻所缺，則附之章末云。

點絳脣——露下風高

(校)呈珠 許宗彥鑑止水齋明鈔十六家詞本(以下簡稱許鈔本)作笙歌。

蛾 明刊本花草粹編一(以下簡稱粹編)作娥。

浣溪沙——閨苑瑤臺風露秋

(校)疑 粹編二作疑。

又二——三月和風滿上林

(校)紅臉面 胡亦堂輯，勞格補輯元獻遺文(以下簡稱遺文)。如兩輯本異，卽注明胡本或勞

本。作紅粉面。

紫臺心 遺文作紫檀心。

(箋) 宋文鑑六十三載同叔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云：「臣准傳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其兩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以下十三人；三館祕閣，自康孝基以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此詞首句用上林字，當係賦後苑牡丹。

又三——一曲新詞酒一杯

(箋)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因觀王琪大明寺詩板，大加稱賞。嘗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

宋文鑑二十四載同叔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詩云：「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澹澹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

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張宗樞詞林紀事云：「中三句與此詞同，只易一字，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

雙齋詩話：「……無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句，當時稱爲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着語。」

詞苑叢談載王士禎云：「或問詩詞曲分界，子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

四庫全書總目珠玉詞提要云：「集中浣溪沙春恨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乃殊示張寺丞王校勘七言律中腹聯，復齋漫錄嘗述之。今復填入詞內，豈自愛其造語之工，故不嫌複用耶？」

按此詞舊曾誤入夢窗詞，彊村叢書刪之。見彊本夢窗詞浣溪沙注。又張惠言詞選誤作南唐中主詞。

又四——紅蓼花香夾岸稠

(校)小船 | 許鈔本作水船，誤。

又六——小閣重簾有燕過

(箋)宋文鑑七十七載同叔庭莎記云：「介清思堂中講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

又八——綠葉紅花媚曉煙

(校)黃蜂 | 許鈔本作黃蝶。

又十一——一向年光有限身

(校)一向 | 遺文作己是。

有限 | 許鈔本作有恨。

又十二——玉腕冰寒滴露華

(校)玉腕 | 粹編二作玉腕。

(箋)粹編注蘇子瞻作。

清商怨——關河愁思望處滿

(箋)升庵詞品：此詞誤入歐公集中，按詩話或問晏同叔詞鴈過南雲何所本，庚溪以江淹詩「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答之。不知陸機思親賦有「指南雲以寄欽」之句，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南雲字當是用陸公語也。

毛本注：「向誤入歐集，按詩話或問元獻公雁過南雲云云，確是公作，今增入。」按此詞見歐陽文忠近體樂府一，粹編二亦注歐陽永叔詞律三錄此首爲又一體，注云：「首句比前調多一字。按此調，因此詞首二字，故又名關河令。片玉詞亦作關河令，其首句秋陰時晴漸向暝，正與此同。而趙坦菴作，一云：亭皋霜重飛葉滿；一云：江頭伊軋動柔櫓，不如依此爲是。處滿，淚眼，悔屏，塞管，亦皆去上，可知元獻家風。亦可知詞眼定格矣。」家風語指小山填此詞亦用去上，詳下章。

菩薩蠻——芳蓮九蕊開新艷

(校)著時 許鈔本作看時。

又三——人人盡道黃葵淡

(校)摘取承金盞，勸我千長算。
許鈔本作摘承金盞酒，勸我千長壽。

又四——高梧葉下秋光晚

(校)傍闌——許鈔本作倚。

訴衷情——青梅煮酒鬪時新

(校)青梅——許鈔本作青樓。

此時——粹編作此情。

又三——芙蓉金菊鬪馨香

(校)馨香，欲重陽，紅樹，疎黃，思量。

樂府雅詞（以下簡稱雅詞）拾遺馨作芬，欲作近，紅樹作細葉，黃作篁，思量作淒涼。

又四——數枝金菊對芙蓉

(箋)本闕又見張子野詞二，略有異字。

(校)搖落，子野詞作零落，粹編作落葉。

重重和露，西風心事無窮，子野詞作忡忡和淚，東風往事何窮。

酒泉子——春色初來

(校)徧被，粹編二被作折。按折子疑拆字脫去一點。

香枝，許鈔本誤作春枝。

(箋)徐本立詞律拾遺一錄此詞補更漏子四十五字體。並注云：「前段只四句二十一字，至第三句第十八字方起韻，未免疎節，固不如五代諸人各體之佳，萬氏不收，或以此耳。然宋詞非元明比，自應收爲另一體，旁注則依晏別作所定也。」按紅友詞律酒泉子已錄毛文錫「綠樹春深」一闕爲四十五字式，注明「此則前後整齊，宋之同叔稼軒皆用此體。」是萬氏並未遺漏，徐氏以爲更漏子誤也。

望仙門——紫薇枝上露華濃

(校)仙歌，粹編三作山歌。按次首用「新曲」「新聲」，則此首當作「仙酒」「仙歌」，疑

粹編誤。

又三——玉池波浪碧如鱗

(校)翠眉嚙 詞律作嚙。

(箋)詞律四注云：「荷君恩三字疊，末三字用調名。凡詞內用調名者，俱與調無干，不必用也。」

清平樂——春花秋草

(校)三臺 遺文作樓臺。

又二——秋光向晚

(校)卽老 遺文作老盡。

又三——春來秋去

(校)草草 粹編三作忡忡。

依前 遺文作依然。

又四——金風細細

(校)金風 粹編三作西風。

花殘 詞綜作初殘。

(箋)湘山野錄：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制詔，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萃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散蒂以思人。」按韻語陽秋亦載此事，並謂俗又謂之百日紅。胡文恭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云。

更漏子二——塞鴻高

(校)塞鴻 許鈔本塞作寒，疑筆誤。

多別離 遺文多作足，疑誤。

相思兒令——昨日探春消息

(箋)詞律錄此詞爲式，注云：「與相思引無涉。」

撼庭秋——別來音信千里

〔校〕天遙 詞律作天涯。

向人垂淚 遺文胡本作向何人淚，勞本作向誰人淚。

〔箋〕詞律注云：「與撼庭竹無涉，前後結二句同。」

胡搗練——小桃花與早梅花

〔校〕小桃句梅苑作日來江上見寒梅，粹編日作夜。

盡是 梅苑粹編均作自暹。

品格 粹編作標格。

未上 梅苑粹編均作爲甚。

佳人 粹編作美人。

〔箋〕粹編四誤錄爲小山胡搗練第二首。詞律一錄此詞及杜安世「數枝半斂半開時」一首爲式。注云：「前後同，此與前調異（按指搗練子）桃源憶故人，或云卽胡搗練。但彼前後起句，卽用仄起韻，與此不同，故仍各收之。」詞律拾遺謂此詞蓋望仙樓之又一體，應改列

望仙樓調小山詞後，說詳小山望仙樓箋。

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

(校)柳絲 許鈔本絲作絮，疑誤。

(箋)詞律錄此詞爲又一體式，注云：「前後同，白字隔字叶韻，春字長字筵字用平聲，與前詞異。」

(按指李遵勗「帝城五夜宴遊歌」闕)

燕歸梁——雙燕歸飛遶畫堂

(校)壽酒 詞律拾遺作桂醕。

慶佳會，祝筵長，詞律拾遺慶作逢，筵作延。

(箋)詞律拾遺一錄此詞補燕歸梁五十一字體注云：「與五十字石詞同，(按指石孝友「樓外

春風桃李陰」惟後結五字作三字兩句。」

又二——金鴨香爐起瑞煙

(校)猶是 是字許鈔本缺。又祝長壽句祝字作况，疑筆誤。

望漢月——千縷萬條堪結

(校)更撩亂絮如雪 | 許鈔本絮字上有飛字，粹編同。

怎奈有人離別 | 許鈔本奈字下有向字，粹編同。

(箋)詞律憶漢月錄歐陽修「紅豔幾枝輕裊」爲式，注云：「同叔作名望漢月，查與此調同。只

倚煙句，用謝娘春晚先多愁，先字恐誤。(按張月霄藏本粹編改先爲已，殆與萬氏同意。)

酒闌句，用年年歲歲好時節，節可作平。觀後柳詞(指柳永明月明月明月闕。)則知亦可

用仄。但前結云：更撩亂絮如雪，三字兩句，與此不同。後結云：怎奈有人離別，則可作三字兩

句，亦可作六字也。」詞律拾遺七補注上云：「余按同叔詞前結云：更撩亂絮飛如雪，後云：

爭奈向有人離別，多二字。李遵勗，杜安氏作並同，是另一體。」

又三——芙蓉花發去年枝

(校)千春壽 | 遺文勞本春作秋。

雨中花——翦翠妝紅欲就

(校)眠 粹編作睡。

(箋)詞律錄此詞爲雨中花式，謂卽夜行船調，附錄格式甚多。

紅窗聽二——記得香閨臨別語

(校)依前 遺文胡本作依然。

何計 遺文勞本作何寄。

託鴛鴦 遺文胡本託作記。

(箋)詞律七錄柳永詞爲式，注云：「珠玉詞名紅窗聽，然睡字有理，必誤作聽也。」詞律拾遺七

補注上：「校勘記云：按宋本柳永詞名紅窗聽，與珠玉詞同，應以聽字爲是。」

睿思新——芙蓉一朵霜秋色

(校)重新 許鈔本新作深。

又二——紅絲一曲傍階砌

(校)一曲 新悴 許鈔本曲作簇，新作欲。按簇字與下重。

分彩線 粹編分作粉。按分字是。

玉樓春——東風昨夜回梁苑

(校) 一去，雲中歸來，有情無意。古今詞話作欲去，雲間飛來，無情有意。

(箋) 古今詞話（據趙萬里輯本）慶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獻會兩禁於私第，丞相在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曰：「……（詞略）……」於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東風昨夜四字。今得三闋，皆失姓名，其一曰：「東風昨晚吹春晝，陡解去年梅蕊舊，誰人能解把長繩，繫得烏飛並兔走。清香漱豔杯中酒，新酒苗條江上柳，尊前莫惜玉顏酡，且喜一年年入手。」其二曰：「東風昨夜傳歸耗，便覺銀屏寒料峭，年華容易卽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初開梅蕊小，尊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其三曰：「東風昨夜歸來後，景物便爲春意候，金絲齊奏喜新春，願介香醪千歲壽。尋花插破桃枝臭，造化功夫先到柳，鎔酥剪綵恨無香，且放眞香先入酒。」按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有「題上林後亭」玉樓春一闋，與上第二首頗同，惟首二句改爲「風遲日媚煙光好，

綠樹依依芳意早。」又梅蕊作梅尊。

又三——燕鴻過後鶯歸去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

(校)鶯歸去，長於，散似秋雲。歐集作春歸去，來如，去似朝雲。(按白居易花非花云：「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又四——池塘水綠風微暖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

劉攽中山詩話云：「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韻響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

詞林紀事注云：「櫛按東坡詩尊前檢點幾人非，與此詞結句同意，往事關心，人生如夢，每讀一過，不禁惘然。」

(校)銚深 | 許鈔本作銚琮，歐集琮作銚。

闌下 歐集闌作簾。

斜日 歐集作紅日。

響 遺文作暗。

重頭 歐集作從頭。按重頭是謂疊頭曲也。

又五——玉樓朱閣橫金鎖

(校)橫金鎖 粹編六橫作黃。

又六——朱簾半下香鎖印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

(校)朱簾 去後 歐集朱作珠，去作過。

又九——春葱指甲輕攏撚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

(校)鉞深 歐集作鉞鏗條，歐集作條。

又十——紅條約束瓊肌穩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

(校)條 許鈔本作縑，歐集作條。

言不盡 歐集作留此恨。

鳳啣盃——青蘋昨夜秋風起

(校)愁放 許鈔本作愁望。

(箋)詞律錄本首爲仄韻格式。

又二——留花不住怨花飛

(校)倒紅 詞譜作歇紅。

斜向 粹編詞律等作斜白。

離披 詞律作披離。

凭失檻 粹編凭作憑。

新寵 粹編，詞譜，歷代詩餘均作新恨。

滿眼句 詞譜滿字上有空字。

(箋)詞律注云：「用平韻，與前異。此詞壽域集亦載之，末句作滿空眼是相思，則與前結同是六字。但滿空眼不成語，恐是空滿眼之誤也。壽域又一首，共五十七字。末云：空牽惹病纏綿。前後相同無誤，因其前段缺九字，故未取另列，然可從也。」

又三——柳條花類惱青春

(校)飛綠 許鈔本作飛絮。

細絲 許鈔本作細絃。

到處覺尖新 許鈔本處字下有裏字。

(箋)按末句增裏字即成六字句，與壽域之五十七字體正合。

踏莎行——細草愁烟

(校)怯露，時時海燕。絕妙詞選作泣露，穿簾海燕。

帶暖羅衣

許鈔本，遺文及絕妙詞選暖均作緩。

(箋)李調元雨村詞話云：「晏殊珠玉詞極流麗，能以翻用成語見長。如垂楊只解惹東風，何曾繫得行人住；又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盡其致。」

又三——碧海無波

(校)蕭蕭雨

粹編作瀟瀟，

又四——綠樹歸鸞

(校)春光

許鈔本春作時。

當歌

許鈔本歌亦作時，疑誤。

又五——小徑紅稀

(校)朱簾

詞綜朱作珠。

(箋)同叔詞張惠言詞選僅錄此一首，注云：「此詞亦有所與，其歐公蝶戀花之流乎。」
蝶戀花——一霎秋風驚畫扇

(校)亭臺，四坐。許鈔本亭作庭，坐作座。

又二——紫菊初生朱槿墜

(校)展盡 許鈔本盡作畫。

又三——簾幕風輕雙語燕

(箋)毛刻注云：「一刻六一詞，一刻東坡詞。」按樂府雅詞刻歐陽修，草堂詩餘，花草粹編均作同叔。

(校)午醉 歐集醉作後。

餘花 歐集，雅詞俱作紅英，草堂作餘紅。

消息二句 歐集作「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斷。」雅詞同。

又四——六曲闌干偎碧樹

(箋)本首並見陽春錄及歐陽近體樂府。毛刻六一詞蝶戀花調下注云：「六曲闌干偎碧樹，又簾幕風輕雙語燕，俱見珠玉詞，今俱刪去。」按全唐詩詞譜，張惠言詞選均作馮詞，雅詞、花

菴詞選刻歐陽修詞律又作張泌。

歲時廣記杏花雨：「提要錄，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前後，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晏元獻

公詞云：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按絕妙詞選題作清明。

〔校〕誰把遺文歐集均作誰抱。

鈿箏遺文勞本鈿作細。

移玉遺文作撥瓊。

海燕詞綜詞律詞辨均作燕子。

雙飛陽春錄作驚飛。

濃睡全唐詩，絕妙詞選均作濃醉。

鶯亂語許鈔本作人不語，陽春錄作嬌不語。

又五——南鴈依稀稀迴側陣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雅詞，絕妙詞選亦作歐作。花菴題初春。

(校) 縈方寸 雅詞縈作成。

寒梅句 歐集作東風已作寒梅信。絕妙詞選同。

又六——檻菊愁煙蘭泣露

(箋) 許鈔本此詞及紫府羣仙名籍祕一首均題鵲踏枝。毛刻注云：「向另刻鵲踏枝，考是一調，今併入。」按詞譜云：「蝶戀花，本名鵲踏枝，唐教坊曲，宋晏殊改。」是則蝶戀花之名，實自同叔始也。

人間詞話云：「詩兼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似之。」又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此第一境也。」

本首亦見子野詞。又杜安世有端正好詞，與此字句頗同，詞云：「檻菊愁煙，露秋露，天微冷，雙燕辭去。月明空照別離苦，透素光，穿朱戶。夜來西風彫寒樹，凭闌望，迢遙長路。花箋寫

就此情緒，特傳寄，知何處。」（詞律謂端正好卽於中好調。）

（校）雙飛去——子野詞作雙來去。

欲寄彩箋句——毛刻箋字下空一格，許鈔本作欲寄彩箋兼尺素，子野詞同。遺文作欲寄彩

箋兼書素。粹編作欲寄彩牋憑尺素，詞綜作欲寄彩箋無尺素。

離恨苦——詞綜作離別苦。

又七——紫府羣仙名籍祕

（校）人間媚——許鈔本媚作世。

玉堂春——帝城春暖

（校）簾櫳——粹編作籠，按粹編末句脫一觸字。

又二——後園春早

（箋）冷雪蘆叢書本漱玉詞據梅苑刻入，調作小桃紅頗有脫誤。按小桃紅乃連理枝，調名亦未合。

(校) 小妹 | 許鈔本妹作姝。

又三——斗城池館

(箋) 詞律錄本首爲式，注云：「脆管下，與前玉轡下同。珠玉三詞如一，規矩森然，學者不可依圖譜所注平仄。」

漁家傲——畫鼓聲中昏又曉

(校) 齊喝調 | 許鈔本及粹編七均作齊揭調。

又二——荷葉荷花相間鬪

(校) 紅嬌綠掩，波文皺 | 許鈔本作紅嬌綠嫩，波紋皺。

又三——荷葉初開猶半卷

(校) 青涼綠映，爭奈世人 | 許鈔本綠作繖，爭奈作苦恨。

又五——葉下鴉鵲眠未穩

(校) 芳心易盡情無盡 | 許鈔本易作拗，情作絲。按拗字與上句試折亂條意貫，絲字雙關，可從。

又七——宿蕊鬪攢金粉鬧

(校)斂面似啼還似笑 | 許鈔本及遺文還均作開。

葉軟香清 | 葉字遺文胡本作華。

剛向道 | 許鈔本剛作憑。

又九——越女採蓮江北岸

(校)鬪豔 | 遺文豔作間。

又十——粉面啼紅腰束素

(校)曾相過，空怨慕，人不悟 | 許鈔本過作遇，慕作暮，悟作語。

又十一——幽鶯慢來窺品格

(箋)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毛刻六一詞刪。

(校)心似織 | 許鈔本似作如。

粉淚 | 歐集作珠泪。

染就 | 許鈔本及歐集就均作盡。

長相憶 | 許鈔本長作人，有描補痕跡。

又十二——楚國細腰元白瘦

(箋) 本首又見歐陽近體樂府二，毛刻六一詞刪。

(校) 長依舊，和蕊嗅 | 歐集依作如，和作紅。

破陣子——海上蟠桃易熟

(箋) 粹編七題作十拍子，「湖上西風斜日」一首入破陣子。按詞律拾遺七云：「破陣子一名十拍子，本唐教坊樂，以此調一唱十拍，因以爲名。」

又二——燕子欲歸時節

(校) 蠻牋 | 許鈔本作鸞牋。

又三——憶得去年今日

(校) 已滿 | 許鈔本作正滿。

瑞鷓鴣——越娥紅淚泣朝雲

(箋)毛刻題詠紅梅，許鈔本無。

(校)嘯 許鈔本作頻。

又二——江南殘臘欲歸時

(箋)詞律五錄此詞爲本調六十四字式。

嬾人嬌——二月春風

(校)粉痕霑汗 許鈔本原句作「任粉露痕汗」墨筆改「任粉痕沾汗」與毛刻汲古閣原
本同。按翻刻本亦有誤汗爲汗者，此句須叶韻，其爲汗字無疑。翻印校對多疏，如「拆」字
往往誤爲「折」字。汲古閣原刻，並非如此也。

(箋)詞律六錄蘇軾「滿院桃花」闕爲六十八字式，附注云：「珠玉詞於兩結句作平仄仄平
平仄，或仄仄平平平仄，可以不拘；但別家俱與蘇詞同耳。」

又二——玉樹微涼

(校)嘉慶 粹編七作喜慶。又題下有「上壽」二字。

又三——一葉秋高

(校)喜瑞 許鈔本作嘉瑞。

連理枝——玉宇秋風至

(校)嘉宴 許鈔本及粹編八均作家宴。

飄香 粹編飄字上有風字，疑衍。

畫呈游藝 汲古閣原刻作「畫」，通常各本遂作畫，考許鈔本及粹編均作「畫呈」，宜從改。

願百千遐壽 許鈔本脫願字。

(箋)詞律二錄程垓「不恨殘花糝」一首爲式，注云：「比前（按指李白「淺畫雲垂帳」闕）加後疊，故虛舟集名小桃紅，同叔集名連理枝，其實一也，圖譜兩收，誤。」

又二——綠樹鶯聲老

(校)按曲粹編八曲作舊。

况蘭堂 許鈔本無况字。

長生樂——玉露金風月正圓

(校)嘉會粹編八嘉作佳。

來添福壽 詞律拾遺云：「葉本作福壽來添。」

(箋)詞律十一云：「此比前詞（指「閨苑神仙平地見」闕）略明，然亦未必無誤也。無可證，始依舊刻錄存。來添福壽改用叶韻語，如前詞飄散歌聲，則佳，或原是福壽來添也。」

又二——閨苑神仙平地見

(箋)詞律云：「中多難句讀處，必有訛錯。」按此詞惟玉女句下四字誤平仄失一韻，餘均與第一首同。詞律拾遺：「校勘記云：裝真延壽句，延誤作筵，又玉女雙來，近彩雲隨步二句，或謂近字以仄作平叶。按白石詞，近前舞絲絲句，近字自注平聲，本可通讀，第考語氣，似以近字屬下較順。」

山亭柳——家住西秦

(校)落淚 粹編八作淚落。

毛本題作贈歌者 許鈔本無。

拂霓裳——慶生辰

(校)開雅宴 許鈔本脫開字。

玉色 許鈔本作五色。

又二——喜秋成

(校)見千門萬戶 許鈔本及歷代詩餘均無見字。證以其他二首，見字疑衍。詞律作又一體，未當。

會此日 許鈔本及粹編八均無會字，疑脫漏。

願百千爲壽 許鈔本脫願字，歷代詩餘千作年，詞譜作願百年萬壽。

(箋)詞律注云：「次句比前多一見字，宿霧二句，與前詞平仄相反，按晏詞三首前後共六用五字對句，惟此一聯獨異，前後兩樣，恐亦不宜，作者但學前調可也。宴字不叶，清字轉叶，與前

篇及別作異，作者亦當依前。（按前篇指笑秋天首。）

又三——笑秋天

〔校〕笑秋天 許鈔本及粹編笑均作樂。

花綴 許鈔本及粹編俱作花上。

銀簧 粹編簧作箏。

補遺：

浣溪沙——青杏園林煮酒香

〔箋〕許鈔本次「三月和風滿上林」後。遺文亦載之。毛刻珠玉詞注云：「考青杏園林煮酒香是永叔作，今刪去。」又於六一詞注云：「或入珠玉詞，或入淮海詞。」按此閱粹編作同叔。雅詞及絕妙詞選均作歐陽修。絕妙詞選題春半。

〔校〕初着薄羅裳 遺文，許鈔本，粹編二，歐陽近體樂府三均同上。毛刻六一詞及絕妙詞選着作試。

柳絲無力 遺文，許鈔本，粹編均同上。歐集作柳絲搖曳。

日偏長 遺文，許鈔本，粹編，絕妙詞選均同上。歐集日作晝。

減容光 遺文，許鈔本，粹編，絕妙詞選均同上。歐集減作損。

訴衷情——海棠珠綴一重重

(箋) 許鈔本下有此詞，毛刻珠玉詞注云：「考海棠珠綴一重重是子瞻作，今刪。」案此闕見東

坡樂府下，毛本題作海棠。李之鼎據全芳備祖前集卷二十四輯入元獻遺文

(校) 占取春風 東坡樂府占取作共占。

蝶戀花——玉腕冰寒消暑氣

(箋) 許鈔本次「六曲闌干假碧樹」後，毛刻珠玉詞注云：「考玉腕冰寒消暑氣是子瞻作，梨

葉疎紅蟬韻歇是永叔作，今刪去。」案毛本東坡詞有此詞，元刻東坡樂府未錄。

又——梨葉疎紅蟬韻秋

(箋) 許鈔本次玉腕冰寒首後，毛本六一詞注云：「一刻同叔，一刻子瞻。」歐陽近體樂府亦列

入。又見粹編七，注晏同叔作。

(校)梨葉疎紅 粹編作黎葉初紅，歐作梨葉初紅。

銅露咽 粹編與許鈔本同，歐集咽作徹。

蛩吟朱露結 粹編蟲吟珠露結，歐作蟲吟秋露結。

珠簾夜夜朦朧月 歐集同上。粹編珠作朱，夜夜作一夜。

漁家傲——彩筆丹青描未得

(箋)許鈔本次「楊柳風前香百步」後，毛本珠玉詞注云：「考粉筆丹青描未得是六一詞，刪去。」今毛刻六一詞及歐陽近體樂府俱列此詞。

(校)彩筆丹青描未得 歐集彩筆作粉蕊，未作不。

金針彩線 歐集作金針線。

新蓮蒨 蓮歐集均作荷，蒨近體樂府作的。

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

(箋)許鈔本次瑞鷓鴣調後，遺文亦錄入。毛本六一詞注云：「或刻晏同叔。」按此詞又見陽春錄。粹編、全唐詩、歷代詩餘、唐五代詞選均作馮延巳；雅詞、草堂、絕妙詞選俱作歐陽修，蘭畹更作晏叔原。

絕妙詞選題作踏青。

陽春錄調名醉桃源，按歷代詩餘云：「用阮肇事名調，一名醉桃源，碧雲春。」

(校)春半 歐陽近體樂府作春早。

柳如眉 全唐詩、歷代詩餘眉作絲。

花露重 陽春錄重作垂。

雙燕歸 歐集、雅詞、草堂、絕妙詞選、全唐詩歸作棲。

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

(箋)絕妙詞選、詞律及董毅之續詞選均作同叔。絕妙題春景，詞律注云：「前後同。飛雙二字平，而上用日笑二字仄，妙日笑或有用平者，然不如此發調。四點、夢好、鬪草等去上，俱妙！」

玉樓春——綠楊芳草長亭路

〔箋〕見同叔遣文絕妙詞選、粹編、詞林紀事、絕妙題春恨、粹編題作春景、名下注「集無」後附錄詩眼叔原與蒲傳正語、詞林紀事注云：「賓退錄：晏叔原見蒲傳正曰：『先君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叔原曰：『公謂年少爲所歡乎？因公言遂解得樂天詩兩句，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案全篇云云，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校〕花底 遺文，絕妙詞選均作花底。粹編，詞林紀事底均作外。

玉樓人——去年尋處曾持酒

〔箋〕見詞律拾遺二注云：「後第二句比前段少一字，餘同，此詞疑是玉樓春別體，葉本無又字，待一作須。」按粹編五錄此詞，未注明作者。細玩全詞，如沒些兒風味減舊等句，不類同叔作品。

憶人人——密傳春信

(箋)見詞律拾遺二注云：「與少游鵲橋仙相似，惟前次句起韻，後三句少一字，晏別作一首同，恐非一調。粹編豔作景，英下有凌字。」按粹編總目調作憶人人，詞前題作憶遠人，英下並無凌字，想徐氏所見係另一本。張藏明刊本次玉樓人後，雖其前容恩新調二首，俱晏同叔作；但此兩調下既未注明作者，證以粹編他例，未可遽斷卽同叔作也。

第二十章 小山詞箋校記

小山詞，彊村叢書本較毛刻六十一家詞本爲優，以其尙存明本之舊也。茲依其次序，校以毛刻，晏刻及諸鈔本，選本補其所遺，列其同異，錄爲箋校記一章。

臨江仙——鬪草階前初見

(校)羞臉 | 毛刻，許鈔，及晏瑞書本(以下簡稱晏本)均作「羞艷」。趙氏星鳳閣明鈔本(以下簡稱趙鈔本)原亦作豔，以朱筆改臉字。遺文勞本作羞態。

(箋)趙鈔本題作別意。

又二——身外閒愁空滿

(箋)本首又見晁无咎琴趣外篇四。絕妙詞選亦作晁詞，題別意，首句及換頭均作七字。

(校)首二句 | 晁集及絕妙俱作「身外閒愁空滿眼，就中歡事常稀。」

趙鈔，許鈔（以下合稱明鈔）兩本稀均作移，彊從毛刻，晏同。
應賦送君詩 晁集「賦」作「赴」當誤。絕妙作送春詩。
細從 晁集作試從。

誰勸 晁集作誰共勸，絕妙作誰共飲。

又三——淡水三年歡意

（箋）趙鈔本題作別意。

又四——淺淺餘寒春半

（校）枝頭 明鈔原作從前，彊本從毛本改。晏刻同。

梅蕊開 毛刻，晏刻均作梅蕊閉。

又五——長愛碧闌干影

（校）薰 明鈔誤作重。

（箋）趙鈔題別意。

又七——夢後樓台萬鎖

(校)小蘋 晏本作小顰，陽春白雪同。

彩雲 陽春白雪作彩鸞。

(箋)詞林紀事云：「……此詞當係追憶蘋雲而作。又按小山詞尚有玉樓春兩闕，一云小蘋若解愁春暮，一云小蓮未解論心素。其人之娟姿豔態，一座皆傾，可想見矣。」

升庵詞品云：「詞家多用心字香，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詞，心字夜香清。晏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中，以沈香薄劈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薦，花過香成。所謂心字香者，以香末縈篆成心字也。心字羅衣則謂心字香熏之耳。或謂女人衣曲領如心字，又與此別。」

又八——東野亡來無麗句

(校)追思 晏本追作近。

(箋)按此詞前後起處，皆七字兩句，故詞律取爲六十二字式。晏本亦另編在後，注又一體。
蝶戀花——卷絮風頭寒欲盡

(箋)樂府雅詞、絕妙詞選六、類編草堂詩餘二、古今詞統九均以爲趙令時作，故趙萬里輯入聊

復集。草堂題作春恨，詞統、絕妙同。

(校)飄紅 香成陣 詞統同，餘作飄香紅成陣。

鷺飛 草堂飛作來，詞統、絕妙同。

高樓 草堂作樓高，詞統、絕妙同。

層波橫一寸 毛刻橫作潢，晏刻作橫波秋一寸，各選本同。

又三——庭院碧苔紅葉徧

(校)重陽 毛本作登高，絕妙詞選同。

金菊 絕妙、草堂均作黃菊。

澄如練 絕妙、草堂均作明如練。

吹愁怨 絕妙、草堂吹俱作吟。

(箋)草堂編入秋怨類，趙鈔題作秋景。絕妙作秋深。

又四——喜鵲橋成催鳳駕

(校)加意 明鈔均作如意，毛刻，晏刻作加意，彊本從之。

(箋)趙鈔題作七夕。

又六——碾玉釵頭雙鳳小

(校)嫩麴羅裙勝碧草 毛本作嫩麴口口羣勝口，晏本同。明鈔原作嫩麴罷羣勝碧草，趙藏本

朱改爲羅裙。

芳意 毛本芳作春，晏同。

又七——醉別西樓醒不記

(校)醉別 勞本別作到。

夜寒 絕妙詞選作夜闌。

〔箋〕絕妙題作別恨。

又八——欲減羅衣寒未去

〔箋〕雅詞、絕妙、草堂、詞統、詞綜及歷代詩餘均以爲趙令時作，故趙萬里輯入聊復集，歲時廣記。一杏花雨條引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正恨清明雨，亦稱趙德麟詞。粹編七作小山。絕妙詞選題作清明，類編草堂，詞統並同。

〔校〕殘杏 勞本殘作紅，絕妙詞選同。粹編、詞統、詞綜、歷代詩餘仍作殘。

啼紅 粹編、詞統、詞綜、歷代詩餘並同。餘選本作啼痕，趙輯從之。

沈香烟 趙輯作沈烟香，絕妙作水沈香，草堂作水沈烟，詞統、詞綜、歷代詩餘並同。粹編仍作沈香烟。

宿酒 趙輯作宿雨，粹編、絕妙、草堂、詞統、詞綜、歷代詩餘均作宿酒。

遠信還因歸燕誤 粹編同，絕妙作飛燕，又將歸信誤。

又九——千葉早梅誇百媚

(校)一捻 明鈔作捻，惟毛刻，晏刻俱作稔。

(箋)趙鈔題梅花。

又十一——金剪刀頭芳意動

(校)採蕊 許鈔採作採。

閑時 兩明鈔並同，彊本從毛刻作開。

縹緲 毛本作縹緲，晏本作渺渺。

又十一——笑豔秋蓮生綠浦

(校)又是 毛本是作值。

(箋)趙鈔本題秋蓮。

又十二——碧落秋風吹碧樹

(校)紅旌 趙鈔本作紅旌，許鈔本作紅旌，毛刻，晏刻，粹編，俱同，彊本從之。

淚痕 粹編淚誤浪。

(箋)趙藏本題七夕。

又十三——碧玉高樓臨水住

(校)樓下路 詞綜路作度。

曉鶯聲 長在 粹編鶯聲二字顛倒，長作常。

又十四——夢入江南烟水路

(校)鎖魂誤 絕妙詞選，粹編及晏本均作佳期誤。

卻倚緩絃歌別緒 毛本作却倚鯤絃無別緒，粹編作却倚鯤絃歌別緒，晏本同，惟鯤作鷗，

絃作弦。明鈔及絕妙俱同彊刻。

(箋)絕妙題下注別恨。

又十五——黃菊開時傷聚散

(校)羅帶 兩明鈔同。毛本，晏本俱作羅袖。

鷓鴣天——彩袖殷勤捧玉鍾

(校)當年絕妙及詞林紀事年作筵。

楊柳 兩明鈔及諸家詩話選本俱作楊柳，惟毛刻，晏刻作楊葉。按本集清平樂有那回楊葉樓中句，小山屢用，必有本事。

樓心 遺文勞本作樓頭。

扇影 勞本及絕妙詞選，俱作扇底。

(箋)草堂題勸酒，絕妙題佳會。

侯鯖錄七：晁无咎言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按復齋漫錄引晁語叔原作元獻)

漁隱叢話後集三十三：「茗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於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晁无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全篇……詞情婉麗。」

野客叢書：「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

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

白雨齋詞話：「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晏小山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似此則婉轉纏綿，情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玩味。」又曰：「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真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豔體中極致。……」

又二——醉醒來春又殘

(校)鸞空怨 毛本，晏本俱作鸞。

終易散 明鈔缺散，彊本從毛刻補，晏同。

又三——梅蕊新粧桂葉眉

(箋)趙鈔題作別意。

又四——守得蓮開結伴遊

(校)拚得 兩明鈔本，毛本，晏本拚俱作判。

西風動 趙鈔獨作動，餘均作西風勁。

爭奈朱顏不耐秋 毛本，晏本俱作爭尙朱顏不奈秋，許鈔本尙作尙。

(箋)趙鈔本題作採蓮。

又五——鬪鴨池南夜不歸

(校)新詩 毛本詩作滴，明鈔及晏本俱作詩。

紅瓊 遺文勞本作紅裙，許鈔本瓊字缺，毛本及晏本均作紅綃。

又六——當日佳期鵲誤傳

(校)人在 許鈔本在作立。

(箋)晏本題七夕。

又七——題破香箋小研紅

(校)詩成多寄 | 許鈔本成作篇，毛本、晏本俱作詩多遠寄。

春衫 | 晏本衫作山。

又八——清穎尊前酒滿衣

(校)穎 | 晏本同，明鈔，毛刻均作穎。

細話 | 許鈔本話作語。

(箋)趙鈔本題送應試。

又十——小令尊前見玉簫

(校)楚宮遙 | 毛本晏本遙俱作腰，誤。

(箋)聞見後錄十五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

又十三——陌上濛濛殘絮飛

(校)怨月 | 毛、晏本及粹編俱同，惟兩明鈔本作日。

曼倩 遺文勞本作何事，又陌上誤作陌陌。

又十四——曉日迎長歲歲同

(箋)趙鈔本題冬至。按此詞應蔡京之請而作，見碧鷄漫志二卷。

又十六——手撚香箋憶小蓮

(校)憶小蓮 毛本憶作意。

算有 毛本晏本作若有。

又十七——九日悲秋不到心

(校)須教 晏本同。毛本明鈔本均作交。

(箋)趙鈔本題九日。

又十八——碧藕花開水殿涼

(校)皇州 毛本作皇洲。

(箋)絕妙詞選注云：「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與宮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

稱上意。」

萬年枝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萬年枝江

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漁隱叢話前集二十二）

生查子——金鞭美少年

（校）金鞭 遺文勞本同，毛本，粹編、絕妙詞選均作金鞍。

繡被 草堂、粹編俱作翠被。

背面 草堂作背立。

牽繫 詞綜作縈繫。

（箋）草堂詩餘選入春恨類，絕妙題下注闡思。

詞律三生查子調附注云：「圖譜注生查子名，改作美少年，可笑。夫美少年三字，因晏小山

此詞首句，金鞍美少年故也……」

後村詩話前集：潘閔客舍詩，土床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

能道也。

又二——輕勻兩臉花

(校)錦箋 毛、晏本均作彩箋。

又三——關山魂夢長

(箋)絕妙詞選五、粹編一、詞綜七、歷代詩餘四均作王觀詞，趙萬里輯入冠柳集。

(校)魂夢 歷代詩餘作夢裏。

魚雁音塵少 各選本魚作塞，慶作書。

只爲相思老 各選本只爲作一夜，詩餘相思作容顏。

歸夢 毛、晏本及各選本夢俱作傍。

又五——一分殘酒霞

(箋)絕妙詞選題作別思。

又七——紅塵陌上遊

(校)相思處 毛、晏本均作相逢處。

(箋)絕妙詞選題閨思。

又八——長恨涉江遙

(校)誤入 毛、晏刻及許鈔本均作臥。

(箋)李調元雨村詞話一云：「小山詞似古樂府，余絕愛其生查子，（詞略）公自序云：『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可以當之。」

又九——遠山眉黛長

(校)腰肢嬾 明鈔本作腰支裊。

又十——落梅庭榭香

(校)庭榭 明鈔均作庭樹，毛、晏刻作亭榭。

日過 毛本作月過。

又十二——官身幾日閒

(校) 艤 毛本同上，明鈔作璣，晏本作院。

南鄉子——淥水帶春潮

(校) 青潮 許鈔本改青爲春。按粹編作青潮，絕妙詞選，陽春白雪及晏本均作春。

小渡橋 勞本渡作度。

落花朝 趙鈔，晏刻，毛刻均同上，絕妙落作與，許鈔本改落爲與。

迢迢 勞本作飄蕭。

又二——小蕊受春風

(校) 受春風 毛本受作愛。

心字濃 晏本字作事。

又三——花落未須悲

(校) 未須悲 明鈔及粹編均作未消悲。

紅蕊 兩明鈔均作紅藥，彊本從毛本改。

又五——畫鴨爛熏香

(校)更是無情 明鈔毛刻俱作更是。彊本校記云：「按更字疑便誤。」考晏本正作便字。

又六——眼約也應虛

(校)相於 毛晏本均作相期。

清平樂二——千花百草

(校)當筵 粹編三同上。毛晏本俱作當年。

又四——可憐嬌小

(校)朱顏長好 毛本長作常。

又五——紅英落盡

(校)鈿箏 粹編三鈿作細，疑誤。

又七——波紋碧皺

(校)清明 絕妙詞選作晴明。

花梢 粹編三作花銷，疑誤。

（箋）絕妙題作春情。

又八——西池烟草

（校）西池烟草，恨不尋芳早。 勞本西池煙罩，何處尋芳草。

又十二——暫來還去

（校）暫 晏本作暫。

約略 粹編同上。毛本作略約。

又十三——雙紋彩袖

（校）有情須醉樽前 粹編三須作酒。

又十六——沈思暗記

（校）秋少味，月淺 粹編秋作酒，淺作淡。

木蘭花——鞦韆院落重簾暮

〔校〕彩筆閒來題繡戶，草堂作寂寞春閑扇綉戶，勞本同。

丹杏 草堂作紅。勞本同。

風後絮 粹編六風作花。

〔箋〕草堂調作玉樓春，編入人事類離別後。

沈東江〔謙〕曰：「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遠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晏叔原

紫駟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深得此法。（見詞統源流及詞苑叢談等）」毛本

入玉樓春調，於第八首注云：「以上舊另刻木蘭花，今考調同併入。」按詞律發凡云：「詞

有調同名異者，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目次木蘭花調下，杜文瀾附注云：「按木蘭花

唐人所作，如上四體是已，句多參差，平仄亦多不拘。至宋名玉樓春，則七言八句，皆整齊者

矣，須記八句，第二字先平後仄，相間用之。」詞律拾遺七木蘭花注：「葉氏云：按花間集，木

蘭花只此三體。其五十六字皆題玉樓春，今諸詞書五十六字亦題木蘭花，似誤。三體謂五

十二字毛作，五十四字魏作，及此章詞也，粹編三體自爲一調。」又沈天羽曰：「調有定名，

卽有定格，其字數音韻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一曰宮調……一曰體製……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見詞學全書，詞論）沈氏此說，較詞律所云爲近理，小山此八闋題木蘭花，而別有玉樓春十三首，殆以所入之宮調不同也。

又三——小蓮未解論心素

（校）小蓮 陽春白雪作小憐。

狂 趙鈔本誤作旺，餘本均作狂。

鈿箏 綠陰 偷眼覷 陽春白雪鈿作秦，綠作欲，覷作處。

又四——風簾向曉寒成陣

（校）梅蒂 蒂許鈔本，晏本及粹編均作蒂。

來報 開晚 毛本來作未，晚作曉。

又五——念奴初唱離亭宴

(校)羅衣 | 毛本作衫。

又六——玉真能唱朱簾靜

(校)憶在 | 毛本作憶上。

又七——阿茸十五腰肢好

(校)月會花期 | 毛本作會合花期，晏本同。

減字木蘭花二——留春不住

(校)且占香紅 | 毛本，粹編二均作且伴香紅。

泛清波摘遍——催花雨小

(箋)詞律十八云：「此調丰神婉約，律度整齊，作者何寥寥耶？而各譜中失收，更不可解。愚按此詞，當是四段合成，催花至春早爲一段，秋千至多少爲二段，而長安道三字，乃換頭語也。只露紅句與倦客句平仄異耳。楚天渺至清曉爲三段，帝城杳至末爲四段。此則字數整齊者。華字照後月字宜仄，恐是影字之訛。抑或後月字是作平，皆未可知。然此等不歇拍處，原不

拘也。如前露紅倦客二句，唱宜皆平平帶過，其勢趨向下句。於鬪字恨字兩去聲，著力縱激，而以早字少字兩上收之。空把且趁二句亦然。故後二段煞句，亦皆用上聲。而自字翠字，先用去聲也。管見如此，知天下人，莫不以爲迂且怪矣。前結句，詞匯作暗惜花光飲恨多少，甚無義理，原疑其誤。及查汲古刻小山詞，又作暗惜花光陰恨多少。花光陰與花光飲皆不通，因恍然悟後結又用花月，則此花字乃誤多，而詞匯又因陰字，訛作飲字耳。

詞律拾遺八泛清波摘徧調名下注云：「葉本都是作却是，芳草作春早，吳霜下有點字。」
杜文瀾校勘記云：「按詞譜空把吳霜鬢華句霜字下有點字，應遵補。」

按泛清波大曲見宋史樂志，小山蓋摘取其中四徧填之，故名之曰摘徧。萬氏所論分段甚是，並非迂且怪也。杜氏謂應遵詞譜補點字，愚以爲「華」字或係衍文，倘去華字增點字，使成「空把吳霜點鬢」句，則與下疊「且趁朝花夜月」平仄正合，較萬氏改鬢爲影或叶月爲平之說，似勝一籌也。

（校）暗惜光陰恨多少 兩明鈔本均同上，毛本及粹編十二惜字下均有花字，四庫總目小山

詞提要會舉其誤，說與萬氏同。

自悲清曉 | 許鈔本同上，惟趙鈔本自作月。

洞仙歌——春殘雨過

(校)便杏隔秦源 | 毛本杏作香。

菩薩蠻三——鸞啼似作留春語

(校)綠鏡 | 毛本鏡作境。

又四——春風未放花心吐

(校)綠鬢紅杏枝 | 晏本綠鬢作淡勻。

前夜月當樓 | 晏本前夜作別後。

又五——嬌香淡染胭脂雪

(校)花月鏡邊情 | 毛本、晏本情俱作人，粹編三作明。

又六——香蓮燭下勻丹雪

(校)雙揭鼓 | 晏本作催疊鼓。

又七——哀箏一弄湘江曲

(箋)毛本注或刻張子野，按草堂作子野，粹編作小山，宋詞鈔又作陳后山。草堂題詠箏。

(校)湘波 | 草堂作江波。

秋水慢 | 勞本慢作漫。

玉樓春——雕鞍好爲鬣花住

(校)多被 | 毛本作都被。

又二——一尊相遇春風裏

(校)醉頭扶不起 | 勞本醉扶二字顛倒。

又五——旗亭西畔朝雲住

(校)騰騰 | 毛、晏兩本均作騰騰。

又八——斑駁路與陽臺近

(校)饒似 寄與 毛本作繞似，寄與。

又九——紅綃學舞腰肢軟

(校)旋織 毛本作施織，晏本作巧織。

又十——當年信道情無價

(校)阿誰 趙鈔阿作何。

臨分 粹編六作臨時。

又十三——輕風拂柳冰初綻

(校)有限 各本俱作限，惟毛本作恨。

阮郎歸——粉痕閒印玉尖纖

(校)粉痕閒印 絕妙詞選閒印作閉邸。

晚奩 毛、晏本及絕妙俱作曉奩。

又三——舊香殘粉似當初

(校)舊香殘粉 | 勞本作殘香臘粉。

袞鳳冷 | 勞本作袞下冷。

枕鴛孤 | 勞本作枕中孤，毛本作枕鴛孤。

又四——天邊金掌露成霜

(校)蘭佩紫 | 毛、晏本均同上，兩明鈔本佩作珮。

舊狂 | 晏本作舊妝，非。

又五——晚妝長趁景陽鐘

(校)晚妝 | 趙鈔本同上。毛、晏刻及許鈔本俱作曉妝。

櫻桃 | 兩鈔本同上。毛、晏本均作櫻唇。

歸田樂——試把花期數

(校)只恐花飛又春去 | 彊本從詞譜。兩明鈔本及毛、晏刻本均作「只恐去」將「春去」兩

字屬下闕。無「花飛又」三字。

問此意 還會否 兩明鈔本及毛晏刻本俱脫問還二字。

花期數 趙鈔本數誤作教，許鈔本未誤。

浣溪沙二——臥鳴池頭小苑開

(校)柳長莎軟路縈回 毛本作長莎軟路幾縈回。

靜避 毛本避作選。

又三——二月和風到碧城

(校)和風眠雨 歌樓 毛本作風和，弄日，歌臺。

(箋)趙鈔本晏刻本題均作柳。

又七——家近旗亭酒易酤

(校)花時長得 趙鈔本時誤作村，晏本長作常。

歌笑 毛本笑作扇。 床前 毛本作床頭，詞林紀事同。

還解 圖書集成作不解（按圖書集成，博物類，娼妓部，藝文，注宋晏殊，題作春宴。）

(箋)詞林紀事：能改齋漫錄晏叔原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櫛按唐韓翃詩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小山祇易二字，放翁乃謂此聯氣格過於本句，余所不解。

又九——飛鵲臺前暈翠蛾

(箋)毛晏本無此闕，見毛刻山谷詞。粹編二亦作黃魯直，趙鈔本題畫眉。

(校)暈 山谷詞作近。

新換絳仙螺 山谷詞作「新買帝青螺」，粹編作帶青螺。

加意爲壘多 山谷詞作「如意爲情多」，粹編同。

睡痕 山谷詞及粹編均作淚痕。

又十一——一樣宮粧簇彩舟

(校)碧羅團扇 人在 毛晏本俱作碧團羅扇，人作時。

又十二——已拆鞦韆不奈閒

(校)摺 許鈔本，毛、晏刻，俱作褶。

紅窗紅豆憶前歡 毛、晏本紅窗俱作綠箋，又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作綠殘紅豆憶前歡，

(見金谷遺音及粹編二)豈因牋殘二字形似致訛歟？

又十四——團扇初隨碧簾收

(校)畫檐 毛本檐作簾。

又十六——唱得紅梅字字香

(校)雕觴 晏本作離觴。

又十七——小杏春聲學浪仙

(校)水調 毛本作新調。

又十九——浦口蓮香夜不收

(校)東樓 晏刻作東流。按本集滿庭芳「南苑吹花西樓題葉」及六么令「常記東樓夜雪」

則流字非是。

又廿一——樓上燈深欲閉門

(箋)毛本注云：「舊失題，次卷末。」

(校)歸去——毛、晏本俱作散處。

向日——毛、晏本俱作白日。

六么令二——雪殘風信

(校)消息——趙鈔本息誤自。

香莫白——毛本白作拆，粹編九作密。

又三——日高春睡

(校)曾笑陽臺夢短——遺文勞本作「可惜陽臺夢杳。」

更漏子五——出牆花

(校)誰有——毛、晏本俱作可否。

河滿子——對鏡偷勻玉筋

(校)繫誰紅豆。晏本乙作「紅豆繫誰」語順而律失，不可從。

鎖定。毛本作銷定。

愁倚欄令——憑江閣

(校)草綠花紅。趙鈔本及毛刻本作草紅花綠，惟許鈔本及晏刻本未顛倒。

又三——春羅薄

(校)酒醒寒。毛、晏本醒均作醒。

(箋)按此調一名春光好。詞譜云：唐教坊曲，碧鷄漫志引羯鼓錄云：「明皇於春雨始晴，命取羯鼓臨軒縱擊，因歌此曲。」後晏幾道詞有「拌却一襟懷遠淚，倚闌看。」句，因名愁倚闌，或

名倚闌令。

御街行——年光正似花梢露

(校)良月。明鈔，晏刻，粹編俱同上，惟毛本作涼月。按同叔望漢月調亦有「好風良月」句，作良月是。

浪淘沙四——翠幕綺筵張

(校)衷腸 毛本作哀腸。

醜奴兒——昭華鳳管知名久

(箋)毛本注云：「此闕舊刻醜奴兒，另編，亦稍有異同。日日作聞道，閒倚作方看，應從作可憐。」

兩明鈔本注云：「此二曲亦見於採桑子，其間小有不同，今兩存之。」

彊本校記云：「按原本採桑子調，複載此詞，日日作聞道，閒作方，應說作可憐。今刪。」按毛、

晏兩本均入採桑子。

(校)應說 彊本從趙鈔本作應說。許鈔本，毛、晏刻俱作應從。

又二——日高庭院楊花轉

(箋)毛、晏本及粹編調均作采桑子。毛本注云：「此闕向刻醜奴兒，另編。」

訴衷情——種花人自蕊宮來

(校)今年芳意何似，應向舊枝開。毛本作今年芳意無數，何似應枝開。

又二——淨揩粧臉淺勻眉

(校)苦無 | 毛本作方無。

又四——憑觴靜憶去年秋

(校)寄東流 | 毛、晏本均作向東流。

又六——長因蕙草記羅裙

(校)試寫殘花 | 晏本殘花作花牋。

又七——御紗新製石榴裙

(校)香痕 | 毛、晏本作香芸。

又八——都人離恨滿歌筵

(校)星屏 | 彊本校記云：按二字誤倒。

迎送 | 趙鈔迎作近。

好女兒——綠徧西池

(箋)詞律九錄此詞爲好女兒六十二字式。滿路誤作沸路。注云：「儘字想字上聲，而儘字望字去聲。更字又字去聲，而細雨與誤了去上聲。如此發調，豈非作家！」

又卷四繡帶兒調附注云：「按山谷有好女兒詞三首。其二首與此（指會觀「滿灑隴頭春」）字字相合。故嘯餘所收繡帶子，卽黃詞也。……至好女兒，又有晏小山六十二字一詞，另列於後。蓋調名重複訛混，不得不如此分晰耳。」

又二——酌酒殷勤

(校)長新 粹編七同上。毛、晏本均作常新。

點絳脣——花信來時

(校)占了 晏本占作沾。

又二——明日征鞍

(校)明日 許鈔，毛刻均作明月，晏本作日，趙鈔改月爲日。

倚處 毛刻處作徧。

又三——碧水東流

(校)涼葉 毛本作涼華，晏本作桐華。

未如 毛、晏本如均作知。

又五——湖上西風

(校)新聲 毛、晏本均同上，明鈔均作新亭。

兩同心——楚鄉春晚

(校)閒隨 毛刻，明鈔，俱脫閒字，晏本有。彊本從粹編補。詞譜作漫隨，詞律作閒尋。又宋詞鈔注

云：「閒隨一刻漫尋。」

惡滋味 明鈔，晏刻，粹編均同上。毛刻惡作愁。

(箋)詞律十注云：「此詞用詩韻十三元，故用源字起韻，不知此字入詞，實與餘音不叶，今人皆

知分用，不宜效之矣。」

詞律拾遺七云：「按源字係誤用，今之詩韻，併元魂痕爲一部者，起於劉淵。若廣韻，集韻，

略均不併。自來俱以元、寒、桓、刪、山、先、仙通用。真、諄、臻、文、欣、魂、痕通用。源在元韻，不能叶魂、痕也。惟宋人周文璞「剪梅」（詞略）用寒刪韻而闌入魂南二字，卽以劉淵陰時中韻衡之，亦不盡合，尤爲躍冶之金，學者慎勿效顰。」

少年遊——綠勾闌畔

（校）朦朧——毛本作朦朧，粹編五作朦朧，三字疑騰字原係小注，誤入句中。

歡計——毛本作歸計。粹編句末小字注云：「歡作歸。」許鈔本此句作「勸口莫忽忽。」

又二——西溪丹杏

（校）南樓——毛本作南橋，粹編同。

聞歌——聞趙鈔本誤間。

又三——離多最是

（校）離多——許鈔本改多作人。

終似——晏本作長似。

者番 各本俱作這番。

虞美人——閒敲玉鐙隋隄路

(校)隋隄 毛、晏本隋作隨。

又二——飛花自有牽情處

(校)牽情處 歷代詩餘處作地。晏本從之。按處墜同押，宋詞屢見，改作地非。

枝邊口 枝邊下疆本從明鈔空格，口毛、晏本均有墜字。遺文勞本作舞。

東流 晏本作東溪。

闌干見 明鈔及勞本同上，毛本作徧。

遠彈 毛本遠作自。

(箋)趙鈔本題落花。

又七——小梅枝上東君信

(校)總爲 毛本作甚爲。

小鴻 明鈔及粹編六均作小鴻。毛晏本作小鳴。

(箋) 粹編六誤注晏同叔作。

又九——絃彈盡仙韶樂

(校) 香襟 毛晏本俱作千金。

采桑子——花前獨占春風早

(校) 花前 梅苑，粹編前均作中。

秀豔 梅苑作香豔。

鳳管催 毛晏本催均作吹，梅苑及粹編俱作調角催。

更晚 梅苑，粹編晚作曉。

(箋) 趙鈔本題作梅，粹編二錄同叔采桑子三首，此列第三。

又三——蘆鞭墜偏楊花陌

(校) 醉落 明鈔作醉歸。毛晏本作醉拂，彊本從粹編二作醉落。

留解 趙鈔本作香解，許鈔本作口解，彊本從毛刻。按粹編亦作留。

金鞍 毛本，粹編均作金鞭。

又五——征人去日殷勤囑

(校)輕春 毛、晏本作輕風，粹編作輕絲。彊刻從趙鈔本，校記云：「輕字疑經誤。」按許鈔本正
改爲經字。

又七——春風不負年年信

(校)短恨 毛、晏兩本作恨短。

又八——秋來更覺銷魂苦

(校)憑看 彊本從趙鈔本誤作看字。按許鈔本，毛、晏兩刻本，粹編二俱作憑肩。

又九——誰收一點淒涼意

(校)夜痕 晏本作衣痕，當誤。

又十二——高吟爛醉淮西月

(校)自寫 毛本自誤再，晏本作字寫。

出畫樓 毛、晏本俱作到別州。

又十四——無端惱破桃源夢

(校)明日青樓 毛、晏本日作月，許鈔本青作清。

又十五——年年此夕東城見

(校)年年 毛本作年時。

又十六——雙螺未學同心綰

(校)敲盡 各本同。彊本校記謂敲字疑散誤。

(箋)詞品張子野減字木蘭花「垂螺近額」又晏小山雙螺未綰同心結，按垂螺雙螺蓋當時

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小山采桑子「紅窗」闕，又有「猶綰雙螺」句。)

又十八——非花非霧前時見

(校)垂簾 毛、晏兩本作重簾。

又二十一——別來長記西樓事

(校)襟 各本俱作衿。

逍遙

毛、晏本同上。明鈔均作逍迢，當誤。

又二十二——紅窗碧玉新名舊

(校)千斛

毛本作一斛。

又二十三——金風玉露初涼夜

(校)暗傳

毛、晏本俱作倩傳。

踏莎行二——宿雨收塵

(校)尋芳興

毛、晏本俱作尋芳信。

又四——雪盡寒輕

(校)猶記

晏本作猶計。

滿庭芳——南苑吹花

(校)可憐便流水西東。兩明鈔本俱脫便字作六字句。彊本從花菴絕妙詞選補。粹編九同。毛、晏本均作「可憐流水各西東。」按此句應作上三下四。毛、晏刻失律，不可從。

西風 絕妙，粹編，俱作淒風。

共說 絕妙，粹編，俱作說與。

清愁 晏本清作消。

(箋)絕妙，粹編均題作秋思。

留春令——畫屏天畔

(箋)詞律目次杜文瀾校留春令云：「按此詞前第四，後第三，兩七字俱拗句，是正格，如小山手撰紅牋寄人書，樓下分流水聲中是也。」

又三——海棠風橫

(校)花飛 毛本作飛絮，晏本作楊花。彊本從明鈔作花飛。

仔細 明鈔本無仔細字。飛字與細字間有一絮字，彊本從毛本改絮爲仔細。

風入松——柳陰庭院杏梢牆

(校)水沈口誰暖前香。趙鈔本無空格，許鈔本水字上略留餘地。毛晏本俱作水沈難復暖前香。粹編八作水沈烟暖前香。

按本調此句亦有作六字者，如康伯可之「一宵風雨送春歸」闕，此處填「與誰同撚花枝」，其平仄與「水沈誰暖前香」或「水沈烟暖前香」正合，且仄聲俱作上。是知必有此句格。原詞並無脫誤，毛晏本或經後人竄改也。

墜鞭人意 粹編意作去。

回腸 粹編作愁腸。

清商怨——庭花香信尙淺

(校)庭花香信尙淺。明鈔、晏刻及粹編二俱同上，惟毛本信字下有一空格。按珠玉詞云：「關河愁思望處滿」，據此則小山詞似脫一字。但考周美成有傷情怨及關河令各一首，此二調皆清商怨之異名，關河令卽因同叔詞首二字而得。美成關河令首句作「秋陰時晴漸

向暝，傷情怨首句作「枝頭風勢漸小。」其字數及四聲，一合於同叔，（按思字讀平）
一合於小山。是知此調有格式多種，毛氏或因同叔作七字句，遂妄增一空格歟？

秋蕊香——池苑清陰欲就

（校）難歡偶 毛晏本及粹編四俱作歡難偶。

皆如 粹編誤皆爲背。

思遠人——紅葉黃花秋意晚

（箋）詞律拾遺補注上云：「第三句粹編作看雲過盡，多看字。」按張月宵藏明刻花草粹編五並無看字。

碧牡丹——翠袖疎紈扇

（校）毛本於「事何限」處分段，後闕自「悵望」起。圖譜同，詞律會辨其失。

又趙鈔本鸞字下遺賤字，彊本從毛刻增。

醉落魄——滿街斜月

(校)滿街 明鈔及粹編六街作鞭，彊本從毛刻。

思歸 毛本作歸思。

短長亭下 毛本脫長字。

晏本調作一斛珠。

望仙樓——小春花信日邊來

(箋)按本調又名胡搗練，詞律誤分爲兩調，粹編四更將小山此詞，於望仙樓及胡搗練調名下各錄一次，僅異數字。

(校)小春花信日邊來 粹編胡搗練日邊作雪中。

未上江樓先拆 毛本樓作梅。粹編望仙樓作未上江梅先折；胡搗練作壠上小梅先拆。梅

苑作隴上江梅先拆。詞律作冰上江梅先拆。

素衣染盡天香 梅苑作素衣洗盡九天香，粹編胡搗練同。

國色 毛本作團色。

故溪 粹編胡搗練作故園。

鳳孤飛——一曲畫樓鐘動

(校)飛塵滿 毛本塵下有座字，粹編同。

更少 毛本及粹編均作更小。

(箋)詞律五注云：「惟有此詞，外無他證。」

西江月——愁黛顰成月淺

(校)綠江春水寄書難 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作錦江。

武陵春——綠蕙紅蘭芳信歇

(箋)趙鈔本題作菊。

又二——九日黃花如有意

(箋)趙鈔本題作九日。

解佩令——玉階秋感

(校)團扇無緒 粹編七及兩明鈔本同上，毛、晏二本無下有情字。

(箋)粹編七題作宮詞。

行香子——晚綠寒紅

(校)粉屏 粹編七同，晏本粉作錦。

喜團圓——危樓靜鎖

(校)遠岫 毛本作迢，晏本作遙。

(箋)詞律五注云：「此調惟此詞，後段同人月圓。」又毛稚黃填詞名解云：「晏殊詞天還有意，不違人願與個團圓。調名與團圓。」按珠玉集中無此調，惟粹編四於小山喜團圓之後錄其詞，下闕末有此數語，但未注明作者姓氏，未可遽謂晏氏所作也。

憶悶令——取次臨鸞勻畫淺

(校)月底相逢花下見 毛本，粹編三及詞律均脫花下二字。

更教 毛本，粹編及詞律教均作交。

梁州令——莫唱陽關曲

(校)聞歌 毛本及粹編五作于今。

南樓 毛本及晏本樓作橋。

却似 粹編作切似。

(箋)容齋隨筆初集十四：「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令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

戈載詞林正韻發凡論入聲作三聲，略謂「入聲作三聲，詞家亦多承用。押韻者如晏幾道梁州令『莫唱陽關曲』曲作上……」

燕歸來——蓮葉雨

(箋)晏本調作喜遷鶯。明鈔誤作燕歸來，彊本從之非是。應依毛本改梁作來。

補遺

洞仙歌——江南臘盡

(箋)晏本輯自歷代詩餘題作柳。按又見梅苑，題應改作梅。

探春令——綠楊枝上曉鶯啼

(箋)晏本據歷代詩餘輯入。又見草堂詩餘春恨類，花草粹編五，詞律六及詩餘圖譜等。

滿江紅——七十人稀

(箋)晏本據歷代詩餘。按又見粹編九，題作「壽大山兄」，下注「小山」二字。此小山不知是
否晏叔原，未考得其兄有號大山者。此詞風格，頗不類叔原作也。

眞珠髻——重重山外

(箋)晏本題作梅，從歷代詩餘輯出。按又見梅苑。粹編十二次小山泛清波摘遍後，未注作者。詞
律拾遺五錄晏詞補眞珠髻調。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

(箋)毛刻淮海詞調作憶仙姿。注云：「或刻晏叔原。」草堂詩餘此詞與探春令（綠楊枝上曉
鶯啼）均次小山生查子（金鞭美少年）後，未注明作者，宋詞鈔又作同叔。粹編一列少

游如夢令詞中。

御街行——霜風漸緊寒侵被

(箋)粹編八，詞綜二十四，詞譜十八均引古今詞話。詞律拾遺二作無名氏，勞季言輯入元獻遺文附錄小山詞中，未知何據。

跋——補亡一編

(校)析醒 毛本醒作醜，當誤。

陳君龍 毛本龍作寵。

爲一笑樂而已而君龍疾廢臥家，許鈔本樂字下無而字，趙鈔本於「而已」處斷句。按而字應屬上爲語助，下句起「已而」，文意始順。

二十三年春晚完稿於安慶寓次。

附錄 二晏軼事

同叔軼事——（神童的傳說——立朝與出守——「憐才好事」——交游宴集——「文章擅天下」——擇壻及待壻——神怪故事一束——晚年及卒後）——小山軼事——（鷓鴣天——「鬼語」——見蒲傳正——因詩出獄——手寫新詞上韓縝——「乞兒搬漆碗」）

文人軼事，多見於雜記。雖小說家言，不無妄誕；然其紀載翔實，足補正史之缺者，似亦未可厚非。二晏軼事，搜羅不下數百條。文中採用，多係節鈔；淘沙得金，未忍遂棄。因刪其雷同，併其類似，擇要彙錄，附諸篇末，既供談助，亦存其真也。

同叔軼事

一 神童的傳說

（一）張文節薦之於朝——夢溪筆談，晏元獻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

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目：「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夜。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本條曾載入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又能改齋漫錄載同叔與兄手帖於其後，按語云：「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讌，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途說，以誣大賢。余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2) 謁寇準——湘山野錄：晏殊相，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馬，韉轡送還旅邸，復諭之曰：「馬卽還之，韉轡奉資桂玉之費。」知少之鑒，今尠其比。宋史同叔傳謂眞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

「張九齡非江外人耶？」

按揮塵後錄云：「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僊，授官之後，寂無所傳……後閱朱具仲續歸田錄云：伯僊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又葉夢得論舉神童，見避暑錄話四。

二 立朝與出守

(1) 怒責范仲淹——儒林公議上：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閣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閣，以微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至曰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祕閣爲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閹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祕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

爲言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爲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書與今范文正公集所載者稍異，從略。）殊甚服。（宋名臣言行錄據涑水記聞十錄入。）

按石林燕語云：「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稍變。慶曆末，晏出守宛丘，文正起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皆稱門生。將別，以詩敍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犀陪國論，卻來絳帳就師資之句。（第六章曾據范文正公集，引全詩略有異字可參閱）聞者無不歎服。」同叔舉仲淹經過見涑水紀聞十。

(2) 誤宣入禁中——江鄰幾雜志：晏相言昨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不敢言。

按真宗時以方寸小紙問同叔事，見湘山野錄，已錄入年譜。仁宗朝與塔富弼同處二府，力陳求去，不許。避暑錄話三記其事，謂前未有比。東軒筆錄九載曾布言同叔罷相，宋子京草麻，頗極詆斥，漁隱叢話錄入，並附益以弔劉蘇哥詩。龍川別志二載子京曾爲之解救。舊聞證誤二謂蘇子

由曾子宣二說，皆誤。

(3) 十許日乃一出廳——老學庵筆記七：晏元獻爲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旋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中述呂正獻接客略。)蓋祖宗時相輔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爲非也。

按同叔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傷行客者，同叔怒責之，見復齋漫錄，漁隱叢話錄入，並附按語。候鯖錄七載穎妓曹蘇奇死，同叔爲戲題絕句，西清詩話謂爲在毫弔營妓劉蘇哥之作，已據以入年譜。

三 「憐才好事」

(1) 惟賢一人識題——默記卷中：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

之圖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

(2) 能容於物，物亦容焉。——默記卷中：王荆公於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爲樞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之日，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懇勸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爲之有餘。」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晏公爲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爲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爲敵，不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爲之言也。」（清波雜誌四亦記此事，甚簡略。）

(3) 倒棚孩兒——東軒筆錄七：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

「君久從吏事，必疏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卒然對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褫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叶有壬字。振叶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褫孩兒矣。」（此條又見宋稗類鈔）

按後村詩話前集云：「本朝大臣多憐才好，事如……晏元獻於宋景文，皆爲翹材上客。」考同叔此類軼事甚多，如其稅第以居子京（見東軒筆錄）又爲子京潤詩（見西清詩話）子京筆記上云：「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唱。」其賞識王琪乃因屬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一聯，見復齋漫錄。（漁隱叢話，宋稗類鈔，詞苑叢談等俱轉錄。）使劉恕講春秋，親帥官屬往聽。（見宋史劉恕傳）惟與柳永不相投。畫墁錄云：「柳三變旣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會道綵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四 交游宴集

(1) 酒闌呈藝——石林避暑錄話：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善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見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也。

(2) 中秋——石林詩話：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宋文鑑二十七：王琪答永叔問客詩云：「班班疎雨寒無定，皎皎圓蟾望欲闌；應在浮雲儘深處，更憑絲竹一催看。」此詩末聯與石林詩話所引只異數字，疑宋文鑑詩題誤。）

(3) 賞雪——東軒筆錄：十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

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卽席賦晏太尉西園賞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斷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隱居詩話亦記此事，漁隱叢話據以錄入前集二十六。並採潘子真詩話附後，謂歐作啓致謝，晏終不平，宋稗類鈔所載賞雪事，字句與隱居詩話東軒筆錄均異。歐謝晏事又見聞見後錄十五。）

按同叔關於宴集韻事頗多，如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客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藍煮惠泉；但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又云：「紅梅清豔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二三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儉父安得不然。」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裏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葉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

有雙身。」此外尚有與梅聖俞置酒潁河上論詩，亦見西清詩話，已錄入年譜。

五 「文章擅天下」

(1) 「何不言誕育朕躬」——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此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扑當筆協聖意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聖羨，實生藐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按孫公談圃云：「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爲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卽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疾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卽見執政欲行服。章獻

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敕文孫抃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龍川別志二亦記此事，說略異。已節錄年譜中。

(2)「非我極致」——六一詩話：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鰲魚繁，露添蕪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捫蝨新話五亦記此事，謂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

按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搯搯至此。』聞者大噱。」（漁隱叢話錄入前集二十二，宋稗類鈔四亦載之。）又老學庵筆記：「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

南先達學爲詩。後與曾致堯唱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李虛己詩啞，宋史李傳，清波雜志十二，困學紀聞十八，宋稗類鈔二十均載之。）據此則同叔之詩，當近於西崑體，惟同叔愛韋應物詩，見青箱雜記卷五，同叔解詩，亦有與人特異處，如其解「濃西春水穀紋生」句是。（見宋景文筆記上及聞見後錄十七）則其評梅聖俞，或竟別得意於其間也。

（3）「老矣師丹」——豫章詩話三：晏元獻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獻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按同叔詩本事之見於筆記者，如老學庵筆記云：「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南則寒溫得中，謂之孟蘭盆。蓋俚俗老媪輩之言也。又每云孟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

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所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揮麈後錄一云：「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關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环玑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玑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庾契大橫兆，警咳如有聞。』」（石林燕語十亦記太祖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事）此外詩及斷句甚多。如復齋漫錄所載之「中書卽事」：「和子京召還學士院」及「似紅如白海棠花」等句，不及備錄。

(4) 蝸蛙賦——避暑錄話四云：晏元獻爲參知政事，後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賦。略云：「匿藁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而連獲，終扼

吮而弗制。」歐陽文忠公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亳州志據沈括筆談錄入。）

六 擇婿及待婿

（一）擇富弼爲婿——東軒筆錄十四：晏元獻判西京，（按宋名臣錄引作南京是）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弼、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弼爲婿。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石林燕語三所記與上事實同而較略。）又孫公談圃三：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邊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

春官，晏以青爲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壻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王士禛香祖筆記十一並載此二說，謂不知孫公談圃何據。）

(2) 傳壻硯——揮塵前錄二：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鄭富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錢大昕養新餘錄下注云：大昕案朱諤字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嘗於子濟子珙處見之。（宋稗類鈔亦錄此事。）

(3) 待壻有輕重——珍席放談下：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壻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管絃，按歌舞以相娛，人以是知公待二壻之重輕也。二壻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七 神怪故事一束

(1) 孔大娘——文昌雜錄一：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方製小詞一闕，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又何怪也？（漁隱叢話錄入後集三十八）

(2) 仁宗問嗣——默記上：世傳王迴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爲之爾，是誠不然。當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嗣屢夭，晏元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迴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聞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夭，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籍簿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卽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3) 玉燭髓——默記上：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燭髓，因大富，今弟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瓌異非常者可比。公喟然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錘擊其腦，玄宗臥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於汝首，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燭髓骨也。因潛命塵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4) 伏暑取柿——默記中：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碁遊藝皆妙絕過人，前輩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爲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州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大食盒。」公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關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旣如言，烘柿四盒俱滿，正如盛冬初

熟者，霜粉蓬勃。分遣衆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

(5) 擒踏索妖人——默記下：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岐路人獻雜手藝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直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排軍白公曰：「頃嘗出戍，曾記見此等事，但請闔郡譙門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後於馬院旁，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八 晚年及卒後

(1) 「人生行樂耳」——道山清話：晏元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云：「望極南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

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2) 久病諱死

默記上：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賓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卽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卽薨。（下引神道碑從略。）

按揮塵後錄六云：「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猶誤以應也。前人亦常記之：『據此則同叔平居亦多諱也。』」

(3) 盈盈傳與虢國夫人夜遊圖

默記下：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中

述盈盈傳內容略。）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又甕牖開評五：余嘗見虢國夫人夜遊圖，乃晏元獻公家物，後歸於內府。徽宗親題其上，云：張萱所作。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而黃太史跋東坡此詩乃云周昉所作虢國夫人圖，疑太史未嘗見此圖，以意而言之耳。

(4)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東軒筆錄七：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冢盜先築室於二冢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遽大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甲兵鼓噪之聲，盜亦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槨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甕爲之。又破其棺，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悲，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孟於市爲人擒，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冢，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小山軼事

一 鷓鴣天

圖書集成詞曲部紀事引古今詞話云：「開封府與棘寺同日獄空，仁宗宮中宴集，宣晏幾道作鷓鴣天以歌之，得旨受賞。大意先賦昇平之盛，又見祥瑞之徵，而末句略近之，極爲得體，所謂朝來又

奏園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句是也。亦以誌一時之治化云。」

按絕妙詞選亦注此事，詞藻，詞苑叢談三並錄全詞。

二 「鬼語」

聞見後錄十九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三 見蒲傳正

詩眼：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按漁隱叢話據此錄入前集二十六，附晏元獻後。詞藻及詞苑叢談品藻一俱載之。

四 因詩出獄

侯鯖錄四：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詩已引見第十四章），裕陵稱之，即令釋出。（漁隱叢話據此錄入。）

五 手寫新詞上府師

聞見後錄十九：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盛德也。

按清波雜志八亦載此事云：「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執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

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六 「乞兒搬漆碗」

墨莊漫錄：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曰：「有類乞兒搬漆碗。」叔原戲作詩云：「生計惟茲碗，搬擎豈憚勞……（原詩已引見第十四章末）……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補正表

頁數	行數	補
二	五	「吃得心廣體胖。」原句下，增——（按歸田錄一言清瘦如削，飲食甚微。青箱雜記五謂風骨清羸，不喜肉食。）
二	十	「尙屬疑問。」原句下，增——至和間，趙抃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奏狀中曾引同叔笏擊從人齒落事，謂卽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見趙清獻公全集一）
二	十一	「神道碑始終未及宣州」原句，改——神道碑「亦」始終未及宣州。
五	九	「其後仁和勞格……」原文格字下，增——南城李之鼎
七	二	「歐陽修與晏相公書見於宋文鑑，其中雖有……，」原文改——歐與晏書雖有
七	六	「其時同叔卒久矣。」原句下，增——（按原書載歐集九十六，注皇祐元年知穎時作。）
七	六	「未可混爲一談，」原句下，增——晏、歐縱有芥蒂，當不懂緣賦雪一詩，
九	一	「……人不住三家村也。」原句下，增——（詳見本書小山詞箋。）
五〇	一	「……西岡。」原句下，增——（按能改齋漫錄十一又云：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於城南。）

正

五三	二	「據此則……頗似……」全行原文，改——據此則晏融與殊所稱之十一哥皆贊善大夫，頗易混為一人。但融字與殊同一「叔」字，極似
五三	二	『然家書中有「殊家」一語，』原句改——而與十一哥家書中則有「殊家」一語，
五三	三	「其時融方遭喪，」原句改——其時十一哥方遭喪，
五三	七	「骨肉不必如此！」原句下，增——四耶思晦下三孩兒胎矩、宗憲，知已取在彼，令讀書否？……
五三	一至十	「所謂三哥廷評，殆即同叔之兄，惜亦不得詳其名字矣。——又神道碑云：「原文改——所謂中丞兄，殆即華叔。但前稱三哥三嫂，後稱已妻為二娘子，仍嫌費解。茲姑從臨川志以融為同叔之兄。又神道碑云：；
五四	三	「……皆大理評事。」原句下，增——（按明遠曾為祕書省校書郎，見年譜景祐元年。）
五四	九	「疑臨川縣志誤也。」原句下，增——知止後為吳郡太守，見本書章八元豐元年譜。
五五	四	「字慧開，」原句下，增——叔原之子
五五	四	「作晏氏鼎彝譜。」原句下，增——一卷
五五	五	「（見中國人名大辭典）」原文，改——（見宋史翼三十引稽史。按宋詩紀詩二十五亦稱溥為叔原子。）

五六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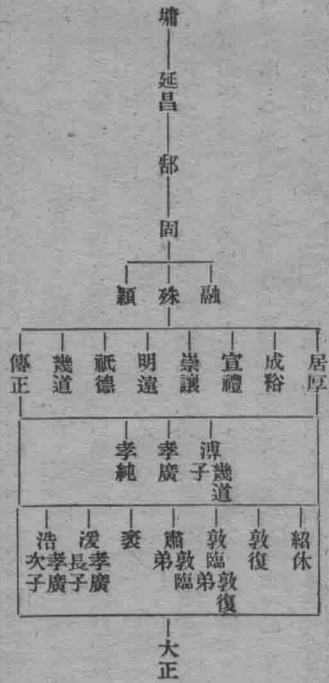
「俱眠集一卷，不知是否即其兄之子也。」原文改——俱眠集一卷，（臨川志宦業所載略同。）不知是否融之子也。

五六

二行後增一段如下：

蕭書又云：「……（晏防）……姪中，從姪孫升卿、朋，曾孫敦復，敦臨、肅、大止，曾姪孫紹休皆進士及第。」查臨川縣志選舉志所載略異，中為殊姪孫，升卿及朋皆從孫，紹休、敦復皆曾孫，敦臨及肅乃敦復弟，大正為五世孫。蕭書大止疑即大正之訛也。茲據臨川志探入本書年譜，以紀有及第年榜，較為可信。惟臨川志人物志於列女載：「（烈女）晏氏丞相殊曾孫女，父孝廣。」於忠義則載「晏孝廣，殊曾孫……」前後似不符合。豈「殊曾孫女」語作「殊曾孫之女」解歟？然梁谿漫志言「晏元獻四世孫女，其父孝廣。」亦無「之」字，故仍以孝廣為同叔孫。孝廣祀臨川忠義祠，縣志人物志忠義有小傳，謂孝廣留次子浩寧家，攜長子浚為揚州尉。建炎三年與金人戰死，（詳本書章八政和七年譜）此與漫志謂孝純官廣陵不合。（蕭著氏姓譜亦謂孝廣為揚州尉，惟建炎誤作炎興。）又載「孝廣殉難，女年十五，統帥欲娶之，女自刎死。李易為作傳，贊曰：『父死於忠，女死於烈；忠孝一門，光我簡牒。』（見人物志列女》）是孝廣女終死於難，亦漫志及氏姓譜所未述及。又趙清獻公（杲）全集三，載至和問乞道攝晏思晦勸斷奏狀，中有思晦，垂慶等名，皆同叔三哥子也。

第三行後世系表更改如下：



「以笏撞之折齒。擊僕而折其齒，固嫌……」原文，改——以笏撞之折齒。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五朝名臣言行錄）擊僕而折其齒，執盜而私榜以斃，固嫌……

「宜宋史以爲非其罪，……良可惜耳。」原文改——宜宋史以爲非其罪也。「獨同叔以誠實見知於人主」至「良可惜耳」全刪去。

「過大明寺……（見復齋漫錄）；」原文全刪去。

五六		<p>第三行後世系表更改如下：</p>
五七	九	<p>「以笏撞之折齒。擊僕而折其齒，固嫌……」原文，改——以笏撞之折齒。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五朝名臣言行錄）擊僕而折其齒，執盜而私榜以斃，固嫌……</p>
五八至五九	五十二至五十九頁	<p>「宜宋史以爲非其罪，……良可惜耳。」原文改——宜宋史以爲非其罪也。「獨同叔以誠實見知於人主」至「良可惜耳」全刪去。</p>
六一	三	<p>「過大明寺……（見復齋漫錄）；」原文全刪去。</p>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三	八一	七九	七七	六六
十二	一至十	三	八	十二	一至十	四	八至九
末句「但此通叟則不可考爲誰矣。」原文，改——通叟爲王觀之字，觀有 <u>冠柳集</u> 一卷，今佚。其詞散見於選本有與小山相混者，如 <u>生查子</u> 「關山魂夢長」是，詳見本書 <u>小山詞箋</u> 。	「按賀方回詞……或美成者歟？至若」原文全刪，改——亦酬贈之作。他若	「其身世亦不可考。」原句下，增——（按 <u>花草粹編</u> 八載有 <u>蒲作望梅花</u> 二闕。）	「皆與沈陳有關。」原句後，增——又有 <u>吳無至者</u> ，亦 <u>小山</u> 之酒客。（見 <u>豫章先生文集</u> 二十五書 <u>吳無至筆</u> ）殆 <u>沈</u> 、 <u>陳</u> 之流亞歟？	「恐世有混爲一談者，用特附辨於此。」原文全刪，改——詞賦中所稱之 <u>高平公</u> ，殆卽 <u>范純仁</u> 歟？（考詳章八元祐元年譜。）	「王琪之見知於同叔，……自 <u>王琪</u> 始。」原文全刪，改—— <u>孔氏談苑</u> 云：「晏丞相殊知 <u>南京</u> ， <u>王琪</u> 、 <u>張元</u> 爲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隨。晏公把柁， <u>王</u> 、 <u>張</u> 操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厲聲曰：「晏梢使柁不正也。」」蓋	「韓億有三子……自稱門下老吏。」原文全刪。	「北宋 <u>韓氏</u> 之曾爲顯宦者，……當爲 <u>韓縝</u> 無疑。」原文全刪去，改——（據 <u>北雜志</u> 稱爲 <u>韓持國</u> ，辨見章八元祐元年譜。）

九〇	<p>十</p> <p>「韓少師今考知爲韓縝。」原句，改——韓少師據<u>魏北雜志</u>爲韓維，據<u>清波雜志</u>爲韓縝。維於元豐間知<u>穎昌府</u>，</p>
九一	<p>五</p> <p>「暮年流落何所。」原句下，增——惟據<u>碧雞漫志</u>云：「叔原年未至乞身，遷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則小山或仍終老於<u>汴都</u>也。</p>
九二	<p>四</p> <p>「同叔生卒，」原句，改——同叔享年卒月，</p>
九二	<p>五</p> <p>「文獻無徵，」原句下，增——晁說之所爲墓志，今亦不傳。故</p>
九二	<p>九</p> <p>「（……詳見本書十八章）」原句下，增——<u>碧雞漫志</u>載小山曾因<u>蔡京</u>之請爲作<u>鷓鴣天</u>詞。京以元符元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崇寧元年入相，自是始得勢；亦可與此互證。</p>
九四	<p>二</p> <p>「萊公一見器之。……」原句下，增——按<u>宋史</u>未載寇準於此年鎮<u>金陵</u>，更證以同叔傳準有「<u>殊江外人</u>」一語，疑野錄誤。</p>
九四至九五	<p>十一</p> <p>十四歲</p> <p>十一至下頁一行「十四歲，張知白以神童薦，……安撫<u>江南</u>，以神童薦之。」原文增改如下：</p> <p>張知白以神童薦。</p> <p><u>宋史本傳</u>：「景德初，張知白安撫<u>江南</u>，以神童薦之。」</p> <p><u>神道碑</u>：「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又曰：「故丞相<u>張文節公</u>安撫<u>江西</u>得公以聞。」</p> <p>按是年<u>江南</u>旱，張知白與<u>李防</u>分路安撫，見<u>宋史真宗本紀</u>及<u>張傳</u>。</p>

		<p>富弼生。 景德二年乙巳——西元一〇〇五年 十五歲</p> <p>賜同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留祕閣讀書。 臨川縣志選舉志載景德二年乙巳，李迪榜晏殊及進士第。按真宗本紀景德二年四月賜李迪等瓊林宴，與此合。 宋史本傳： (以下接九五第一行「帝召殊與進士……」)</p>
九五	三	<p>「擢祕書省正字」原文，改——擢祕書省正字。</p>
九五	三至四	<p>「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原文全刪去。</p>
九五	五	<p>「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原文全刪。</p>
九五	八	<p>八行起「按夢溪筆談……十五歲。」原文增改如下： 按夢溪筆談，避暑錄話所載與上同。考真宗本紀載景德二年三月甲辰御試禮部貢舉人。據此召見為本年春事。 景德三年丙午——西元一〇〇六年 十六歲</p>
一〇二	二	<p>二行後增一段如下： 玉海二十七：「天禧二年十一月辛未，召近臣至後苑太清樓觀太宗御書，及聖製羣書……上作太</p>

		<p>清樓閱書歌……從臣皆和。晏殊和閱書歌：瓊字金屏迴倚天，南齊七志罕遺逸，西漢九流咸粲然。</p>
一〇三	十	<p>十行後增一段如下： 直齋書錄解題十四：「天和殿御覽四十卷，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爲二百十五門（案文獻通考作一百十五門）天和者，禁中便殿也。」</p>
一〇三	十四	<p>「……臨川縣志所載」原文志字下，增——等書</p>
一〇三	十四	<p>十四行後增一段如下： 直齋書錄解題四：「眞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學士承旨肥鄉李維仲方，學士臨川晏殊同叔撰。乾興元年受詔，天聖二年監修新喻王欽若定國上之……。」</p>
一〇四	十二	<p>十二行後增加一段如下： 梁谿漫志一「……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p>
一〇五	十三	<p>「……在本年。……」原文年字下，增——或去年十二月</p>
一〇六	十四	<p>「仲淹謂富臯……」原句，改——仲淹時在南京掌西監，謂監中富臯。</p>
一〇七	七	<p>「按王琪以……亦因同叔之請」原文，改——按王琪帶館職爲府簽判，實因同叔之請</p>
一一〇	六	<p>原文「太后謁太廟……殊以周官后服對。」全刪。</p>

一一一	一	「四月，」原文四字上，增——對太后問謁廟服。
一一一	一	一行後增一段如下： 宋史本傳：「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神道碑同。按仁宗本紀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爲本年二月事。
一一三	三	三行後加以下一段： 五子明遠爲祕書省校書郎。 宋元憲集二十五有禮部尙書知亳州晏殊男明遠可祕書省校書郎制，制中謂適因誕節，旅集慶儀。考仁宗誕節爲四月十四日，同叔以去年四月罷參知政事，明年徙陳州，茲據宋集制題酌定此年。
一一五	八	「……官樞密使時所奏」原句下，增——至請出宮中長物助邊，或奏於去年官三司使時，因仁宗本紀載去年十一月及本年二月曾兩出庫珠也。
一一九	一三	「……尙書刑部晏殊。……」原句下，增——按宋制工部尙書例轉禮部尙書，但兩府得轉刑部尙書。同叔以皇祐二年遷戶部，依敘遷之制，必先改刑部。傳碑俱漏敘，茲從涑水紀聞。
一二四	三至八	「徙河南府……此年矣。」共六行原文全刪，改——在永興軍任。
一二四	十	「……去思堂詩作也。」原文，改——去思堂詩，注此年作。

<p>一二四十一</p>	<p>十一行後「六十二歲」後加兩行： 在永興軍任。 賀鑄生。</p>
<p>一二四十三</p>	<p>十三行後「六十三歲」後增加一段如下： 徙河南府兼西京留守，遷兵部尙書，封臨淄公。 宋史本傳：「徙河南府，遷兵部。」 神道碑：「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宋元憲集十五有晏公喪過州北哭罷成篇二首，注云：「癸巳秋，公自長安代余守洛。」序以皇祐三年出知河南府見宰輔表。又張先有玉聯環送臨淄相公一首，按其詞意，當是年秋日送晏東歸之作。</p>
<p>一二五七</p>	<p>七行後「……事也。」後增加二行： 從孫升卿及進士第。 見臨川縣志選舉志，是年鄭獬榜首。</p>
<p>一二七十四</p>	<p>「王洙卒。」後增加三行如下： 嘉祐四年己亥——西元一〇五九年。 從孫朋及進士第。 見臨川縣志選舉志。</p>
<p>一二八七</p>	<p>「英宗治……一〇六四年。」原文全刪。</p>

一二八	「黃庭堅……京師。」原文全刪。
一三〇 十二	十二行後「元豐元年戊午——西元一〇七八年」後增以下兩行： 四子知止爲吳郡太守。 按知止卽崇讓，以本年守吳郡，見吳縣志職官表。
一三〇 十三	十三行「張先劉恕卒」後增以下三行： 元豐二年己未——西元一〇七九年。 姪孫中及進士第。 按中於時彥榜及第，見臨川縣志。
一三二 四	「今考知此韓少師卽纘也。」原句全刪，改——周輝清波雜志亦紀此事，稱韓宮師玉汝。玉汝，纘字也。
一三二 六	「小山恐已五十餘矣。」後增加以下一段： 按陸友規北雜志上述此事作韓持國。持國，維字，玉汝兄也。從同叔游久，且史稱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似規北雜志所載是。考維知許州之見於本傳者，俱在熙寧中，其時許州尙未升府，（升府在元豐三年。）小山亦正爲鄭俠案所牽累。惟涑水紀聞十三載元豐五年，持國知穎昌府官滿，有旨許令再任。年代尙屬近似。然纘以太子太保致仕，太保高於少師一官，或初授少師，後轉太保亦未可料。纘自元祐元年四月己丑知穎昌府兼京西北路安撫使，其後元祐四年六月甲辰范純仁亦罷知穎昌府，（俱見宰輔表）蓋代纘任。小山詞集自跋，有「七月己巳，爲高平公纘輯成

編」一語，范氏望出高平，而是年七月又適有己巳日，（元祐八年純仁又知潁昌府，是年七月丙子朔，無己巳日。）若謂小山初寫稿以獻韓，至是復編集以獻范，亦頗近情理也。且周輝生於宋而陸友爲元人，依著述之先後，周書似更較陸書爲可信。故暫從周說，容俟博考。

一三二

十

「……四年也。」後增一段如下：

又北雜志載：「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牛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

一三三

三

「紹聖四年……」後加二行如下：

曾孫紹休及進士第。
紹休於本年何昌言榜及第，見臨川縣志。

一三三

十

十行後增加下列三行：

崇寧元年壬午——西元一一〇二年。
蔡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按京曾遣客求小山長短句，見碧鷄漫志，疑入相前後事。

一三四

三

「大觀三年……一一〇九年。」後加下列兩行：

曾孫敦復及進士第。
按敦復宋史有傳，本年賈安宅榜及第，見臨川縣志。

一三四

八

「政和五年乙未——西元一一一五年」後加下列一段：

	<p>曾孫敦臨及進士第。 按敦臨爲敦復弟，何燠榜及第。又敦臨弟肅，於宣和三年何渙榜及第。同叔五世孫大正於嘉定元年鄭自誠榜及第，俱見臨川縣志。</p>
<p>一三四十</p>	<p>「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後增加如下： 政和七年丁酉——西元一一一七年。 孫孝廣補揚州尉。 臨川縣志人物志忠義：「晏孝廣，殊曾孫(?)，長軀修髯，側儻有節概。年十餘歲，夜讀誦詩書達旦未嘗輟。政和七年，以薦補揚州尉，尉主擊捕盜賊，揚於此時北邙金人，南臨大江，扼險備敵，稱要害地，而尉尤不易任，孝廣奮然以身先之。攜長子浚從事，留次子浩寧家。靖康二年，元祐太后如揚州，居無何，金人攻揚州。建炎三年……金將馬五帥馬騎直追揚州城下……孝廣洒泣誓衆，率所糾士兵禦之……帝因得乘間馳至瓜州奔鎮江。……孝廣挺身轉鬪，殺傷數十人，竟以援兵不繼戰死。」</p>
<p>一四九二至七</p>	<p>「然其作風實有相異處，故中國詩史曾……如馮延巳詞之色彩，」原文刪改爲：「然其作風實有相異處。溫喜穠麗，草尙清疏；溫多男女之情，草有身世之感。至馮延巳詞之色彩，</p>
<p>一五五八</p>	<p>「……不住三家村。」原句下，增——他如王灼言同叔詞風流蘊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小山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將不可學，(許碧鶴漫志)况周顛更比珠玉於牡丹，擬小山如文杏。</p>
<p>一八八九</p>	<p>「……二百卷。」後增加一段如下：</p>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云：

「臨川集三十卷，二府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丞相臨淄元獻公臨川晏殊同叔撰。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今案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耳。臨川集有自序。」

一九〇三 「亦亡於南宋。」原句下，增——又李之鼎跋元獻遺文，稱尙有廬山四游詩一卷。

一九〇十一 「……不知名誤也。」原文，改——不知名者誤也。

一九〇十一 「……庾信、陰鏗諸人，」改——庾信、何遜、陰鏗諸人，

一九〇十二 「……亦非。」原文改——亦非「也」。

一九一三 「……肥鄉李維同撰。」原文下，增——直齋書錄解題四所載尤詳，同修者尙有孫奭、宋綬、陳堯佐、王舉正、李淑等。

一九二十二 十二行後增改如下：

故卷帙多歧。直齋書錄解題十四云：「類要七十六卷，晏殊撰，曾鞏爲序，案中興書目七十七卷，比曾序七十四篇多三篇，今此本七十六卷，豈併目錄爲七十七耶？」又臨川縣志稱爲八十卷。俱與范氏天一閣藏本不合也。

一九三十二 「如南宋雜事詩……」原文如字下南字上加以下數句：

	<p>墨莊漫錄七謂類要中有唐王建夢看梨花雲詩，爲世行王建詩集所無。臨川縣志雜類志軼事，錄其紀撫州曰龍川軍。</p>
<p>一九四 三至四</p>	<p>增改如下： 字二齋，順治辛卯舉人，康熙丁巳由新昌知縣調知臨川，頗有政聲。曾彙刻臨川文獻。其元獻遺文自序云：</p>
<p>二〇七 九</p>	<p>「東宮閣二首」後增加以下各段： 此外尚有<u>晏元獻遺文</u>一種，爲南城李之鼎增輯，入其所刻<u>宋人四集</u>中，雖豐富不逮<u>勞本</u>，然亦有爲<u>勞氏</u>所未採及者。李書流傳不廣，茲亦附錄其目次於后： 輯文 東封聖製頌序（玉海二十八） 輯詩 憶越州（二絕，會稽掇英集。） 送僧歸護國寺（五律） 麻姑山（七律，以上天台續集。） 上巳瓊林宴二府同游池上卽事口占（宋蒲執中古今歲時雜詠共三首第三首已見勞輯） 題關伯廟（七絕，揮塵後錄一蔡寬夫詩話。） 石榴（五絕） 椿（五絕，以上全芳備祖後集十五。） 牡丹（七絕，同上六。）</p>

<p>二〇八 一</p>	<p>「……見於故籍。」原句下，增——宋王稱於<u>紹熙甲寅序書舟詞</u>已云：「<u>叔原</u>獨以詞名耳，他文則未傳也。」</p>
<p>二〇八 二</p>	<p>「<u>今考小山詩……</u>」起增改如下：</p> <p>晚春（七絕，<u>事文類聚前集八</u>「按此乃<u>叔原與鄭俠詩</u>」。） <u>和闐嘗歌</u>（<u>玉海二十七</u>） <u>迎春</u>（五絕，<u>全芳備祖前集二十重修毘陵志十三</u>） <u>金燈花</u>（五古，<u>全芳前集二十六</u>。） <u>柳</u>（五絕，同上後集十七。） <u>中書卽事</u>（五絕，能改齋漫錄，復齋漫錄，漁隱叢話後集二十。） <u>鹿蔥花</u>（七絕，<u>雲麓漫鈔四</u>。） <u>送董信州松</u>（五律，<u>輿地紀勝二十一</u>。） <u>建茶</u>（七絕，同上二二九。） <u>竹醉日</u>（五絕，<u>漁隱叢話後集三十一</u>，<u>歲時廣記二</u>。） <u>過華夫書屋</u>（七古，<u>江西詩徵五</u>。） <u>送瞿生還拜親</u>（五排，<u>建昌府志</u>。） <u>題琵琶亭</u>（七絕，<u>吳曹直宋詩選</u>「此詩<u>夏文莊集</u>亦收入」。） 以下輯詩句三十餘聯，又單句五，輯詞四首，除<u>訴衷情咏海棠</u>（<u>海棠珠綴一重重</u>）一首見<u>東坡詞</u>外，其餘<u>菩薩蠻咏葵花</u>（<u>秋花最是黃葵好</u>）<u>少年游詠芙蓉</u>（<u>霜華滿樹</u>）<u>探桑子咏石竹花</u>（<u>古羅衣上金針樣</u>）三首，<u>毛本珠玉詞</u>已刻入，<u>李氏俱輯</u>自<u>全芳備祖前集</u>也。</p>

今考小山詩僅宋詩紀事載有六首，至見於前人筆記者有二，本事另詳本書附錄，茲將詩錄次：

二四四 三至四

增改如下：

鄭國夫人。（據宮闈聯名譜十七）唐孫棨北里志亦記平康妓有李師師。然稗史所述，多宋汴京名妓李師師也。小山詞於歌兒妓女，類皆暱稱其名，生查子調凡兩及師師，當同此例，蓋唐師師非名妓，未必如用念奴等以爲借代修辭，殆卽實指汴都李師師也。以其有助小山卒年考證，特專章述之。

二五六 十

「其爲狎客當有年。」原句下，增——（按鄭文焯，王國維俱稱此說爲誣。）

二五七 三

「故僅有此一度幻想而已。」原句下，增——（小山集爲范純亡編，較爲近理。已詳章八元祐元年譜。）

二五九 十

「遂躋侍從。」原句下，增——（漁隱叢話後集二十引此事謂係誤記，按又見能改齋漫錄十。）

二六三 一

「又三——……」原文前，增——又二——秋花最是黃葵好。（箋）詠葵花，見全芳備祖前集二十四。

二六四 二

「和淚，東風，往事何窮。」原文後，增——採桑子五——古羅衣上金針樣（箋）咏石竹花，見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

二六九 九

「是另一體。」原句後，增——少年遊二——霜華滿樹（箋）詠芙蓉，見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

二七六十一	十一行後，加——譚獻曰：「刺詞，高臺樹色陰陰見，正與斜陽相應。」
二九六十一	原文「……別。」字後，增——譚獻曰：「落花二句，爲千古未有之名句，末二句正以見其柔厚。」
三〇六九	「〔箋〕趙鈔本題九日。」原文下，增—— <u>碧鷄漫志</u> 謂 <u>蔡京</u> 於 <u>重九日</u> 遣客求長短句， <u>小山</u> 欣然爲作 <u>鷓鴣天</u> 「九日悲秋不到心」竟無一語及 <u>蔡者</u> 。
三二〇六	六行後增箋如下： 〔箋〕况周頤 <u>蕙風詞話</u> ：「綠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舊狂』五字有三層意，狂者，一肚皮不合時宜發現於外者也。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者有甚不得已者。欲將沈醉換悲涼，是上句注脚；清歌莫斷腸，仍含不盡之意。此詞沈著厚重，得此結句，便覺竟體空靈。小晏神仙中人，重以父名之貽，賢師友相與沈澹，其獨造處豈凡夫肉眼所能見及？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以是爲至，烏足與論 <u>小山</u> 詞耶！」
三四六十	「 <u>湘山野錄</u> 」，原文改——「續」 <u>湘山野錄</u> 。
三四七四	「……不大用。……」引號下，增——右二事揮塵後錄引續歸田錄謂以五六歲侍 <u>仁宗</u> 於 <u>東宮</u> ，顯誤；續 <u>湘山野錄</u> 所云亦難置信，章八至道三年譜已疑及。
三五六四	「當近於西崑體，惟同叔……」原文惟字下，增——按之實際，並不與於西崑酬唱之列。

補正表

三六四	七	「事有不可知如此者。」原文下，增——（ <u>曲洧舊聞</u> 七稱爲元豐元年事， <u>聞見後錄</u> 二十二稱在元祐中，所記略同。）
三六六	九	「亦載此事云」原文全刪。
三六七	二	「……豈可不謹。」引號下，增——又 <u>視北雜誌</u> 上亦載此事，惟作 <u>韓持國</u> 。